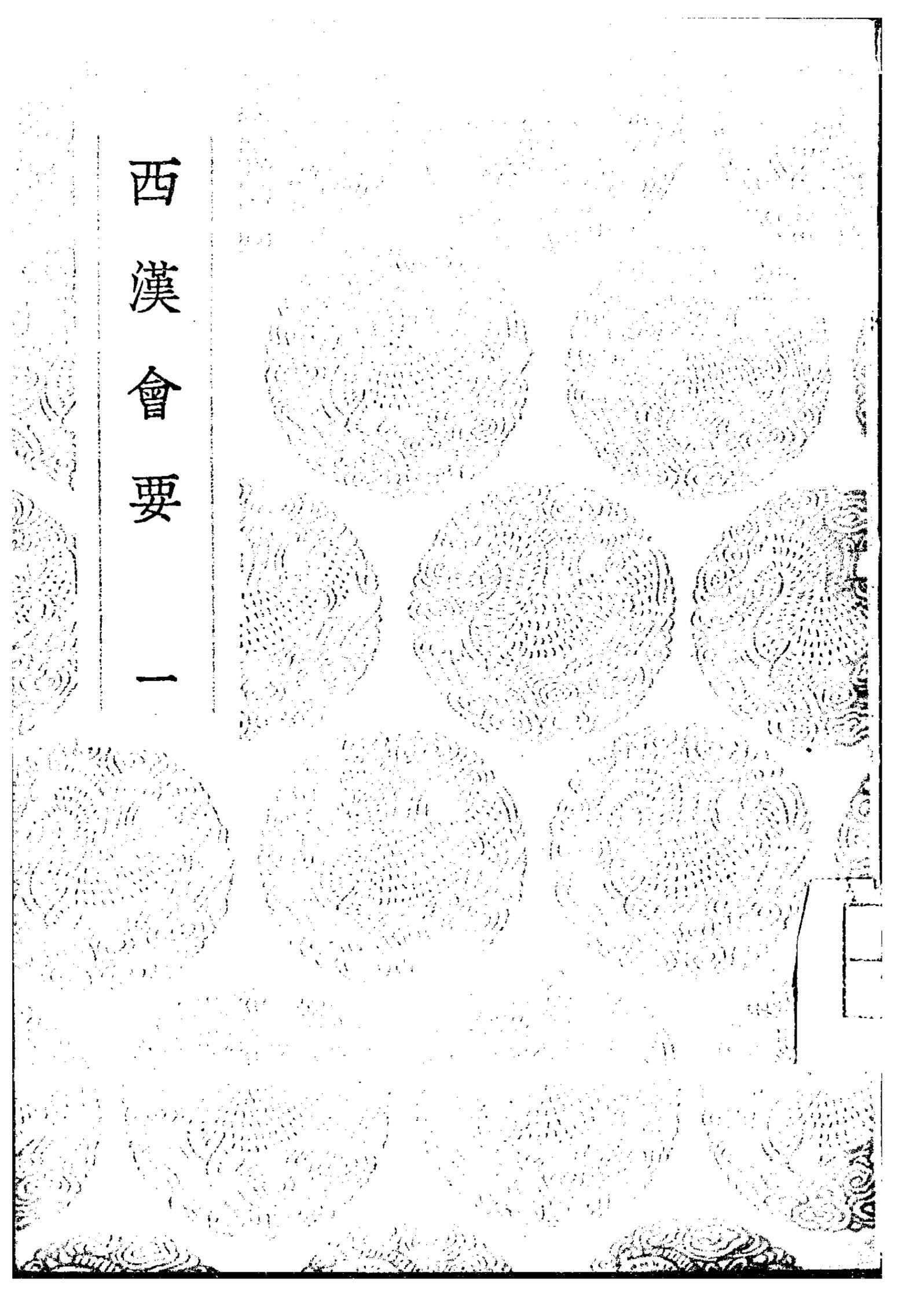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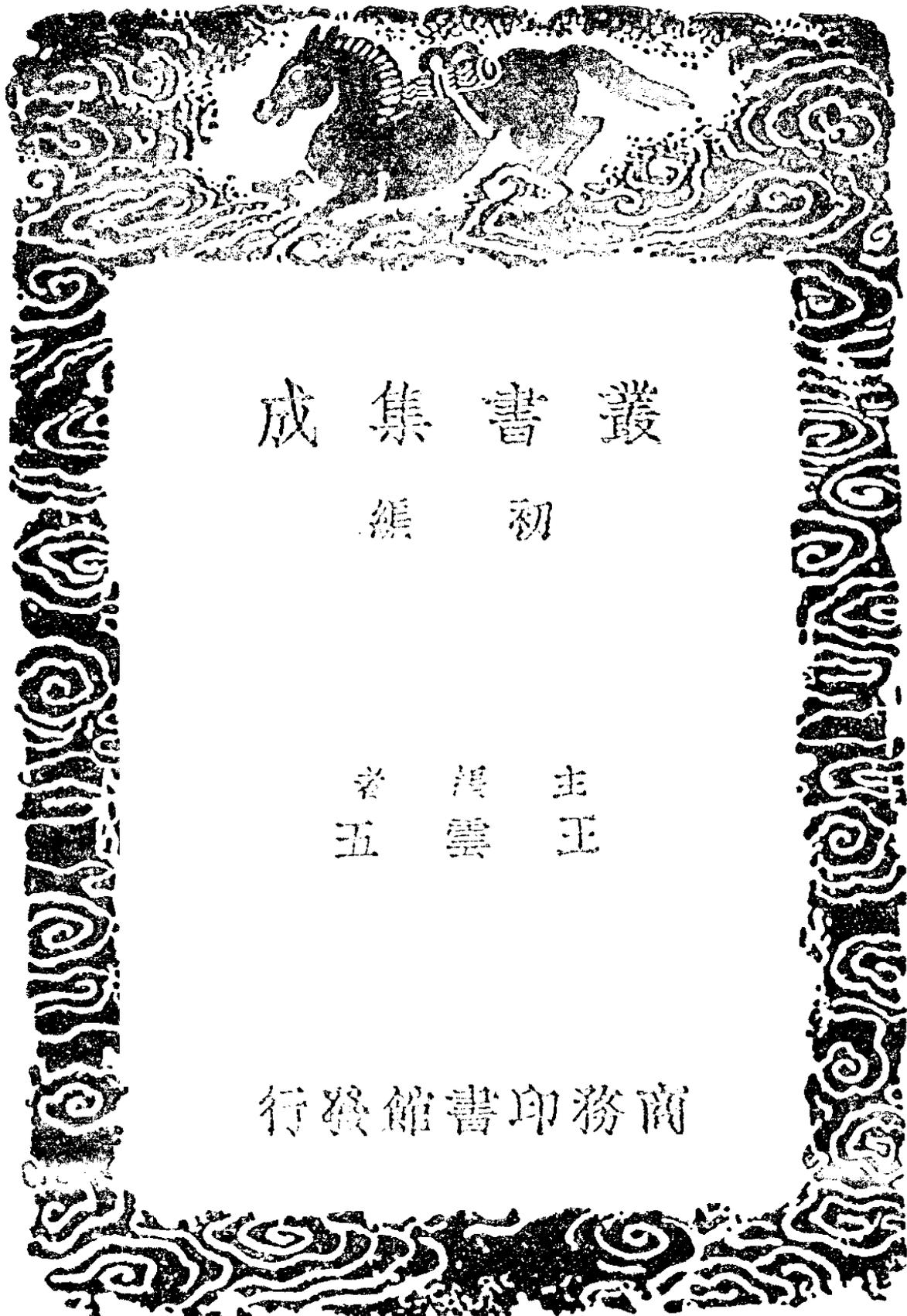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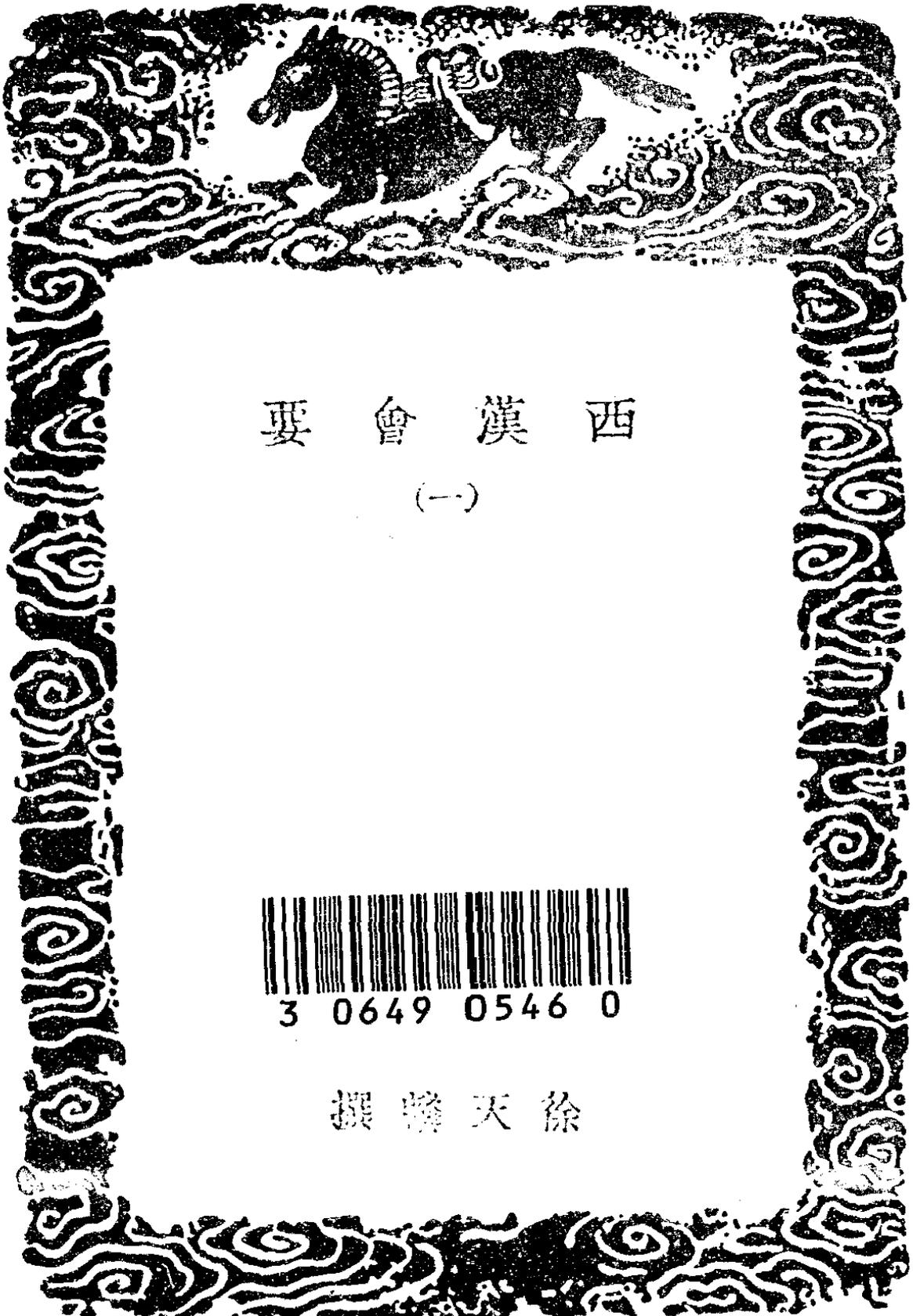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一)



3 0649 0546 0

徐天麟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西漢會要

提要

臣等謹案西漢會要七十卷。宋徐天麟撰。天麟字仲祥。臨江人。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武學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權知英德府。事蹟附見宋史。徐夢莘傳稱天麟爲通直郎得之之子。夢莘之從子。量公武讀書志則稱爲夢莘之子。考樓鑰攻媿集有西漢會要序曰。徐思叔爲左氏國記。其兄祕閣商老爲北盟錄。已而思叔之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作漢會要。商老夢莘之字。思叔得之之字也。然則史不誤而量氏誤矣。其書仿唐會要之體。取漢書所載制度典章見於紀志表傳者。以類相從。分門編載。其無可隸者。亦依蘇冕舊例。以雜錄附之。凡分十有五門。共三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具表進之於朝。有旨付尙書省藏之祕閣。班固書最稱博瞻。於一代禮樂刑政。悉綜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驟難得其體要。天麟爲之區分別白。經緯本末。一二犁然。其詮次極爲精審。惟所採祇據本史。故於漢制之見於他書者。概不採掇。未免失之於隘。又如與服門中。於司馬相如揚雄諸賦鋪張揚厲之語。一概摘入。殊非事實。亦爲有乖義例。然其貫串詳洽。實

西漢會要提要

一

西漢會要提要

未有能過之者。昔人稱顏師古爲漢書功臣。若天麟者。固亦無愧斯目矣。

西漢會要目錄

卷一

帝系一 帝號

卷二

帝系二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附雜錄

卷三

帝系三 皇太子上雜錄附錄

卷四

帝系四 皇太子雜錄下 皇子附雜錄

卷五

帝系五 諸侯王附雜錄 王子侯 宗室附雜錄

西漢會要目錄

宋徐天麟撰

卷六

帝系六

公主王主

附雜錄

和蕃公主

內職

附雜錄

出宮人

卷七

禮一吉

禮

卷八

禮二吉

封禪

卷九

禮三吉

親郊附雜錄

親祠后土附雜錄

卷十

禮四吉

郊議

卷十一

禮五吉

祖宗配侑

總天神

山川

高祿

臘蜡

籍田親蠶

附雜錄

社稷雜錄

附明堂

卷十二

禮六禮

宗廟附雜錄

原廟

郡國廟

卷十三

禮七禮

廟議

卷十四

禮八禮

廟祭

衣冠出游

禘祫

祠孔子

禱旱

雜祭祀

幣玉

牲牢

車輅

祭服

受釐

巫祝

尊寶鼎

卷十五

禮九禮

朝會

諸侯朝覲

上尊號

上壽

冊立皇子

卷十六

禮十禮

行幸

卷十七

禮十一禮

詔令章奏附雜錄

冠禮

婚禮

鄉射

賜酺

賜姓氏更附姓

禁踰

侈

卷十八

禮十二禮寶

封先代後先賢後附

先代冢墓

禮十三禮軍

親征

勞軍

田獵

兵

祭

卷十九

禮十四禮凶

山陵雜錄附

寢園雜錄附

卷二十

禮十五禮凶

服制

喪葬雜錄附

恤死事

卷二十一

樂上

樂舞雜錄附

卷二十二

樂下

樂章

角抵

卷二十三

輿服上

天子車旗皇后太子附

先驅旆頭

奉車

參乘

警蹕

廐馬雜錄附

百官

車

卷二十四

輿服下 天子冠服皇后太子附 百官冠服雜錄附 臣庶衣服 羣臣覆印 符

節 關傳

卷二十五

學校上 太學 辟雍 郡國學 圖書上

卷二十六

學校下 圖書下求遺附 講論經義校附 國史 賜書諸侯王求書附 黜百家

卷二十七

運歷上 五運正朔附 歷 改元

卷二十八

運歷下 天文 權量 時令

卷二十九

祥異上 符瑞 日食 日月變異 星孛 星隕 亡冰 雪 霜雹 總

天變

卷三十

祥異下 地震 山崩 石鳴 石立 隕石 火災鐵飛附 旱 蝗螟 人妖 鳥獸之妖魚蛙附 草木之妖 雜變異 占驗

卷三十一

職官一 上公四輔師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四輔 師友 三公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九卿列卿附 太常士博 光祿勳大夫郎謁者期羽林僕射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九卿以上 執金吾 將作大匠 典屬國 水衡都尉

卷三十二

職官二 宮官 詹事 長信詹事 大長秋 太子太傅少傅 軍官 大將軍 票騎將軍史記作騎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列將軍別將并附 護軍都尉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八校尉 西域都護 戊己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卷三十三

職官三 三輔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郡國 諸侯王國 異姓諸侯王

掾史
部刺史
郡守
郡掾
都尉
郡國均輸鹽鐵官
列郡別置官
縣令長

卷三十四

職官四
封建
封功臣
封外戚
封丞相
遣列侯就國
繼絕世
王四夷
君長
侯降虜
封方士
婦人爵邑
封建雜錄

卷三十五

職官五
加官
爵
舊爵
封君賜重
武功爵
賜爵
鬻爵

卷三十六

職官六
特進
領尚書事
平尚書事
領他官
兼官
行
守
假

宿衛
待詔
上計

卷三十七

職官七
秩祿
增秩
益吏祿
班序
蠻夷敘位

卷三十八

職官八
使外國
行水災流民
舉賢觀風
舉冤獄
雜遣使
奉使矯制上

卷三十九

職官九

奉使矯制下

矯節附節

考課

官稱

卷四十

職官十

集議上

卷四十一

職官十一

集議下

卷四十二

職官十二

告寧休沐

奉朝請朝朔

久任

恩賜

致仕

圖功臣

卷四十三

職官十三

改官名

省官

戒敕官吏

戒貪吏

策免大臣

卷四十四

選舉上

賢良方正茂材異等附

博士弟子

試學童

射策

明經

明法

治劇

異科

聘召名士

卷四十五

選舉下

舉廉附孝廉

孝弟力田

任子

納貲

鬻官

方伎

郡吏

上書

從軍

選舉雜錄

卷四十六

民政一

戶口

風俗

卷四十七

民政二

傅籍

更役

鄉役

泛役

著外錄並雜錄附

復除

卷四十八

民政三

置三老賜帛附

尊高年賜帛附

賜孝弟力田錢帛賜爵附

恤鰥寡孤獨

恤流

民

卷四十九

民政四

徙豪族

奴婢雜錄附

治豪猾

卷五十

食貨一

墾田數

限民名田

代田

假民公田省苑圖

勸農桑

卷五十一

食貨二

水利附雜錄

田租

賜民租賦

算賦

口賦

更賦

戶賦

軍賦

卷五十二

食貨三

算營

算車船

算緡錢

租六畜

雜稅

給獻費

以粟當賦

募民入粟

權酤

鹽鐵

卷五十三

食貨四

錢幣附雜錄

錢禁

白金皮幣

卷五十四

食貨五

大司農錢都內附

少府禁錢

水衡錢

均輸平準

漕運

倉庾

常

平倉

卷五十五

食貨六

荒政

振貸振採附

釋逋貸

卷五十六

兵一

南北軍

衛將軍軍

車騎將軍屯兵

右將軍屯兵

期門羽林

衛士

中尉兵

城門兵

司隸校尉

七校

伏飛射士

緝濯士

胡越騎

羌騎

材官 輕車 騎士 樓船 屬國騎 屯田卒

卷五十七

兵二 教閱 繇戍 調發羽檄 選募勇敢奔命 發謫徒七科謫惡少 行伍部

校 壁壘 京師兵器 郡國兵器附雜錄

卷五十八

兵三 兵占 軍功 軍法

卷五十九

兵四 屯田附雜錄 馬政附雜錄 備邊附雜錄

卷六十

兵五 處降 捕盜

卷六十一

刑法一 刑制 律令

卷六十二

刑法二 疑讞 議貴 矜老弱 贖罪 恤刑 女刑

卷六十三

刑法三 大赦 赦徒 別赦 赦宥雜錄 獄 斷獄數

卷六十四

方域一 都邑 郡國沿革 廢郡

卷六十五

方域二 論形勢 宮 殿 室堂 館 闕 臺觀 樓閣 苑囿 池

繁 道路 諸門城門 宮寺

卷六十六

方域三 宮苑雜錄 街市 鄉里 關 城塞 傳置 亭障 斥候

卷六十七

方域四 黃河

卷六十八

蕃夷上 匈奴

卷六十九

蕃夷_中

西南夷

南粵

閩粵

朝鮮

卷七十

蕃夷_下

西域

西漢會要卷一

帝系一

帝號

豐公太上皇父也。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本紀贊

太上皇高帝父太公也。漢六年夏五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

宋徐天麟

撰



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本紀

太祖高皇帝諱邦。之字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後追尊昭靈后。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秦二世元年。立為沛公。漢元年。立為漢王。五

年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羣臣曰。帝起

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著紀十二年。諡法無高以功高特起名。

丞相相國。何蕭

太尉。周勃

御史大夫。周苛。周昌。趙主。

孝惠皇帝諱盈。之字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王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五年為皇太子。十二

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九月辛丑。葬安陵。著紀

十四。諡柔質慈。民曰惠。

相國。蕭何。曹參。

右丞相王陵

左丞相陳平

太尉周勃

御史大夫趙主

高皇后呂氏諱雉之字曰野雞

父單父人

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帝五年尊王后曰皇后

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

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五月丙辰立常山

王宏為皇帝八年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既誅諸呂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

非孝惠子復共誅之著紀八年

太傅王陵

右丞相陳平

左丞相審食其

御史大夫。任敷曹田張蒼

太宗孝文皇帝諱恆。之字常高祖中子也。母曰高祖十一年立為代王。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

迎代王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陳平等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

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丞相平等奉天子璽符再拜上。

代王遂即天子位。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乙巳。葬霸陵。著紀二十三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

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諡。慈惠愛。民曰文。

改元。前八年。中八年。後七年。

丞相。陳平。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

太尉。灌嬰。

御史大夫。張蒼。陶青。馮敬。申屠嘉。

孝景皇帝諱啓。之字開。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文帝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即皇帝

位。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著紀四十八年。諡。布義行。剛曰景。

改元。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

丞相。申屠嘉。陶青。周亞。劉舍。衛綰。

太尉周

御史大夫陶青 鑿錯介劉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之字景帝中子也母曰王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十六歲後三年正月

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于五柞宮三月甲申葬茂陵著紀五十四孝宣本

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諡威彊

年號建元六年元光六年元朔六年元狩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

丞相翟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宏李蔡嚴青

太尉田

大司馬衛青霍去

御史大夫牛軋趙綰殿青翟 韓安國張敖公孫宏番係李蔡張湯

孝昭皇帝諱弗陵後止諱弗武帝少子也母曰趙武帝後元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

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元鳳四年帝加元服元平

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壬申葬平陵著紀二十一年諡聖聞周

年號始元六年元鳳六年元平一年

丞相田千秋王新

大司馬霍光

御史大夫桑宏羊王新楊敞蔡義田廣明

中宗孝宣皇帝諱詢之字謀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

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丙吉為廷尉

監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

后召昌邑王六月王受皇帝璽綬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太后詔曰可光奏議曰孝武帝曾孫病已昭

也名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奏可宗正德至曾孫尙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

車奉迎曾孫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元康二年詔更諱詢

黃龍元年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著紀二十五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平帝元始四年尊孝

宣廟為中宗諡聖善周

年號本始四年地節四年元康四年神爵四年五鳳四年甘露四年黃龍一年

丞相蔡義章賢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

大司馬霍光張安世霍禹韓增許延壽史高

御史大夫。田廣明魏相丙吉蕭望之黃霸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

高宗孝元皇帝諱爽。之字盛。宣帝太子也。母曰恭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黃

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竟寧元年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著紀四十六年。平帝元始四年。尊為高宗廟。諡曰元。行義悅。民曰元。

年號。初元五年。永光五年。建昭五年。竟寧一年。

丞相。于定國。韋元成。匡衡。

大司馬。史高。王接。許嘉。王鳳。

御史大夫。陳萬年。賈禹。薛廣德。韋元成。鄭宏。匡衡。李延壽。張譚。

孝成皇帝諱蔭。之字俊。元帝太子也。皇后曰王。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綏和二年三

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著紀四十六年。諡曰元。行義悅。民曰元。

年號。建始四年。河平四年。陽朔四年。鴻嘉四年。永始四年。元延四年。綏和二年。

丞相。匡衡。王商。張禹。薛。宣。翟方進。孔光。

大司馬。許嘉。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師丹。

御史大夫。張譚尹忠張忠王音子永薛宜王駿翟方進孔光何武

大司空。何武師丹

孝哀皇帝諱欣。之字喜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丁母年三歲。嗣立為王。綏和元年。立為皇太子。綏和二年

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著紀六年

十六。諡恭仁短折曰哀

年號。建平四年元壽二年

太傅。孔光

丞相。孔光朱博平當王嘉

大司徒。馬宮

大司馬。傅喜丁明傅晏章賞董賢王莽

大司空。朱博彭宣王崇

御史大夫。趙元朱博平當王嘉王崇賈延孔光何武彭宣

孝平皇帝諱衍。之字榮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

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威使持節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

大司馬莽乘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元始二年更名平帝本名其告祠高廟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著紀五年諡布綱治

年號元始五年

太師孔光

太傅王莽

太保王舜

大司徒馬宮

大司空王崇甄豐

西漢會要卷二

宋徐天麟撰

帝系二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附雜錄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外戚傳

昭靈后。高祖母媪也。嘗息太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

高祖。高祖卽位。追尊母媪爲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祖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葬於小黃。作陵廟。呂后七年。尊曰昭靈后。以本紀修。

高祖呂皇后。見帝號

高祖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文帝卽位。尊太后爲皇太后。孝景卽位。尊爲

太皇太后。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外戚傳及本紀修下同。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呂太

后崩。廢處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誤置籍代伍中。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景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母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兆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會薄皇后廢。立王夫人爲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嫖太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元光五年。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後數年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主因奏送入宮。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衛后立三十八年。巫蠱事起。皇后自殺。宣帝立。乃改葬。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孝武趙婕妤。昭帝母也。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鈞弋宮。大有寵。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婕妤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後上疾病。乃立鈞弋子爲皇太子。明日帝崩。昭帝卽位。追尊婕妤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受武帝遺詔輔少主。昭帝初立。年八歲。桀子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因帝姊鄂邑。蓋長公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後桀安謀廢立事發覺。宗族旣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卽位。尊爲皇太后。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宣帝祖母戾后。本衛太子史良娣也。巫蠱事起。遇害。宣帝卽位。追尊曰戾后。

宣帝母悼后。本史皇孫王夫人也。名翁須。生宣帝數月。衛太子敗。家人皆坐誅。宣帝卽位。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與祖母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坐論爲鬼薪。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公卿議立皇后。大臣白立許婕妤。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顯使女醫淳于衍。

以附子并合大醫大丸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遂崩諡曰悲哀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溘子衍陰殺許后顯勸光納之果立爲皇后立三歲而光薨上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恚不食歐血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與諸壻兄弟謀反發覺皆誅滅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乃自殺葬昆吾亭東。

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有女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爲婕妤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於是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卬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卽位爲皇太后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成帝母亦姓王故世號太皇太后爲卬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王莽之姑也五鳳中獻入掖庭宣帝選送太子宮生成帝字太孫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後三日立爲皇后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哀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共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平帝年九歲常

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踐祚居攝，太后力不能禁。及莽卽位，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建國五年崩，合葬渭陵。

孝元傅皇后，哀帝祖母也。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婕妤。生定陶恭王，更號昭儀。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太后躬自養視。成帝無繼嗣，遂立定陶王爲太子。哀帝卽位，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傅太后爲恭皇太后。歲餘，尊爲帝太后。丁姬爲帝太后，後又更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成帝卽位，立爲皇后。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后姊爲媚道祝詛事發覺，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後九年，賜藥自殺。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號曰飛燕。成帝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許后廢，乃立婕妤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成帝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旣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廢爲庶人，是日自殺。

哀帝母丁太后。定陶恭王姬也。哀帝卽位。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丁姬爲恭皇后。後又更爲帝太后。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令起陵恭皇之園。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又奏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卽位。爲皇后。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廢爲庶人。自殺。孝平王皇后。安漢公莽女也。平帝卽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不得已而許之。明年。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子嬰。尊皇后爲皇太后。莽卽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爲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漢兵誅莽。自投火中而死。

雜錄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百官表

成帝卽位。匡衡上疏曰。匹配合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

失盛衰之効。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匡衡傳

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繼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珮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

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避。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杜欽傳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宮官府。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虜。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

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虛。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外戚傳

永始元年，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虛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庭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劉輔傳

初，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師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誣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

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襲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

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師丹傳

三宮。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兩宮。五行志。兩宮。親屬。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親屬。

東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哀紀。食邑如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東朝。灌夫傳。東朝。庭辨之。如濟曰。東朝。太后朝也。

永信宮。中安宮。長信宮。哀紀。傳昭儀皇太后。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長信宮。

椒房。車千秋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青蒲。史丹傳。應劭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西漢會要卷三

宋徐天麟撰

帝系三

皇太子雜錄上附

漢二年六月立太子赦罪人高紀

五年漢王卽皇帝位太子曰皇太子高紀

惠帝卽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高后紀

孝文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

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孝景四年立皇子榮爲皇太子。本紀

七年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丁巳立皇子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孝武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征和二年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

釐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本紀

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明日武帝

崩。太子卽皇帝位。昭本紀

孝宣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

級。本紀

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

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以上成紀

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尙

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韞係解。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召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勵太子專爲後之誼。哀紀

雜錄上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媻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孺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晏。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張良傳

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師古曰當作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叔孫通傳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卽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周昌傳

孝文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皇錯傳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下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賈誼傳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張釋之傳

西漢會要卷四

宋徐天麟撰

帝系四

皇太子雜錄下

孝景前三年。梁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明年。漢立太子。前七年。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文三王傳

景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寶嬰傳

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皇子。枚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太子。祿視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枚乘傳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祿。使東方朔枚臯作祿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巫蠱。旣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廕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陽陰和調。物迺茂。

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陽陰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趙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

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傳

宣帝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疏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

朝廷以爲榮。疏廣傳

太子既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督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元紀

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憇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重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婕妤最幸。子淮陽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財。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韋元成遜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迺召拜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遜之臣。由是太子遂安。淮陽憲王傳

元帝卽位。史丹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才。甄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擗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常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尙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遠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史丹傳

綏和中。上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王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孔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尙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孔光傳

太上皇四男。高祖兄伯蚤卒。追封武哀侯。高后七年。追封武哀王。次兄仲名喜。初封宜信侯。漢六年。立爲代王。匈奴攻代。仲棄國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自有傳。本紀及吳王傳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高五王傳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文三王傳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景十三王傳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武五王傳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宣元六王傳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宣元六王傳

皇子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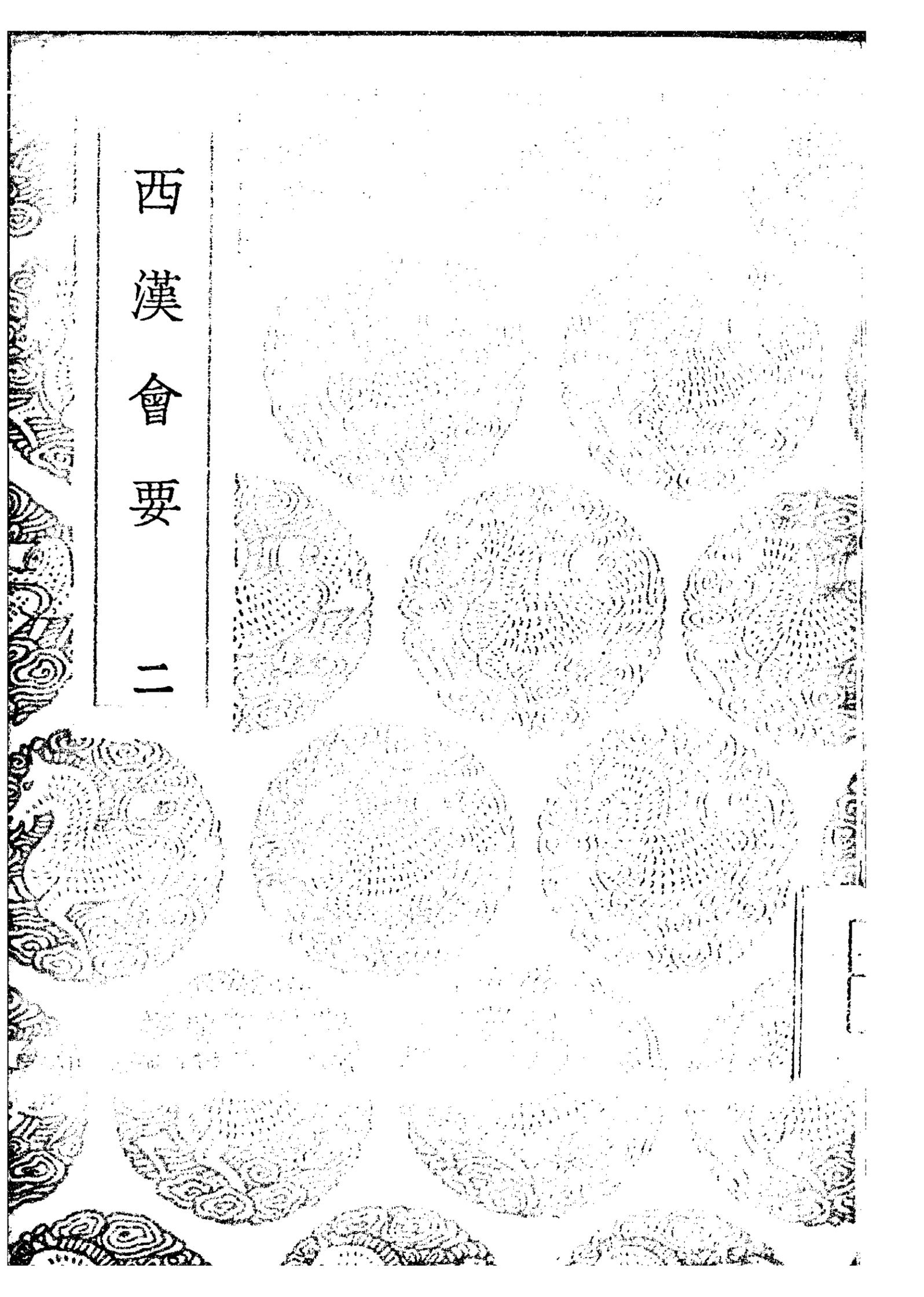
五宗。王司馬遷傳。作五宗世家。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母五人。所生。還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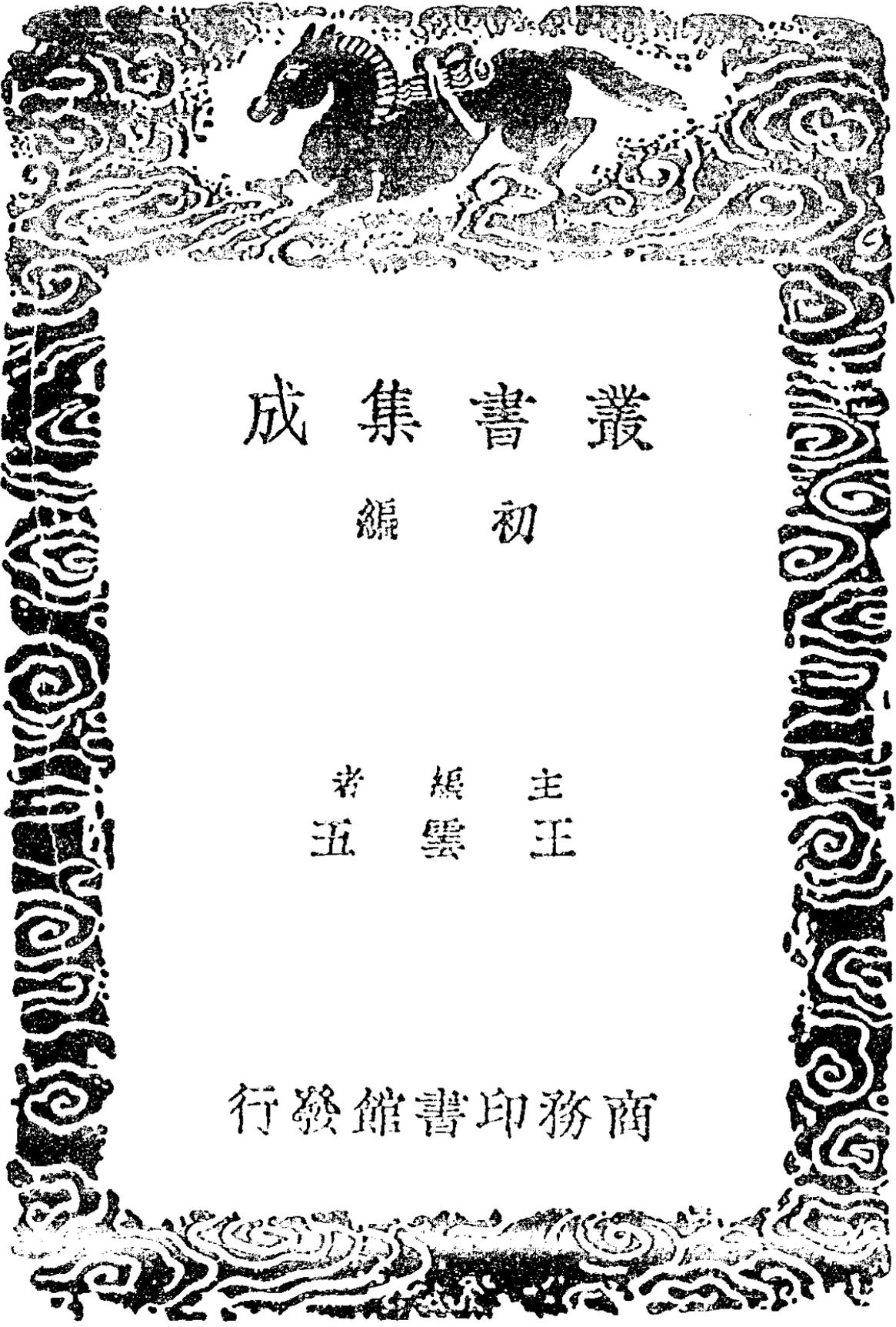




3
4
790

西漢會要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二)



3 0649 0542 9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五

帝系五

諸侯王附錄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巨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播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

宋徐天



501 43

083
112/
2:701

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教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作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詣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諸侯王表

文帝時。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上疏曰。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入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徐天麟按也字合作他傳寫之誤也所字合屬上句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賈誼傳

諸侯王雜錄

諸侯王金璽蓋綬。掌治其國。百官表

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文紀

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

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

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性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削其支郡。諸侯謹誹。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丞相劾奏錯當

要斬。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見上。曰。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

行。卒受大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留錯傳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百官表

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量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箝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彛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羆。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羈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諛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中山靖王傳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武紀

王子侯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主父偃傳

武帝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本紀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王子侯表上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

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王子侯表下。

孝平元始元年。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本紀

宗室附錄

高祖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本紀又百官表云影正出屬籍。

孝惠內修親親。本贊

文帝詔曰。諸侯王宗室昆弟功臣多賢及有德者。本紀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本紀

孝景三年。楚元王子莢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本紀

孝武元光元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本紀

後元二年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本紀

武帝時。劉辟疆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楚元王傳

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衛尉。本紀

元鳳二年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本紀

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賜列侯宗室金帛牛酒各有差。本紀

孝宣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

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本紀

地節四年。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封陽城侯。恩澤侯表

成帝時。劉向上封事。言王氏一姓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

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且不並立。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劉向傳

建始二年。罷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本紀

哀帝卽位。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駒。本紀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本紀師古曰宗室爲吏

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

四年二月賜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本紀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陸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康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四匹本紀

宗室雜錄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景十三王贊

劉德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本傳

肺腑中山靖王勝傳又劉向傳

同姓末屬劉向傳

宗室遺老同上

河間王良宗室饑表本傳

宗英敘傳

元狩五年沈猷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王侯表子

西漢會要卷六

宋徐天麟撰

帝系六

公主王主附雜錄

也。公主高紀曰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

太上皇女。

昭哀后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魯元公主宣平侯張敖尚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為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賢后生女嫫文帝即位為館陶長公主見外戚傳

公主周勃子勝之尙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曹壽所尙故稱平陽公

南宮公主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王皇后少女並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非王信者武帝之舅不取鄂邑主為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

夷安公主隆慮公主子昭平

衛長公主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衛太

諸邑公主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與帝女

陽石公主見上又武紀注云二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華婕妤女名施于

敬武公主張臨尙臨死元帝令薛宣尙後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傳昭儀女。

平陽公主。衛僊仔女。見中山衛姬傳。

潁邑公主。杜業尚。

王主。成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公主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百官表。

主傅。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師古曰。傅姆也。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紀本。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

官。江充傳。

衛青父鄭季。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迺詔青尙平陽公主衛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尙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勝公子孫更爲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

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紀本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紀本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

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疋。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蕭望之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西域傳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王昭君號寧胡闕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桑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雜錄附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嫪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嫪華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以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瀆曰姬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

也

長御長御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曆傳宮長御李南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材人翼奉傳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名以百數藝材人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待詔掖庭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學事史。並趙皇后傳。中宮史。學事史。曹宮。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外戚傳。

太子中人。李敢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傳。

內職雜錄

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

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臣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嫫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臯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尙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董賢傳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賢皇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

後七年，遺詔歸夫人以下及少使。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本紀

元帝初卽位。年歲不登。諫大夫貢禹奏言。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賊可哀憐也。天子納善其忠。本紀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哀帝卽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本紀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本紀

西漢會要卷七

宋徐天麟撰

禮一吉

禮

秦兼天下。燔時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序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

是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召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如瀉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窠位，尊卑之次也。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

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同。傳曰：趨殿下，郎中俠

陸，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章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職記作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師古曰：法酒猶

言禮酌謂不飲之至辭。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

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

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叔孫通傳。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

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禮樂志。

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縋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故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賈誼傳

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禮樂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

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本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武帝贊）

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蕭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箎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

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迪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廡。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廡。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廡。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禮樂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韋元成贊

西漢會要卷八

禮二禮古

封禪

宋徐天麟撰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曰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終軍傳

司馬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而相如

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命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紛翰威蕤。壇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厯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滂涌原泉。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囑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陞游原。迴闊冰未。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闔樞。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穰雙觝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

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爲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照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攸攸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炳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旣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

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甫禪。肅然。司馬相如傳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對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嬰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夏六月。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土。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

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郊祀志

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尉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緡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秦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

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十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郊祀志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駸廩。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興。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武紀下同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按封禪書云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

三年修封泰山禮石閭。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閭。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禮石閭。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藝文志上同

西漢會要卷九

禮三禮吉

親郊附雜錄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十四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十四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元光二年十月元封二年十月元狩元年十月元鼎四年十月

幸甘泉郊泰時元封五年四月元漢元年正月

宋徐天麟撰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神爵元年正月三年正月五鳳元年正月甘露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初元五年三月永光四年

幸甘泉郊泰時五初元二年正月永光五年正月四年正月永光元年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永始二年十一月元延三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永始四年正月綏和元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以上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秦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秦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秦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秦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秦一於忌秦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秦一之佐也。宜立秦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秦一祠壇。壇放亳忌秦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秦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鼈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鹿特。秦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朔爽。天子始郊拜秦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秦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臯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以上並郊祀志。

親祠后土附雜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元封四年三月。六年三月。太初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天漢元年三月。本紀下開。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神爵元年三月。五鳳三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初元四年三月。永光五年三月。建昭二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一。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永始四年三月。元延二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紀作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詳見郊議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竊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

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奏可。

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

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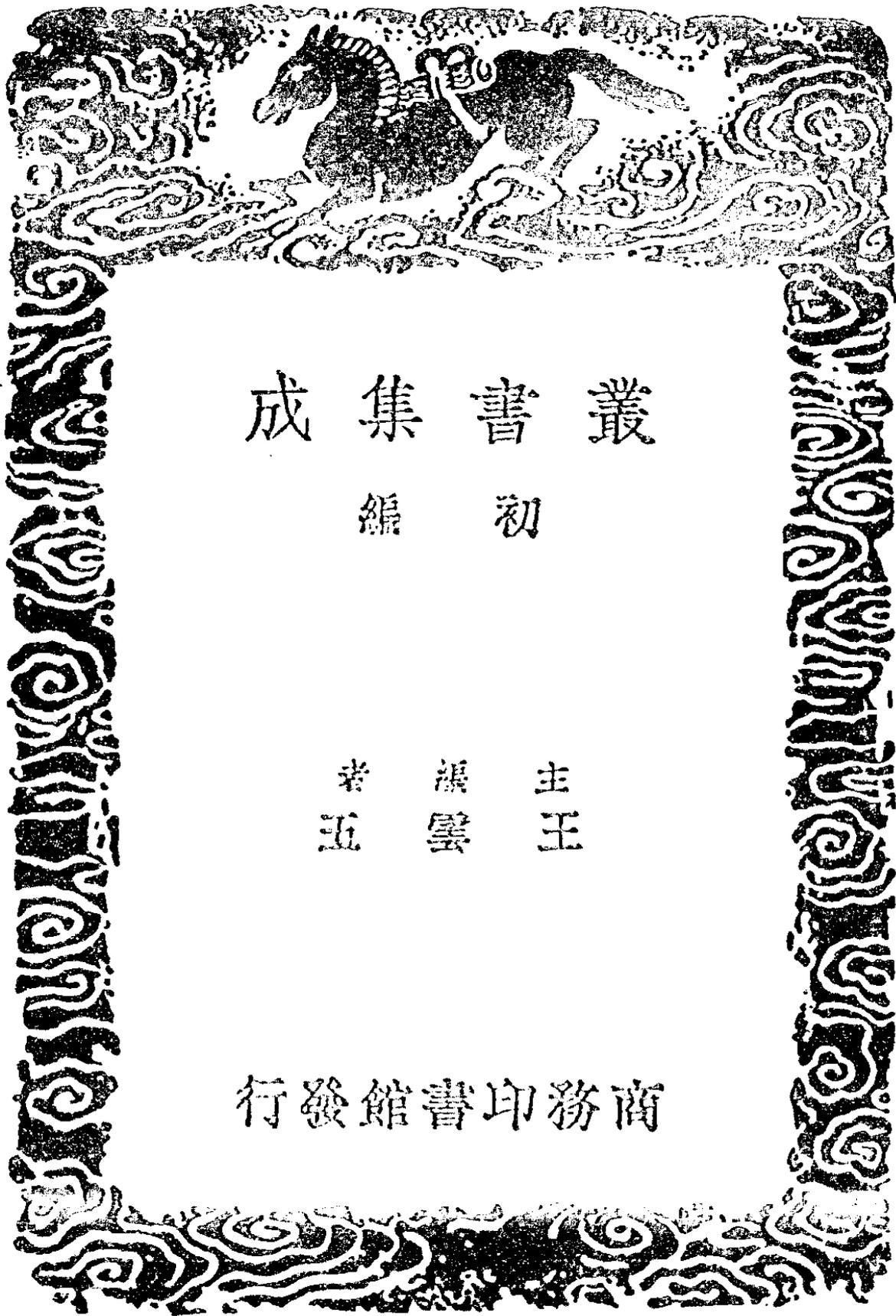
揚雄傳





3
4 791

西漢會要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三)



3 0649 0538 7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

禮四吉

郊議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變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隄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變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

宋徐



50144

083
1124

2:752

西漢會要卷十

八一

藿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舍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尙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羣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古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

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邸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遠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歐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常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喜。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卽位。

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嗣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祔。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陽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一

宋徐天麟撰

禮五吉禮

祖宗配侑

孝文十六年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郊祀志

孝武元鼎五年立泰一祠於甘泉亦以高祖配上同

元封四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劉敞曰按王莽疏文帝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孝平元始四年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本紀

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奏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

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郊祀志

總天神

高帝初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而謂之靈星者。以後稷又配食星也。

孝武作泰一祠壇。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歲時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郊祀志

元封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郊祀志

孝宣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瑯邪。蚩尤於壽良。

郊祀志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徒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

昊青靈。勾芒時。及靄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郊祀志

山川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郊祀志

孝文十四年。詔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同上

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本紀

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用事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郊祀志

孝宣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

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太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郊祀志

高禘

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禘。使東方朔枚臯作禘祝。武五子傳

臘蜡

高祖十年。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歲。郊祀志漢舊儀云十二月

孝武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本紀師古曰冬至後獵祭百神

嚴延年母欲從延年臘。本傳注云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籍田親蠶附雜錄

文帝二年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結宗廟粢盛。本紀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籍者帝王

典籍之常也。臣
續曰籍謂蹈籍

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食貨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

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本紀

武帝制曰：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本紀。應劭曰：應國縣也。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宜者近署。故往試。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並本紀

雜錄

大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百官表

繭館元后傳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諷曰宜齊戒避寢以深自責五行志

社稷附雜錄

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郊祀志

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本紀又郊祀志云令縣為公社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

武帝立子闕為齊王策曰受茲青社立子旦為燕王策曰受茲元社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

褚先生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

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史記三王世家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

曰維祭宗廟社稷爲越縉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後是爲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種穀樹徐州牧蒺貢五色土各一斗。郊祀志又按平紀師古曰初立官稷於官社之

雜錄

樂布爲燕相燕齊之國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本傳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陸宏傳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木也。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棗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槐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明堂

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本傳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

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徵伺趙綰等姦利按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爲皆廢。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囊輪駕駟迎

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

因廢明堂事申公傳

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本紀臣瓚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乃作明堂耳

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

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

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以本紀及郊祀志修

太初元年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

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郊祀志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本紀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本紀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二月王莽奏立明堂本紀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之

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月法三十六風七十二屬法七十
二兩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曰明堂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廡，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皆封爲列侯。紀本

按功臣表：平晏、劉歆、孔永、孫建，使治明堂辟廡，得萬國，驩心，侯各千戶。

西漢會要卷十二

宋徐天麟撰

禮六吉禮

宗廟附雜錄

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鴻朔府北。關輔記云。在酒池北。

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下同。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五月毀。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

高廟。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漢舊儀云。高祖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祠內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

孝惠尊高廟為太祖廟。韋元成傳。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本紀。

孝惠廟。三輔黃圖云。惠帝廟在高廟後。

元帝永光五年毀。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毀本紀

孝文廟三輔黃圖云文帝廟在長安城南

四年作顧成廟本紀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

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本紀

孝景廟西京故事景帝廟號德陽

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臣瓚曰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元帝竟寧元年毀本紀

孝武廟文紀注武帝廟號龍淵三輔黃圖龍淵廟在茂陵東

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

哀帝卽位孔光與羣臣雜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旣以爲世宗之廟建

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

孝昭廟文紀注云昭帝廟號徘徊

悼皇考廟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本紀

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章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

請毀勿修奏可章元成傳

孝宣廟文紀注云宣帝廟號樂游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元廟文紀注云元帝廟號長壽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

孝成廟三輔黃圖云成帝廟號陽池

恭皇帝廟

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於京師本紀

平帝即位廢恭皇廟師丹傳

孝哀廟

孝平廟

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章元成傳

孝景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本紀

宣帝初卽位卻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逝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濊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

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有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傳

哀帝已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白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田是浸不合上意建平二年遂立共皇廟于京師平帝卽位王莽白太后墜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師丹傳

雜錄

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百官表。

惠帝即位。徙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議法。叔孫通傳。

高后時。患臣下妄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獨除此令。成帝以無繼

嗣。又復擅議宗廟之命。韋元成傳。徐天麟按。賈禹建迭毀之議。乃在元帝。刪除此令時。

人有盜高帝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

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張釋之傳。

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置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為奏請誅錯。景帝曰。此非廟

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鬲錯傳。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召詣中尉。自殺。景紀中二年。

元鼎二年。任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太初三年。石德坐為太常廟牲瘦。贖論。

後元元年。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日出居安館鬱鬱。大不敬。自殺。

二年魏不害坐爲太常孝文廟風發瓦免。

始元六年江德坐爲太常廟夜飲失火免。以上百官表

甘露元年魏宏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恩澤侯表

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宣紀

丙顯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恩澤侯表

韋宏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竟坐宗

廟事繫獄。京元成傳

宣帝時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有

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

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梁邱賀傳

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鼈可以此罪也。霍光傳師古曰羔菟鼈所以供祭也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

關內侯。本傳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原廟

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日

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

建昭五年復原廟本紀

郡國廟

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

孝惠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本紀

孝景即位詔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本紀

孝武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在遼東五行志

孝宣本始二年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本紀

四年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本飾。本紀

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章元成傳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詳見廟議。

西漢會要卷十三

宋徐天麟撰

禮七
吉禮

廟議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邇而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絲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禘也。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

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遜。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

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於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獨除此令。成帝

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成帝崩。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車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也。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

猶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遠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韋元成傳

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十四

宋徐天麟撰

禮八吉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瀆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取櫻桃獻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耐。孝惠廟耐。孝文廟耐。景紀注云。耐三重醴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景元年令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本紀

孝武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本紀漢儀注云八月

金助祭謂之酎金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

宗廟羔菟醢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醢注云羔菟醢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以上王子侯表

鄼侯蕭勝坐不齋耐為隸臣功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韋元成傳

禘祫

孝平元始五年正月，始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豐禘豐禴，始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本紀：徐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有廟主未嘗合祭，元始元年，諸王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

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於長安，今還其子名數於魯國。以奉夫子祀。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臣瓚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本傳

雜祭祀

高祖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蠶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志。郊祀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礪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反。古謂之娣姁。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爲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郊祀志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

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

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郊祀志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

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郊祀志

帝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

年。師古曰延年即上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

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

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郊祀志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罘山於懸。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尙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尙方待詔皆罷。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鳳。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真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朶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

千祠云。郊祀志

平常元始元年。禁淫祀。本紀

幣玉

文帝十四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加各二。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武紀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併祠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帝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郊雍獲一角獸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跪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麋特。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

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蕤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墜用牲右。及

黍稷瘞于北郊。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為宗廟取牲官。與遂傳

樂布子賁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樂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犧牲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壽成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功臣表與傳同百官表云坐犧牲不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百官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赤帝子之符故祠衣上赤。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

秦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師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百官表

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高帝贊詳見上文祭祀條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本紀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

平。郊祀志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雁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盜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享上帝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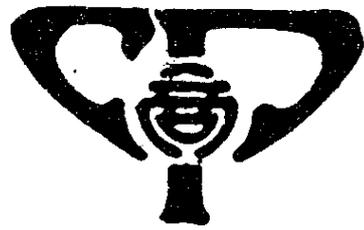
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鼬。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同上。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宏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晉邱嘉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於豳。太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鄠。鎬。由此言之。則邠梁鄠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旗鸞。黼黻。琚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臚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曠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臚。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





83
4
792

西漢會要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四)



3 0649 0534 6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五

禮九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臯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漢書作鼓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譖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臯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史記本紀

神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西漢會要卷十五

一二九

宋徐天麟撰



50145

083
112

2: 70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瀆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貴楊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緜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

法皆可罷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

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食貨志

武帝為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闢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本紀

吳王濞使人為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清曰漢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

重侯稽坐不使人爲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穆。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高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竟朝置酒。無敢譴譁失禮者。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吾邱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郊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開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傅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適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邳支單于告祠郊朝。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册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臯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臯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臯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不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恐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常用者如律令。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忘。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僊不藏，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肥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六

禮十禮

行幸

宋徐天麟撰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並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如漕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者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並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僊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

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春正月。行幸緱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本紀及郊祀志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累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宮。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闕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整屋五柞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行幸雍祠五時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十二月行幸蕢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常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黃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七

宋徐天麟撰

禮十一禮

詔令章奏附雜錄

制詔御史高后紀注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

制詔丞相宣帝制詔丞相封侯丙吉為博陽侯

制詔丞相御史成帝封丙吉孫昌哀帝改元見李尋傳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左遷毋將隆見本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文帝即位赦天下

制詔丞相大司空免孫寶為庶人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本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廢王尊傳

景帝下詔擊吳王。敢有議詔及不如詔，皆要斬。吳王
漢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循吏
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下獄。夏侯
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本
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匈奴
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本
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臯帝陛下願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臯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上臣安等議曰：家皇子爲列侯，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熟計之。不可。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受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爲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百官表

大臣奏事不宜漏洩。師丹傳

王嘉曰。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本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邛。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常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魏相傳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雜錄

衍簡侯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功臣表

武帝時公孫宏奏。謹按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

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淮南王安傳

劉向曰：今出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本傳

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王嘉傳

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莫不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賈山傳

宣帝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王吉傳

元帝罷珠崖詔，匡衡云：諸見罷珠崖詔書者，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匡衡傳

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為妖言會赦免。王子侯表

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王子侯表

冠禮

孝惠四年，皇帝冠。本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本紀徐天麟按：後漢禮儀志注云：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擯顯先帝之光，繼以承皇

服，推遠沖濡之功，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孝宣五鳳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

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婚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忽行苛政。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本紀服虔曰也併馬。輅立乘小車。僮駕也。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宮第宮。豐歆授皇后繅紱。登車稱警蹕。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宮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

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王莽傳

鄉射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傳

序傳

河間獻王修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禮樂志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本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本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彌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兔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患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

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篳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

賜酺

文帝初卽位。賜民酺五日。本紀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景帝後元年夏。大酺五日。

武帝元光二年。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城朔方，大酺五日。

太初二年，祠后土，令大酺五日。

太始三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昭帝元鳳四年，令天下酺五日。

宣帝五鳳三年，大酺五日。並本紀

賜姓氏更姓氏附

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項籍傳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食貨志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本傳贊

更姓氏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周陽由傳

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本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為京氏。本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為相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本傳

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見武帝紀注

灌夫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灌夫傳

衛青父鄭季與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故青冒姓衛氏。衛青傳

周公後褒魯節侯公子寬薨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復更為姬氏。恩澤侯表

禁踰侈

漢初定與民無禁。敘傳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本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吏。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賈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綺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買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本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本紀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大搜索踰侈者也。師古曰：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三年秋大搜。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本紀

哀帝卽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

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八

宋徐天麟撰

禮十二寶

封先代後先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

為殷紹嘉侯。後六月。本紀作三月。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以上並恩澤侯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本紀

周後承休侯。

武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戶。史紀云。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以上並本紀。

周公後襲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襲魯侯。本紀。元孫之元孫。恩澤侯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爵相如。

司。

孔子後襲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為襲成侯。追諡孔子曰襲成宣尼公。本紀。恩澤侯表云。以孔子世襲成烈君。麟曾孫。奉。

孔子祀侯二千戶。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本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毅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爲殷紹嘉公。梅福公傳

先代冢墓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禮十三
禮軍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劉項戰爭本末具高紀不詳錄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鄆水。吾知其亡能爲矣。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銜。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焉。並本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聞軍中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賈山傳

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本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穀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槩之變。況乎涉豐草。聘邱虛。前有獸利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桑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上即日還。
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蕢陽宮，賜從官。本紀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潁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駮，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籟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目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揚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庶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而釁鼓本紀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鑿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涓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繫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龍為日月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九

禮十四

山陵附雜錄

萬年陵太上

安陵惠帝

陽陵景帝

平陵昭帝

渭陵元帝

義陵哀帝

小黃陵昭靈后

雲陵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為縣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九

長陵高帝

霸陵文帝

茂陵武帝

杜陵宣帝

延陵成帝

康陵平帝

南陵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宋徐天麟撰

雜錄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本贊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朔二年，孔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百官表

六年，周平為太常坐不繕園陵，免。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墻地自殺。功臣表

元帝即位，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

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惟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

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永光四年。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有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謂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下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黧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買。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

據真土處教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本紀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謹。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帝居霸陵。比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無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河。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童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曩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王況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鮑宣傳

寢園附雜錄

太上皇寢園。永光五年毀。建昭五年復。竟寧元年毀。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永光五年毀。竟陵五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

武哀王寢園

昭哀后寢園

孝文太后寢園

孝昭太后寢園

衛思后園

戾園

戾后園

皇曾祖悼考廟園

永光四年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建昭五年復

建昭五年復

建昭五年復

建昭五年復

建昭五年復

永光四年建昭五年復

平帝元始中

孝宣許皇后南園父戴侯同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趙婕妤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恩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恭皇帝寢園哀帝建平二年立並本紀

雜錄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百官表

寢郎馮參傳

園郎班稷傳

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金敞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韋元成傳詳見廟祭

丞相以四時行園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嚴青翟自殺張湯傳

任宮坐為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火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五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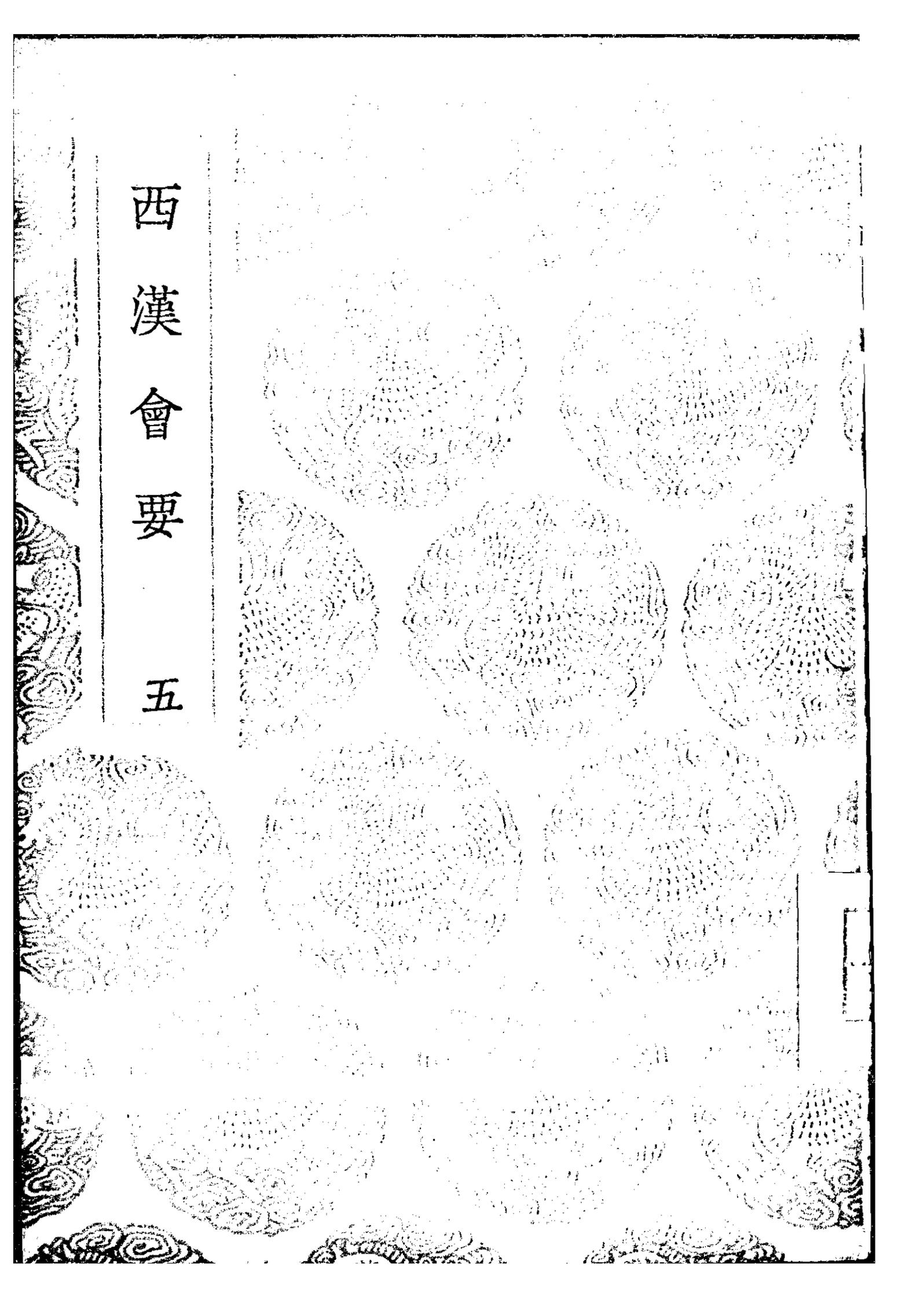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參拾日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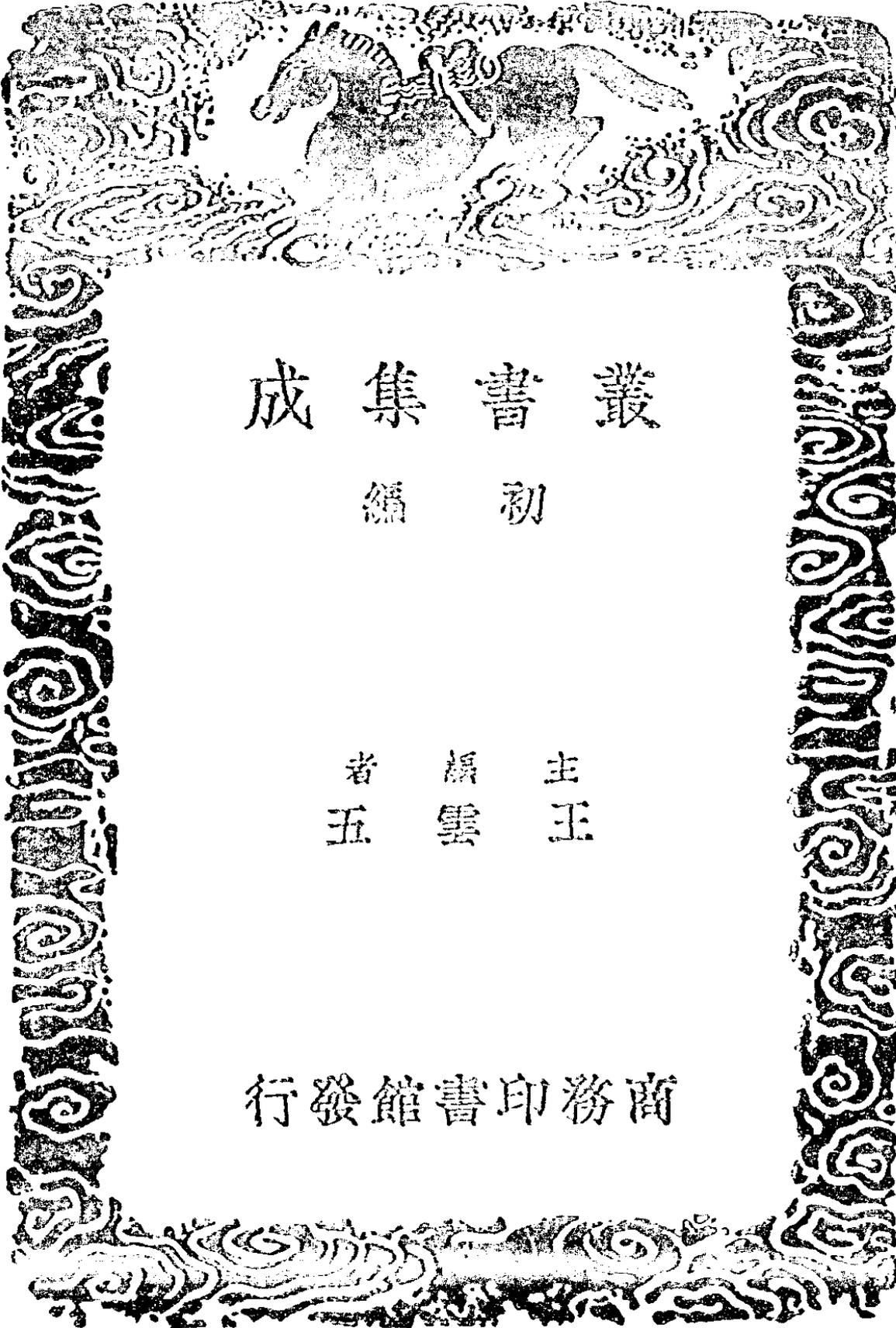


3
4
793

西漢會要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五)



3 0649 0530 4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二十

禮十五
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嘗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器。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

宋徐天



50146

083
1124
2:70

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本紀

結以倚廬揚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服舍江都易王傳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

喪葬附雜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臯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臯

廟本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

軍四十金本紀服虔曰斥土壙土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

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

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喪事不辦免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

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賈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禭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挽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舉事。本紀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楚元王傳師古曰謂爲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

其中。當下獄自殺。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

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減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

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霍光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

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

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

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

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

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鬻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水爲匱。葛藟爲絨。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本傳

恤死事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高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高紀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父。以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功臣表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傳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爲列侯。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徐天麟撰

樂上

樂舞附錄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

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妣姜原，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

世遺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斷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兪鼓員三十

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郝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耐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能。琴工員五人。三人可能。柱工員二人。一人可能。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能。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能。張瑟員八人。七人可能。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能。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銑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能。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儗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躡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樂書

雜錄

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

律歷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歌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感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蘇仲舒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騰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本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擗鼓，持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

而笑史母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本紀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樂下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聽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官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施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益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叻叻。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轄。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宋徐天麟撰

豐草蓂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宏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宵窠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元四龍回馳北行羽施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芳

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候有望炳燿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給元雲駕飛龍羽施紛靈之下若
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

且承靈億。牲繭粟。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嬾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蔭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壘處頃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青陽三。

朱明盛長。剪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訕。敷華就實。旣阜旣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

西顛沆陽。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旣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題五

元冥陵陰。蟄蟲蓋臧。山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元冥六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胥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媪豫爲紛。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效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挾光耀。明寒暑不忒。況臯章展詩。應律。銷玉鳴。函宮吐角。激激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鵠神夕。奄虞蓋孔享。

天地八。丞相匡衡奏罷黼黻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營黃其何不徠下。

日出入九。

太一沉。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籥浮雲。隄上馳。體容與。逝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天馬十。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誅蕩蕩。穆並聘。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淺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命。塞隕光。照紫幄。珠熒黃。幡比玃。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殫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溟溟。從高旂。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宏以昌。休嘉殫。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閩。紛紜六幕。浮大海。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隴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章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箭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

布蘭生。秦尊柘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辛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嶠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謀。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萋萋日茂。芝成靈華。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元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四塞。猗猗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后皇十四。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屯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僂僂。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鵝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秦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燁燁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挖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于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驥。卉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淫然歸。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寮。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奴。重鸞馭。關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變。掩回轅。麟長馳。騰雨師。灑路岐。流星隕。感惟風。籥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掩蓋。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禋禋。象輿轅。票然逝。旗透蛇。禮樂成。靈將歸。託元德。長無衰。

赤蛟十九。以上並禮樂志。

角抵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本紀文韻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本紀。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徒。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西域傳贊。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輕體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

有巴翫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
 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散戲于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
 鱗變而成龍。元帝初元五年。罷角抵戲。本紀刑法志云。用真禹臚。
 即為此色也。

西漢會要卷二十三

輿服

天子車旗皇后太子附

王車黃屋左纛高紀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纁為蓋裏纁毛羽幘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犂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

文帝初立奉天子法駕迎代邸本紀案三輔皇圖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宣帝初立太僕以幹獵車奉迎曾孫宣紀文穎曰。幹臘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乘輿副車霍光傳

輜車張良傳上雖疾。疆載輜車臥而護之。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賈捐之傳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撞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

屬車間豹尾中揚雄傳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宋徐天麟撰

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綴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見司馬相如傳。

甘泉法從。揚雄傳注云。從法駕也。

翠鳳之駕。揚雄傳師古曰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揚雄傳。

乘鏤象六玉蚪。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轂。六玉蚪謂拖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覆以纁。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應

雲旗。畫龍虎於旗。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天子將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之。後司馬相如傳。

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者車以鳳為飾也。翳蒼螭兮六素蚪。似龍一名地螭。螭流星旆以電

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于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揚雄傳。方並也。

張耀日之元旆揚左纛被雲梢。梢與旆同。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揚雄傳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

其頁重致遠。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同上。

舉洪頤植靈旗。同上。洪頤旗名也。

建翠華之旗。司馬相如傳師古曰以翠羽為旗上葆也。

羽葆。韓延壽傳。

皇太后御小馬車。霍光傳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蓋車也漢殿有果下馬綠車名曰障傳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掌置。並百官表。

高宛制侯丙猜曾孫信坐出入屬車間免。功臣表天子出入行陳列屬車而輒至其間。

先驅旄頭

旄旗鼓車旄頭先驅。燕王旦傳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旄頭以羽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前。

先驅旄頭劍挺墮墜。梁邱賀傳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侯隊矣。

先驅光祿大夫張猛。薛廣德傳。

奉車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百官表。

夏侯嬰為太僕轉為滕令因奉車。

霍光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

杜延年久典朝政出即奉駕。並本傳。

散騎並乘輿車。百官表師古曰：騎而散從亡常職也。應劭漢官曰：前漢

輦郎。劉向傳十
二為輦郎。

參乘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本傳。

周繆以舍人從高祖，常為參乘。本傳。

文帝自代來，令宋昌參乘。文紀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

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本傳。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召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本傳。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

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本傳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萌於驂乘。霍光傳。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本傳。

警蹕

出稱警人言蹕。文三王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

出稱蹕。入言警。韓安國傳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字出

文帝拜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本傳

廐馬附雜錄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棗泉駒。駮承華五

監長丞。百官表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駒駮駒馬路輪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天子不能具驂駟。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元帝初元元年。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門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俱本紀

雜錄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捐之傳

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涯注水中。本紀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獸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特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本紀

後代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樂書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本傳

上官桀遷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外戚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可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

太僕減食穀馬貢再傳

百官車附錄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本紀
麟按後漢志云景帝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輒有吉陽箱中二千石以上右轡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本傳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吳楚誅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黃霸為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本傳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本傳師古曰坐乘之車也徐天麟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

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東歸沛以為榮

縣其安車傳子孫本傳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武紀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田千秋為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出入官殿。故因號曰車丞相。本傳

武帝聞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召乘。枚乘傳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本紀

雜錄

輜車。張良傳師古曰衣車

廣柳車。季布傳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蓋者耳非此之謂也

輶車百乘。牛車千兩。貨殖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傳不疑傳

蔡義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本傳

東平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王尊為相。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王尊傳

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

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

哀帝召龔勝爲諫大夫。勝薦龔舍寧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媿彼車服。黜此附庸。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惟肅是履。並本傳

鮑宣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鮑宣傳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劉向傳

王莽謁九廟。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王莽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四

宋徐天麟撰

輿服下

天子冠服皇后太子附

高祖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八年。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徐天麟按。後漢輿服志云。劉氏冠。楚冠制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謂也。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尋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

文帝身衣弋綈。本贊。又買證云。帝之身自衣阜綈。

孝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東方朔傳。

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揚雄傳。

昭帝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本紀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皇太后賜御府衣迎宣帝宣紀按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主天子衣服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本紀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維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綳為夏服徐天麟按賈禹傳禹奏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

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六子納其言罷齊三服官

百官冠服附雜錄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見上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車騎從

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本紀

皂衣谷永傳曰陛下掘之皂衣之吏蕭望之曰張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澗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武紀

柱後惠文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蠶囊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為名耳師古曰蠶即今日方紗也山爾反

卷去

郎侍中皆鷄鶡冠貝帶侯幸傳師古曰以鷄鶡毛羽飾冠司馬相如傳師古曰鷄鶡鷲鳥也似山雞而小鷄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彩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

貂羽黃金附蟬燕王旦傳注云侍中之飾

司隸冠進賢冠百官表

仄注冠五行志李奇注云仄注冠曰高山冠齊冠也謁者服

皮弁素績孝平王后傳劉歆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字或作積積謂積積之若今之襪為也

方山冠五行志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

雜錄

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外戚表師古曰襜褕直裾裋衣也

朱博為刺史敕功曹官屬多襃衣大褱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本傳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本傳

婁敬見高祖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婁敬傳

江充召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武帝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纓本傳

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樞具劍佩環玦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本傳

董偃緣幘傳東方朔傳應劭曰率人服也章昭曰精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緣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即今之臂鞬也

臣庶衣服

漢初定與民無禁敘傳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本紀

文帝時賈誼上疏言今民賈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縋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車服過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

本紀

成帝微行私奴客皆白衣袒纘帶刀持劍五行志

白衣與勝傳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

璽

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本紀又霍光傳注云漢初有三璽天子之

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

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代王至周勃跪上天子璽文

符璽御史周昌傳趙魏為符璽御史百官

霍光輔少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霍光奏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並本傳。

初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元后傳。

羣臣璽綬印

諸侯王金璽。蓋綬。蓋音戾。緣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蓋綬。王黃金璽。蓋綬。組文曰璽。

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

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年，復黃

綬。以上並百官表。

武帝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數用五。本紀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

楊僕懷銀黃垂三組。本傳：銀印也。黃金印也。僕懷三印，故云組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食貨志上。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本傳：王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殿助傳。

印鞞。陳遵傳謂印之組也。

符節

天子璽符節。高紀：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本紀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本紀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

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本紀及列

少府屬官有符節令丞。百官表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呂后紀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五王傳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吳王傳

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嚴助傳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本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嚴助傳

伍符。馮唐傳伍伍，相保之符也。

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功臣表

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劉風

霍光奏昌邑王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從官持節從本傳

關傳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本紀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本紀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本紀

寧成詐刻傳出關本傳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本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五

學校上

太學

高帝尙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儒林傳序

武帝興太學。本贊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本傳

元朔五年。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宋徐天麟撰

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闕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未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儒林傳序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訖于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

儒林傳贊

元帝初元五年罷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博士弟子員本紀

辟廡

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開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廡兒寬傳師古曰祖始也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景十三王傳應劭曰辟廡明堂靈臺也雅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廡因以篡位世祖中興迺營立明堂辟廡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廡威儀既盛美矣禮樂志徐天麟按三輔黃圖漢辟廡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即此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廡得萬國驢心功侯各千戶恩澤侯表

郡國學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絲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循吏傳

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序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本紀

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本傳

圖書上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下同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今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成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

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邱明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故文字讀皆異。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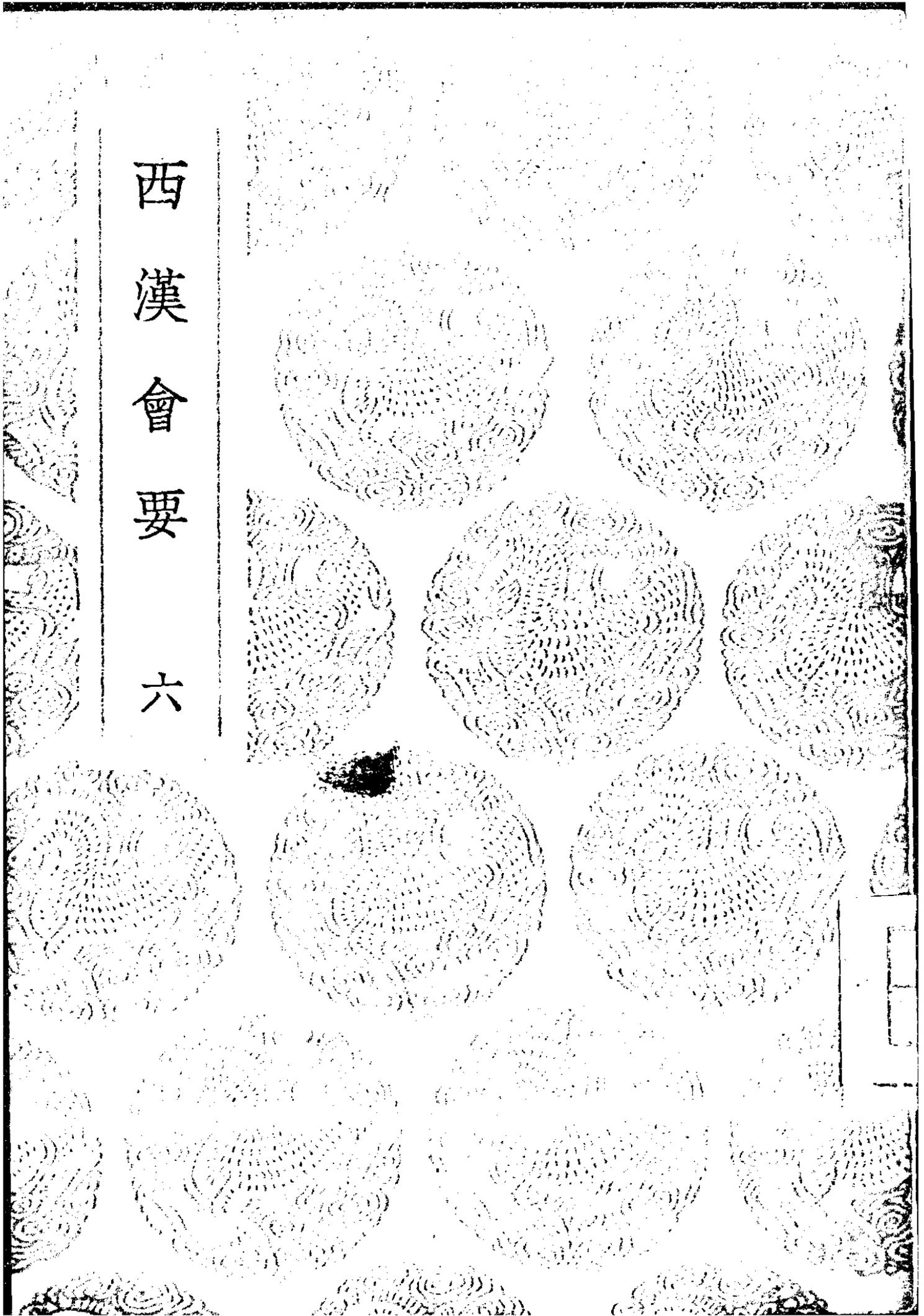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3
4
794

西漢會要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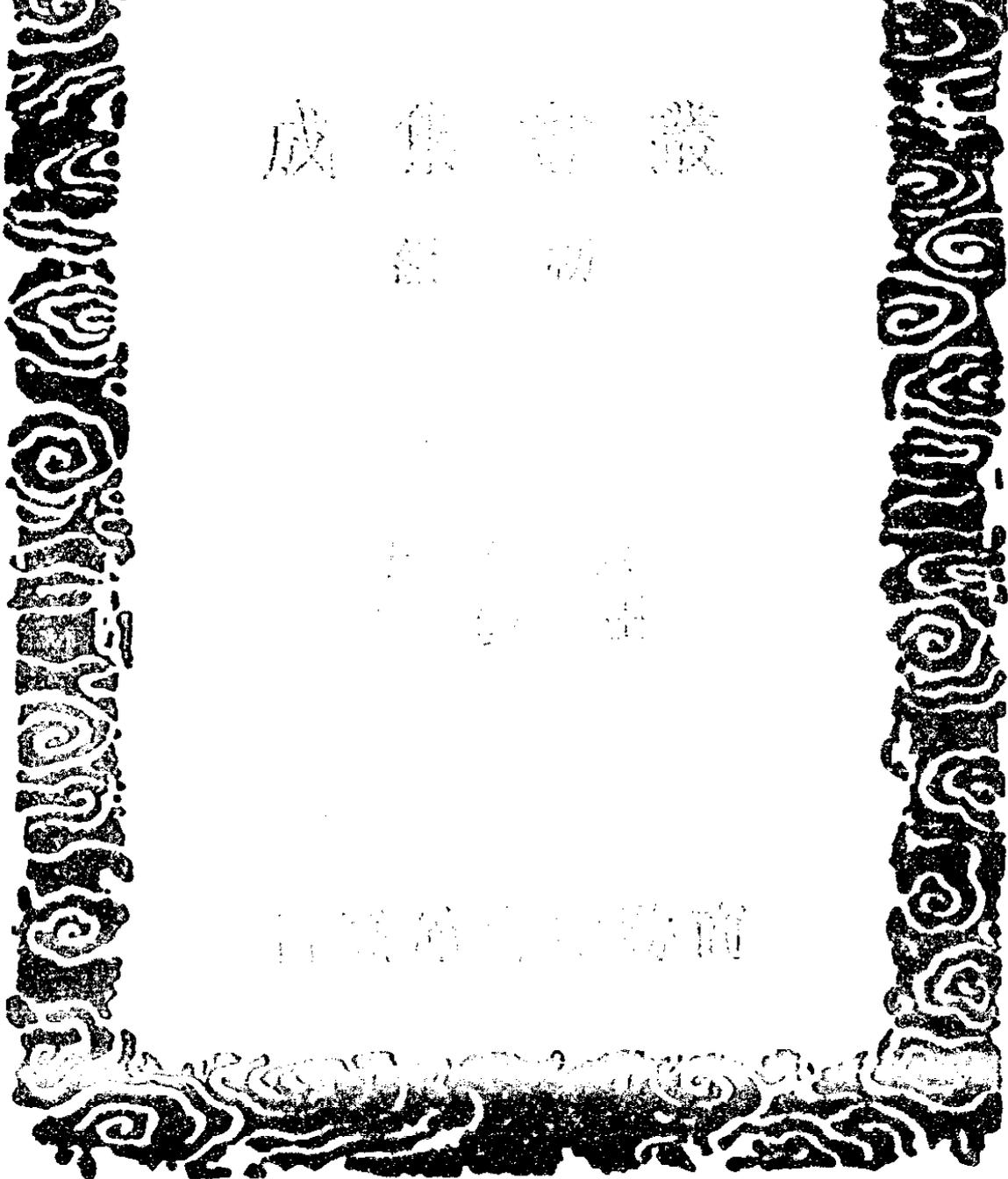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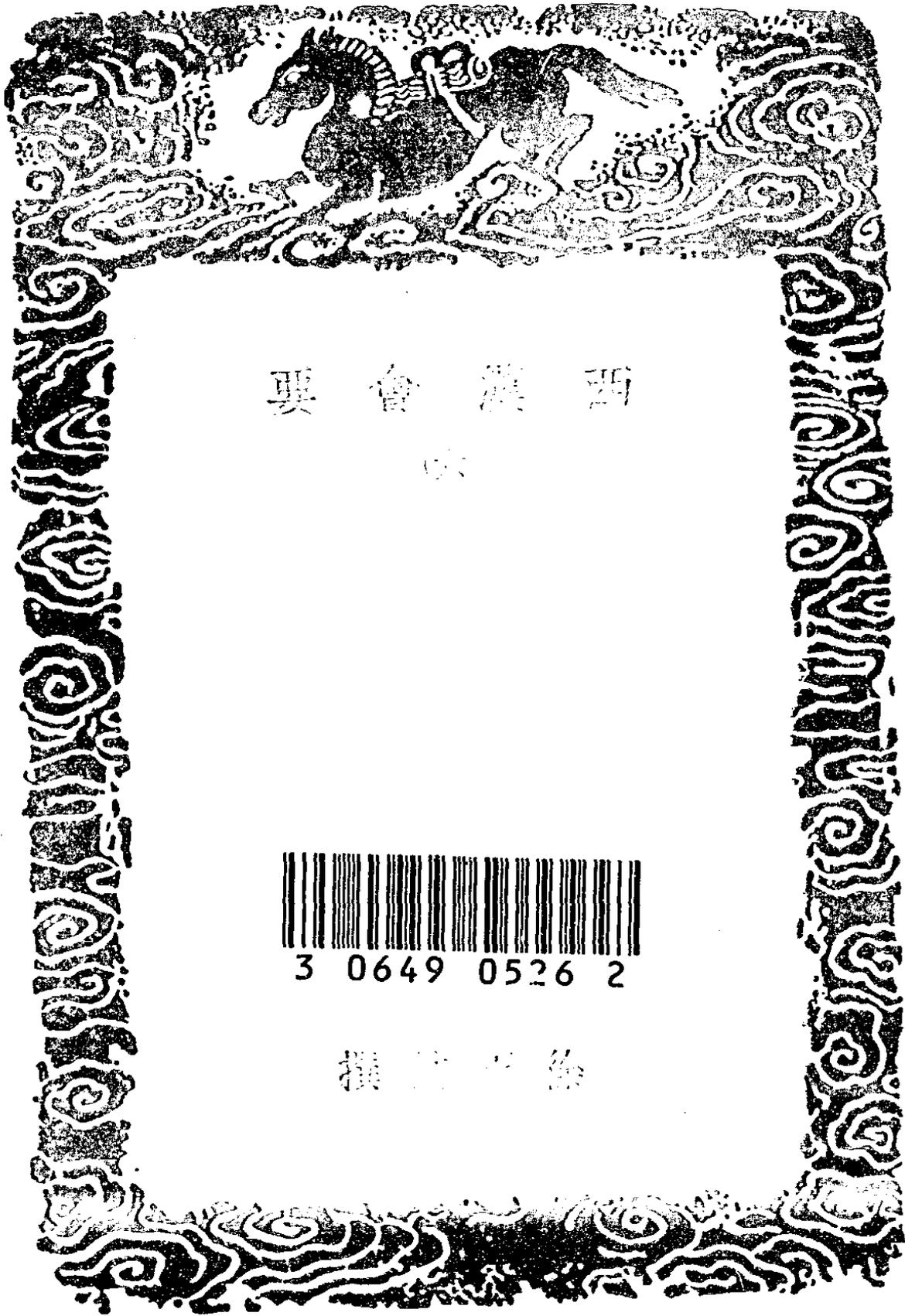


成集卷之六
雜著

卷之六
雜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





西漢會要

卷



3 0649 0526 2

撰者 孫

西漢會要卷二十六

學校下

圖書下 求遠書附

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名七家，三十六篇。

墨六家，八十六篇。

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西漢會要卷二十六

宋徐天麟撰



50147

083
1124
2:205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

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摠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並藝文志

求遺書

漢元年高祖入關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本紀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本紀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百官表徐天麟謹按通典云漢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藏之于內禁之內

藏之于內禁之內

成帝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本紀徐天麟謹按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

府之

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司馬遷傳

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百官表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

霍山坐寫祕書自殺。霍光傳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

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本傳

講論經義附校

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寢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召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召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

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儒林傳

孝宣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本紀

韋元成拜淮揚中尉受詔與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元成傳徐天麟謹按三

造其下龍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閣所得秦之圖籍至成帝又于此藏書焉天祿藏閣藏典籍之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書處賢才也

施讎受王孫易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本傳

梁邱臨傳賀易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梁邱賀傳

歐陽地餘傳尚書為博士論石渠歐陽生傳

林尊為博士論石渠本傳

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論於石渠經為最高本傳

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本傳

張生薛廣德以魯詩論石渠王式傳

戴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孟庸傳

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同上

劉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本傳注云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宮大殿北以藏祕書

五經雜議十八篇。

書議奏四十二篇。

禮議奏三十八篇。

春秋議奏三十九篇。

論語議奏十八篇。並見藝文志。法云。宣帝時石渠論。

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議。充宗

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

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朱雲傳。

成帝河平三年。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

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藝文志。

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

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

金華之業絕出。敘傳。

揚雄校書天祿閣本傳

國史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商受詔續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以上並藝文志

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司馬遷傳

柱下方書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太常屬官有太史令丞百官表

司馬氏世典周史至談為太史公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如漢書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師公在丞相上丞相序事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任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旣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量錯明申韓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筭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而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司馬遷傳

賜書諸侯王求書附

班旃進讀羣書成帝賜以祕書之副錄

東平思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

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隕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宣元六王傳。

黜百家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贊本。

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傳本。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紀本。

西漢會要卷二十七

宋徐天麟撰

運歷上

五運正朔服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濟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郊祀志

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

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頊歷，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云。律歷志

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本紀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高帝贊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

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歷書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迺草具儀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帝謙讓未
遑也。賈誼傳

文帝十四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
正朔服色上黃。張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
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新垣平玉杯
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

武帝即位。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
儒術。使人按絀滅。絀滅自殺。郊祀志

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今宜何以為正朔。
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迺詔以七年為元年。律歷志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協音律。本紀

班固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
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

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皇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開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郊祀志贊

歷

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

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侖。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澆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乃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

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日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般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律歷志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二十八宿爲躔度。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

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蓋聞昔者黃

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

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

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

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然蓋尙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

勝徐廣曰蓋以爲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

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於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

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歷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

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律歷志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大棣

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

楚元三年也故殷歷以爲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著紀高帝卽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卽位七年

高后著紀卽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卽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卽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元初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以宣帝元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

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地律歷志

改元

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

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郊祀志

武帝建元元年木紀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敞曰封禪書云其後二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

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郊祀志

元封元年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唯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層

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禱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

為元封元年武紀

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

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

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又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

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

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酒詔御史曰。酒者有司。歷來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律歷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齊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虛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叛禮義。旣伏其辜。虛韓邪單于。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

河平四年。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爲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

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二十八

宋徐天麟撰

運歷下

天文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機夕出西南。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八月。天狗下梁。其十一月戊

戌。土水合於危。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

因守斗。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是歲彗星出西南。七月。天狗下。

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

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觜參去居東井。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爲觜。其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觜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於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於天漢。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

六年。熒惑守輿鬼。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於房。

元光中。天星盡捨。

元鼎五年。太白入於天苑。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

元封中。星孛於河戌。

太初中。星孛於招搖。

孝昭始元中。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後太白入昴。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于太微入紫宮。始出小。旦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其後熒惑守房之鈞鈴。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其辛酉。熒惑入氐中。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

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關道間至紫宮。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虵行有頃長可五六

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四年七月熒惑險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

往數日至往疾去遲。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

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舖時，天腥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
二年春，災惑守心。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于右執法。並天文志

權量

張蒼定章程。高紀如滴曰章，屢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其法在算術。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夔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付於寸。夔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於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侖其狀似爵。以糜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圍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侖者。黃鐘律之實也。躡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躡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大司農

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奸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園器械。令得其類。

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並律歷志

時令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饑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本紀

宣帝時，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月令明堂奏之。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山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
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
地。而觀於先聖。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
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
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旤殃。年壽永究。是奉宗
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
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
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
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魏相傳

元康三年六月。詔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本紀

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張敞傳

元帝初元三年。詔百官勉之。毋犯四時之禁。本紀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本紀。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夾谷以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

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紀本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紀本

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窺獄。紀本

哀帝卽位。李尋對曰。星辰主四時。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遣告陛下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紀本

梁王立殺人。遣廷尉大鴻臚雜問。對曰。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卽詐僞仆。陽病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

罪也。謹以實對。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本傳

孫寶以春月作詆欺，免為庶人。本傳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會春，溫舒頓足嘆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本傳。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

張敞收絮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晝夜驗治，竟致其死。敞使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張敞傳

劉向坐鑄偽黃金得踰冬減死論。本傳。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

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乃制詔御史豐前為司隸，不順四時，專作苛暴，其免為庶人。本傳

孫寶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本傳

冬月始請讞。于定國傳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殿廷年傳

平當為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本傳。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孔光等請謁者召王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王嘉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九

宋徐天麟撰

祥異上

符瑞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紀本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紀本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本紀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本紀

武帝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太始二年。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

更黃金爲麟趾。褻蹏以協瑞焉。因以頒賜諸侯王。

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

三年。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

四年。鳳凰集北海安邱瀆于。

地節二年四月。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

元康元年。詔曰。乃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

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凰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四年三月詔曰。乃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二年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凰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四年二月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冬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十二月。鳳凰集上林。

五鳳三年。詔曰。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曷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

二年。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成帝鴻嘉元年冬，黃龍見真定。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並本紀。

日食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

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

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

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

文年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

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

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

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

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

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

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

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

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

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

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

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婁八度。

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婺女九度。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

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

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

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並五行志

日月變異

武帝建元二年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本紀

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並五行志

星孛

天文志所載。已見天文類。五行志所載。別見於此。

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

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

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螽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達天河除于妃后之城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蒼龍俱伏並五行志

星隕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五行志

亡冰

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並五行志
紀作六年

雪

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並五行志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本紀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

霜雹

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並五行志

總天變

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五行志赤膏

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紀本

元光五年七月。大風拔木。紀本

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月八月。天雨白鼈。毛之彊風曲者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本五行志

十二月。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章以上。成紀章與圍同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五行志

平帝元始四年冬。大風吹長安城門東。屋瓦且盡。紀本

西漢會要卷三十

宋徐天麟撰

祥異下

地震

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厭一甲反下同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地震至八月迺止。

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厭殺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瑯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

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並五行志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其夜未央殿中地震。紀本

河平三年二月隄爲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並五行志

山崩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並五行志

成帝建始三年越巂山崩。本紀

河平三年二月丙戌隄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靡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

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靡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並五行志

石鳴

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桼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五行志

石立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五行志

隕石

惠帝三年隕石綿諸壹。

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四百里。

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

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橐四，肥累一。

陽朔三年二月壬戌，隕石白馬八。

鴻嘉二年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

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隕石處二。

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

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聲成哀，尤屢。並五行志

火災鐵飛附

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梁恩災。

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

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

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

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

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

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

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鎖分爲十一，鎖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並九行志

旱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後六年春，天下大旱。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

元朔五年春，大旱。

元狩三年夏，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

三年夏，大旱。

征和元年夏，大旱。

昭帝始元六年大旱。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

神爵元年秋大旱。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並五行志

蝗螟

景帝中三年秋蝗。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

六年夏蝗。

元鼎五年秋蝗。

元封六年秋蝗。

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三年秋復蝗。

征和三年秋蝗。

四年夏蝗。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並五行志

人妖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

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齋生子，先未生二月，兒臍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噉聲，母掘收養。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胸，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

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廳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

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誼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擲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

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並五行志

鳥獸之妖附魚蛙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轅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雞禍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白黑祥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黑祥

昭帝時。有鷓鴣。或曰禿鶩。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青黑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葢。焚其巢。巢盡墮池中。有三葢。葢燒死。黑祥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鳴。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

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

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壤都竈。銜其脯六七枚置殿前。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黃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

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

高后八年三月。被霸王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棧高后掖忽而不見。犬

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麋交。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麋交。

成帝綏和三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

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

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武帝元鼎五年蛙與蝦蟇羣鬪。

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蛇擊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

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

哀成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並五行志

草木之妖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五行志

文帝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本紀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陸孟以爲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棗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並五行志

志行

成帝建始四年秋。桃李實。本紀

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樽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日。樹卒自立故處。

元帝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

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並五行志

雜變異

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並五行志

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紀本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紀本

占驗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載陸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文具五行志此

不詳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陸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陸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李尋贊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藝文志下同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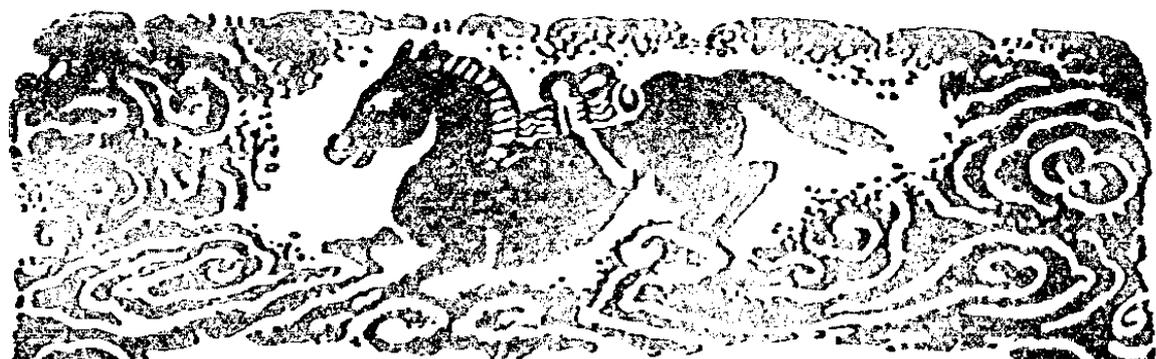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3
4
795

西漢會要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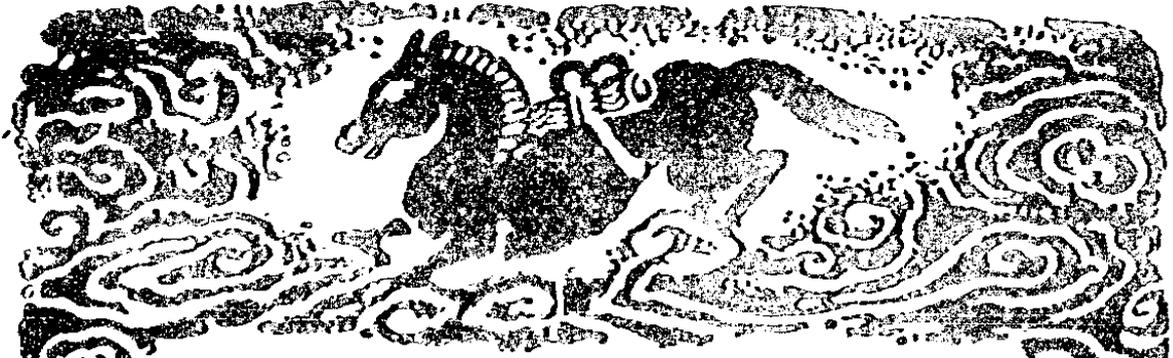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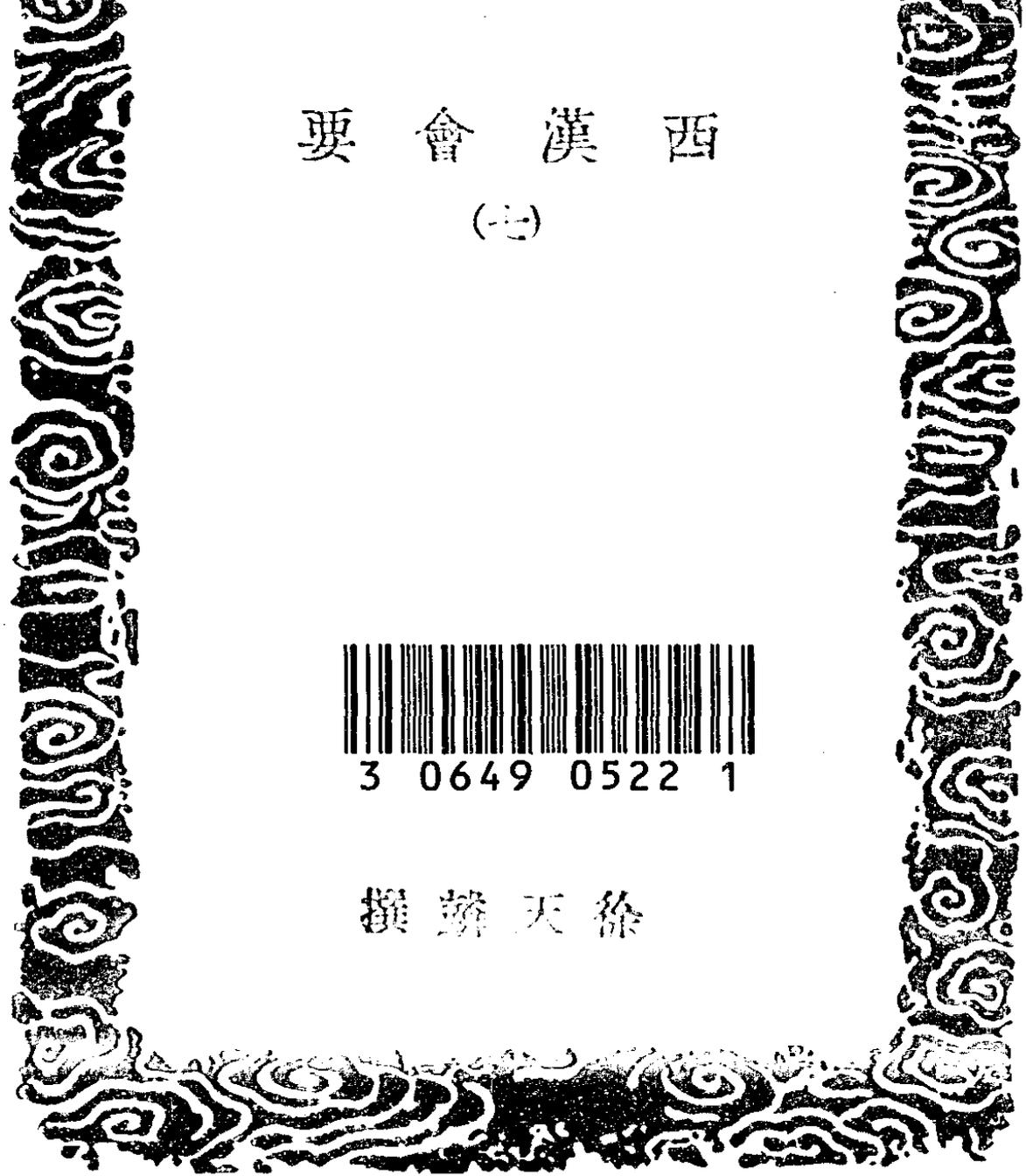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一)



3 0649 0522 1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三十一

職官一

上公四輔師

太師徐天麟按沈約宋書云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

太師古官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位在太傅上百官表下同

太傅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太保

太保古官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位次太傅

四輔

平帝元始元年授四輔之職王莽傳張晏曰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

西漢會要卷三十一

二八七

宋徐天



5014

085
1124
2:726

師友

成帝時張禹以特進為天子師本傳

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金日磾傳

三公

丞相

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按表下卷九年蕭何已遷相國此云十一年當考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百官表上徐天麟按司徒官本表不載姑俟詳考

丞相徵事功臣表任宮以故丞相徵事手

丞相史秩尹咸孫禁漢舊儀注

丞相少史王山壽王禁漢儀注武帝

東曹掾嚴延年父為東曹掾

西曹掾蕭由為丞相西曹掾

集曹掾匡衡補陸

奏曹匡衡傳主簿陸

議曹李尋見翟

主簿匡衡傳主

大車屬鄭崇為丞

丞相屬地理志

侍曹陳遵

從史匡衡遺從史

掾史掾方進傳丞相宣常戒掾史謹事徐天麟按掾副曰屬方進傳又云闕府三百餘人

宰士翟方進傳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

計相張蒼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府領郡國上計者

太尉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百官表爰盜傳

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縮五年罷太尉官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伐後官省司馬遷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本傳徐天麟按漢書及史記世家皆云六年而功臣表云高后四年為太尉。世家及兩表其文自相抵牾。今止從世家。

孝文三年罷太尉官屬丞相。本紀

孝景三年置太尉官。司馬遷將相表及漢書周亞夫傳

七年罷太尉官。本紀

孝武建元元年置太尉。二年罷太尉官。史記將相表

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為一官也。

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

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

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並百官表

大司馬司直。平帝召金欽為大司馬司直。漢舊儀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

大司馬史。溝洫志張戎

功曹。大將軍王鳳除蕭育功曹

西曹掾。樓護傳

大司馬掾平紀

議曹史大司馬高辟匡衡為議曹史

門下史大司馬車騎將軍召揚雄以為門下史

主簿大司馬商除杜鄴主簿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茂陵書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百官表

御史中執法高紀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御史中丞從事于定國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

符璽御史周昌傳趙綏為符璽御史御史治書尙符璽者有印綬百官表

治書御史上見

監軍御史胡建傳

御史大夫掾何並大司空掾

西曹掾大司空何武除

主簿御史大夫張忠命孫寶主簿

少史蕭望之使少史冠法冠為妻

御史屬御史大夫除谷永補屬史

柱下令高帝五年王恬啓為柱下令又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九卿列卿附

正卿九劉熙釋云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衛尉四曰光祿勳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章昭

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執金吾本故中尉掌徼巡宮外司執姦邪至武帝更執金吾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員

太常博士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又靡太宰

太祝令丞如淳曰五時在騷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百官

太常掾朱博

太常掌故鍾錯

太史掌故儒林傳房鳳

史書令史藝文志

待詔律歷志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

大典星律歷志上射姓等

治歷律歷志鄧平

望氣李廣傳望氣王朔

望氣佐郊祀志武帝遣望氣佐候蓬萊

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哀章持金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廟郎百官表江德坐廟郎夜失火免

寢郎馮參

園郎班固又金敏傳云故事近臣皆隨寢為園郎

禮官大夫儒林傳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

曲臺署長孟喜

寫書官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當屬太史故附于此

博士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

十二人百官表

楊何易 歐陽書

后蒼禮

公羊春秋以上武帝立 施孟易

梁邱易

大小夏侯尚書 穀梁春秋

大小戴禮以上宣帝立

京氏易元帝立 左氏春秋

古文尚書

毛詩 逸禮以上平帝立

博士弟子五十人儒林傳武帝置

歌吹諸生儒林傳

光祿勳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僕射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勳者功也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

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百官表

掾光祿勳于永舉王嘉為掾

主事張安世為光祿勳郎醉主事白行法

大夫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百官表

博士光祿大夫夏侯勝

郎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百官表如淳曰將主左右車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郎左右車郎左右將主左右郎也

外郎惠紀外郎滿六歲賜爵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郎署長馮唐為郎中署長師古曰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

車郎藝文志車郎張豐如

輦郎劉向

戶衛功臣表

騎郎將王吸李廣師古曰為騎郎將主騎郎

郎中騎千人功臣表

謁者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百官表

期門

期門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宜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

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百官表師古曰賁與

給事期門功臣表

羽林

羽林師古曰言其如羽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

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表百官

羽林黃頭郎。鄧通

僕射。

僕射秦官。自侍中尙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驕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百官表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衛尉。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百石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宮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百官表

未央衛尉。李廣

長樂司馬。律歷志長樂司馬可徐天麟按長樂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每門各二司馬此即八屯司馬之一也。

衛司馬。谷吉鄭吉

衛候馮奉世

長樂屯衛司馬馮遂

長樂戶將儒林傳尹更始

建章監衛青李陵

給事建章衛青

公車大誰卒五行志公車大誰卒注云大誰長令在司馬殿門衛士之師也

執楯功臣表孔繁

執戟

武士以上並惠紀應劭曰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

騶惠紀師古曰本廢之馭者後又令為騶因為騶騎也東方朔給騶侏儒

太僕

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三令各五丞一尉

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駮丞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

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匹各三丞又牧橐師古曰牧橐言牧養駝也昆駮應劭曰昆駮好馬名也令丞皆屬焉中太僕掌皂太后

與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桐音徒孔反。糜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初置路幹，百官

駿馬監。傳介子。

平樂監。傳介子。

移中監。蘇武曰：師古曰：移中殿名。如濟曰：移園之，中馬殿。

家車吏。齊受師古曰：主漢王之家車，非軍國所用，見功臣喪。

廄司御。夏侯嬰為沛廄司御。

農官。食貨志：武帝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廷尉。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百官表：又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

廷尉史。張湯傳：湯為廷尉，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又路溫舒傳：溫舒為廷尉掾，守廷尉史，手定國以郡波曹補廷尉史。

奏曹掾。路溫舒傳：奏曹掾光。

奏讞掾。廷尉湯以兒寬為奏讞掾。

掾。廷尉湯以從史兒寬為之。

從史師古曰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廷尉文學卒史以上並兒寬傳寬以掌故功次補卒史

書佐薛宣少爲廷尉書佐

大鴻臚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禮記郊廟行禮設九賓鴻臚

之也禮傳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及郡邸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

行令初置別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百官表

主客金日磾傳成帝時金岑爲主客服虔云主胡客屬大鴻臚

大鴻臚文學平當治禮丞功次補文學

大行治禮王莽傳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大行治禮丞平當

大行卒史儒林傳

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內官

長丞。師古曰：律歷志：主分寸尺丈也。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王莽并其官於秩宗。初內官屬少府，中屬主簿，後屬宗正。百官表。

主簿。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簿。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舍人。周長孺師古曰：舍人家人也。主家事者也。見藝文志。

大司農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如淳曰：幹音桀。或作幹。幹主均輸。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搜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簿。後屬大司農。百官表。

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食貨志下：桑宏羊。

大司農部丞。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

大司農史。蕭望之傳：李宮。

大司農斗食屬。薛宣。

治粟都尉食貨志桑宏羊為治粟部下鹽鐵

農官食貨志武帝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置農官

稻田使者昭紀元鳳元年假稻田使者燕倉

權酷官昭紀始元六年罷權酷官

少府以上九卿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師古有六丞屬官有尙書

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擇米樂府若盧主藏兵器考工室臣瓚曰主左弋地名居室

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師古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十六官令丞又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都水均

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尙方御府師古曰鈎盾主近苑囿尙方主天子衣服也永巷內者

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攸飛居室為保

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廷攸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

者七丞鈎盾五丞兩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初置尙書員五人有四丞河平元

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百官表

蕭望之領尙書事建白以為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本傳

成帝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

顯代為中書令。專樞用。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上御

事至成帝乃罷其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上御

書事。三公曹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車戶曹尚書主庶人。上

尚書郎。史記侯者年表王遷宋百

尚書御史。藝文志云西漢舊置四人。

給事尚書。張安世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尚符璽郎。霍光傳

太醫監。外戚傳

侍醫。藝文志侍醫李柱國校方書師古曰侍天子之醫。

太官獻食丞。陳湯傳

太官獻丞。張湯傳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主貢獻物也。

食監。霍光傳昌邑王詔太官起具亡闕食監。

尚食。惠紀

尙席周亞夫傳漢儀注省中有五尙曰尙食尙湯尙

樂府音監曰音監主樂人也

樂府游徵師古曰樂府之游徵名莽

令史以上並張湯傳

東織室令史宣帝紀張敖

中書僕射石顯

黃門倡藝文志車忠

倡監東方朔傳

馬監金日磾

黃門駙馬蘇武傳宜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

狗監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臘犬

給事狗監並李延年傳

鉤盾冗從藝文志李步昌

尙方待詔郊祀志下

掖庭獄丞趙后傳

掖庭牛官令趙后傳

掖庭戶衛許后傳

少內齋夫丙吉傳注云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三輔黃

暴室丞一作滯室師古曰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三輔黃圖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耳有齋夫官屬見宣紀

暴室齋夫宣紀許廣漢女

農官食貨志武帝水衡少府皆置農官

中謁者高祖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中謁者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中涓曹參傳令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協律都尉李延年

海丞平紀元始元年置師古曰主海稅

果丞平紀元始元年置師古曰掌諸果實

探珠玉金銀之官貢禹傳

執金吾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先導以象。非常故。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百官表。

備盜賊中尉。史記淮南王傳。備盜賊中尉臣福。

都船獄吏。薛宣。

將作大匠。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百官表。

典屬國。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百官表。

武帝元狩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本紀。師古曰。凡言屬國者。

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

安定水三

天水土勇

上郡茲龜

西河稷美

五原蒲澤

以上並屬國都尉治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並宣紀

水衡都尉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廩并銅

九官令丞如清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傳謂之御宿三輔黃圖御羞宜

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蓋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蓋者珍蓋所出宿者止宿之義輯讀與

楫同音集濯音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漢舊儀云天子六廩未央承華駉駉馬駉駉大廩也馬皆萬匹

又云六廩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大廩者其官別屬水衡也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

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

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百官表

虎園嗇夫張釋之傳

輯濯士。劉屈氂傳。師古曰。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

農官。食貨志。武帝置農官。水衡少府皆置農官。

領護三輔都水。息夫躬劉向又馮參領護左馮翊都水。

西漢會要卷三十二

宋徐天麟撰

職官二

宮官

詹事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廩長丞。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漢儀注：衛率主門衛。秩千石。師古曰：掌知濁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師古曰：自此以

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百官表：師古曰：省皇詹事總屬長秋也。

中廩令。功臣表：戴侯祕彭祖。以中廩令擊陳。注云：中廩皇車馬所在。

中御府令。霍光傳：中御府令高昌。又注云：中御府用度。

中少府。百官表：韓勳師古曰：皇后官。

舍人。功成表成陰侯周信爲呂后舍人。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百官表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爲名也。居

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

哀帝卽位。尊定陶太后曰共皇太后。丁姬曰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本紀徐天麟按詹事置左右始於此。

建平二年。尊傅太后爲皇太后。稱永信宮。丁太后爲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

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外戚傳。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百官表。

長信太僕。王莽傳長信太僕閔徐天麟按此官卽哀帝所置四太僕之一也。

長樂衛尉。百官表。

長樂長御。王莽傳上。

長信庭林表。叙傳師古曰林表官名長信宮庭之林表孟康曰婦人之官也。

太公家令。高紀。

太公僕。史記功臣表秘彭祖。

大長秋

將行秦官應劭曰皇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或用中人百官或用士人表

太子太傅少傅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尉官有太子門大夫應劭曰員五庶子應劭曰員五洗馬張晏曰員十六人秩比謁

先舍人百官

太子中庶子史丹金斂皆為之徐天麟按鄒陽傳秦任中庶子蒙恬扁鵲傳絳有

太子御驂乘惠紀

護太子家史丹傳

軍官

大將軍

高帝拜韓信為大將軍本傳

景帝拜竇嬰為大將軍本傳

武帝以衛青為大將軍史記汲黯傳

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霍去病傳按後漢志云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

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

莫府

大將軍長史丙吉自軍市令遷

大將軍軍中司馬王鳳奏請王尊補

莫府校尉霍光擅調益莫府校尉

大將軍從事中郎王鳳奏以陳湯爲之

大將軍軍監匈奴傳上治衆等四人

大將軍史律歷志詔大將軍史雜候清壘

給事大將軍莫府蔡義

票騎將軍史記作劇騎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霍去莫府

票騎將軍司馬趙破奴

鷹擊司馬霍去病傳趙破奴

票姚校尉霍去病爲之荀悅漢紀作票姚

驃騎將軍史藝文志朱字

車騎將軍

高帝八年遷靳歙爲車騎將軍本傳

宣帝地節三年拜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兵屬焉張安世傳

車騎將軍王音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元后傳

莫府

車騎將軍長史趙充國由中郎遷

車騎都尉韓昌夫馮唐拜車騎都尉主車尉及郡國車士

從事中郎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隨故選置從事毋將監

車騎將軍市令丙吉

車騎將軍掾王舜表奏云敝爲掾

車騎將軍千人王莽傳上扈車騎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

衛將軍

山都貞侯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豨功臣表

文帝即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罷衛將軍本紀

張安世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更爲衛將軍本紀

莫府

衛將軍舍人史記田叔傳衛將軍舍人百餘人田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

衛將軍掾蘇由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

史秩千石百官表

莫府

右將軍史律歷志詔右將軍史雜候清臺

列將軍別將附

上將軍高后七年以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見本紀

游擊將軍功臣表高帝初陳

復土將軍文紀後七年張式為復土將

將屯將軍文紀後七年令屬

復土都尉哀帝崩蕭由為復土都尉

驍騎將軍武紀元光

驍騎都尉功臣表齊受驍騎都尉又史

護軍將軍韓安國傳元光二年為

輕車將軍武紀元光二年公

輕車都尉

材官將軍武紀元光二年太中大

騎將軍武紀元光六年騎將軍公孫

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路博德為

伏波司馬功臣表

樓船將軍元鼎五年楊僕為樓

戈船將軍武紀元鼎五年歸義侯殿為戈船將軍師古曰船下安戈戟以防蛟蠃水蟲之害

下瀨將軍武紀元鼎五年甲為下瀨將軍

橫海將軍武紀元鼎六年韓說

橫海校尉東粵傳橫海校尉福

浮沮將軍武紀元鼎六年孫賀

句河將軍武紀元鼎六年趙破奴

十二部將軍武紀元封元年詔曰朕將巡邊垂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拔胡將軍元封四年郭昌見本傳

中將軍公孫敖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見本傳

因杆將軍太初元年公孫敖見本紀服虔曰因杆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

貳師將軍太初元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見本傳師初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執馬校尉武帝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馬校尉

驅馬校尉見上

浚稽將軍武紀太初二年在武威北

彊弩將軍李沮將軍以左內史為

彊弩將軍長史韓延壽請

彊弩都尉路博德傳

度遼將軍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

虎牙將軍宣紀本始二年順

蒲類將軍宣紀本始二年趙充國晉

祁連將軍宣紀本始二年田廣明應

破羌將軍宣紀神爵元年

護羌將軍見王尊傳

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

奮威將軍元紀永光二年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

建威將軍史紀相君為建威將軍

步兵將軍平帝元始五年執金

文成將軍武帝元狩中拜少卿

五利將軍四封禪書元鼎四年拜樂大為五利將軍得

天士將軍上見

地士將軍上見

大通將軍上見

天道將軍上封禪書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者且為天子道使立白茅

別將

重將功臣表南安侯宣虎以重將破

廢將功臣表留侯張良

城將功臣表東武侯郭蒙入為漢

右林將功臣表漢三年宋子惠侯許慮用趙右林

弩將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

總莫府

軍正西南夷傳軍正王平百官

軍正丞胡建傳天漢中軍正丞師古

都尉蕭何傳上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何衛爰

長鈺都尉功臣表周長鈺

軍門都尉周亞夫傳

校司馬趙充國傳

輕騎校尉衛青傳

營軍司馬谷永傳車騎將軍音

軍司馬楊敞為軍司馬本傳

左司馬孔聚以漢

右司馬陳胥以右兩

騎司馬王虞人以

車司馬王競以車司馬

軍司空杜延年補軍司空

軍司令蘇林曰主獄官也

連敖韓信歸漢為連敖

軍候假丞陳湯傳

軍吏舍人馮唐傳魏尚

軍武庫令王鳳奏請杜欽為

門尉功臣表芒侯彤

壘尉功臣表初起碣

軍匠梧侯陽城延以軍

職志沛公以周昌為職志

駢駢功臣表許益以駢駢從師古曰二

說衛曰許益以說衛入漢師古曰說讀

隊率申居嘉傳材

隊史棘邱侯襄以

執矛中邑貞侯朱進以

護軍都尉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百官表

護軍中尉。高帝拜陳平護軍中尉。使盡護諸將。見本傳。

護軍射師。藝文志。王賀。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

河宏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

直。百官表

從事。鮑宣傳

掾。趙后傳。司隸解光。遣從事掾樂史望。

史。趙后傳。見上。

假佐。王尊傳。假佐放。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百官表。又劉屈氂傳云。武帝征和二年。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領城門兵。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王音為特進。領城門兵。置莫府得舉吏如將軍。

城門令史王莽傳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古曰濟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屯池陽者也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

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百官表徐天麟按中壘校尉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東都五營即

監北軍使者劉風傳任安安又史記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管每北軍錢官

西域都護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百官表又西域傳云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斬郅支益置揚威

屯田校尉西域傳云武帝通西域而輪臺渠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至宣帝置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隄涉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

諸都

渠犁田官西域傳即謂屯田校尉

北假田官元紀初元五年罷北假田官

伊循都尉西域傳元鳳四年立尉屠耆為樓蘭上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

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司馬見上

護宛使者大司馬音屬長史谷永為之

戊己校尉西域傳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百官表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

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亦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已居中鎮撫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戊己校尉史王莽傳中陳良終帶

奉車都尉駙馬都尉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百官表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說車皆為駙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西漢會要卷三十三

宋徐天麟撰

職官三

三輔

京兆尹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市

四長丞皆屬焉百官表

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趙廣漢傳

左馮翊張發曰馮輔也翊佐也

見上京兆尹條

司東市令貨殖傳

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黃霸入穀補此官

右扶風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廢靡廚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百官表又元帝紀建昭三年分三輔都尉秩皆二千石

郡國

諸侯王國

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蓋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百官表

成帝綏和中何武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

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何武傳

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在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諸侯王表。應劭曰。人道左右。今會

相掾。梁平王傳

舍人。高五王傳。魏勃爲齊舍人。

從史。爰盜傳

內史丞。藝文志。河間內史丞王定。

內史掾。廣川王傳

侍御史。太倉公傳。齊侍御史成。

太中大夫。百官表。薄昭。

中大夫。太倉公傳。齊中大夫病。鱗齒。

中郎曹將。梁王立傳

中郎。伍被爲淮南中郎。

侍郎。王尊傳

衛士長昌邑王傳

廩長王尊傳

太倉長史記倉公傳齊太倉長漕于意

宰人與途昌邑王嘗

私府長錢路溫舒遷廣戲少府長師曰私藏

中御府長錢發中府錢師古曰中府王信田叔傳云魯王

中謁者東平王傳信

黃門郎師丹傳

太官令且燕王傳

食官長襄王傳

尙食監馮唐傳

永巷長太倉公傳

宦者厠王傳

中傅武紀濟川王明坐射殺其太傅中傅廢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文三王傳作中尉與紀不同

醫工長且燕王傳

太醫太倉傳

侍醫太倉傳

尙方注郊祀志藥方

少史河間王怒

侍中霍光傳昌邑王

常侍楚王聘腿

長史梁平王傳曰欲

司馬司空太倉公傳齊濟于

太子師傅吳王傳

大將軍吳王傳田祿

將軍齊王襄以魏勃為將軍

關內侯霍光傳姊夫

左右閣都尉太倉公傳齊

大與功臣表。附氏節侯。馮解散。以代大與。降爵。

冗從師古曰。冗職之從。王者也。

內官。

夫人廣川王傳。明正夫人。

美人淮南王傳。令故美人。

材人見上。

八子高五王傳。以令置。

孺子中山哀。

家人子外戚。

永巷僕射。廣川王傳。使其大。

異姓諸侯王

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異姓諸侯王表。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廬綰。與兩韓信。本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王陵傳

西楚霸王項籍都彭城。漢五年誅，徙韓信爲楚王，六年廢爲侯。

衡山王吳芮都邾。漢五年，芮徙長沙。

臨江王共敖都江陵。漢三年八月，子尉嗣爲王，五年十二月，漢虜尉。

九江王英布都六。漢二年十二月，降漢。四年，漢立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反，誅。

趙王張耳都襄國。漢元年九月，耳降漢。十月，代王歇還王趙。二年十月，漢滅歇。三年十一月，漢復立張耳爲趙王。五年，耳薨，子敖嗣爲王。八年，敖廢爲侯。

代王趙歇都代。漢元年十月，徙歇王趙，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二年十一月，屬漢爲太原郡。五年，以太原爲國。王韓信，九月反，降匈奴。

齊王田都都臨菑。漢元年四月，降。楚田榮爲齊王。十二月，項籍擊殺榮，立故齊王田假爲齊王。二年二月，

田榮弟橫擊殺假立田榮弟廣爲齊王。三年十一月，漢將韓信擊殺廣，屬漢爲郡。四年，置齊國。王韓信。五年，徙王楚，立濟北王田安都博陽。漢九年六月，田榮擊殺安，屬齊膠東王田市。都卽墨。漢元年五月，田榮擊殺市，屬齊。

雍王章邯都廢邱。漢二年，英殺邯，屬漢。爲中地隴西北地郡。

塞王司馬欣都櫟陽。漢元年七月降漢。爲渭南河上郡。翟王董翳都高奴。漢元年七月降漢。爲上郡。

燕王臧荼都薊。漢四年九月反，誅荼。後九月，盧綰爲燕王。十一年反，降匈奴。

遼東王韓廣都無終。漢元年臧荼擊殺廣，屬燕。

魏王魏豹都平陽。漢二年，豹降漢。爲王。從漢伐楚。四月，歸畔漢。八月，韓信擊虜豹，屬漢。爲河東上黨郡。

殷王司馬卬都朝歌。漢二年二月降，屬漢。爲河內郡。韓王韓成都陽翟。漢元年六月，項籍誅成，立鄭昌爲

韓王。十月，漢立韓信爲韓王。六年，信徙太原。

河南王申陽都雒陽。漢元年九月降，屬漢。爲河南郡。

長沙王吳芮。漢五年二月立。六月薨。成王臣嗣。傳至靖王。產無嗣。國除。

魯王張偃。高后元年四月，以外孫立。八年爲侯。

淮陽王呂彊。高后元年四月立。五年薨。六年，壺關侯武立。八年，以非孝惠子誅。

常山王呂不疑。高后元年四月立。二年薨。襄城侯義立。四年立為帝。軹侯朝立。八年以非惠帝子誅。

呂王呂台。高后元年。以高后兄子立。二年薨。子嘉嗣。六年嘉廢。十一月王呂產立。七年二月。產徙梁。立為

梁王。八年漢大臣共誅產。

燕王呂通。高后八年七月立。八月誅。

梁王呂產。高后七年二月立。八年誅。異姓諸侯王喪上同。

中大夫。黠布傳中大夫賁赫。

太宰。黠布傳隨何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部刺史。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肯。一條。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補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疆。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百官表。

郡守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百官

郡掾

別駕。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綆油屏泥於軾前。

主簿。朱博傳。

書佐。注。朱博傳。又王尊補書佐。注。云。律。太守。書佐。十人。

功曹。鮑宣為都尉。太守功曹。朱博為亭長。遷為功曹。

議曹。扶風。謁請原。涉為議曹。

賊曹掾。薛宣傳。賊曹掾。張扶。通典云。主刑罰。

決曹掾。薛宣傳。決曹掾。王立。又路溫舒補。決曹掾。張敞傳。決曹掾。張敞。決曹掾。張敞。決曹掾。張敞。

賊捕掾。張敞傳。賊捕掾。張敞。賊捕掾。張敞。賊捕掾。張敞。

五官掾。王尊傳。五官掾。張輔。五官掾。張輔。

門下掾。朱博傳。門下掾。朱博。門下掾。朱博。

門下督。游俠傳。萬章為。門下督。游俠傳。萬章為。門下督。游俠傳。萬章為。

郡掾祭酒。鮑宣傳。薛方嘗。郡掾祭酒。鮑宣傳。薛方嘗。郡掾祭酒。鮑宣傳。薛方嘗。

郡文學梅福為

郡文學史鄭崇為

郡文學卒史原史記匡衡補平

學經師平紀元始三年立學官

宗師平紀元始五年

舍人高紀南陽人

史陳遵與張竦俱為京兆史注

從史陳遵為河南太守

諸曹史朱博

右曹掾史朱博

太守卒史張敞尹翁歸並補太守卒史又儒

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傳元帝好儒郡

直符史王尊

獄史丙吉為

獄小吏尹翁歸為

小史谷永少為長安小史翟方

督郵田延年徒卒史尹翁歸補督

督郵掾馮野王傳督

督郵書掾朱博出為督郵

都吏文紀二千石遺都吏如濟曰律說都吏今

少府文翁減省少府用度師古曰少府

守屬王尊補

給事太守府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司空陳咸為南陽太守犯法者以律程

都尉

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百官

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百官

受降都尉田廣

宜禾都尉地理志
 護漕都尉朱博徙爲井州
 尉史田廣明傳一尉史蘇昌漢律近塞人
 哀兆都尉華陰京輔
 扶風都尉鄠右輔
 東郡都尉中阿都
 汝南都尉女陰都
 南郡都尉夷陵都
 清河都尉貝邱都
 魏都尉魏都
 常山都尉南行唐
 平原都尉樂陵都
 濟南都尉於陵都
 琅邪都尉姑幕都

四漢會要卷三十三

馮翊都尉高陵左輔
 太原都尉廣武都
 陳留都尉外黃都
 南陽都尉鄧都
 九江都尉歷陽都
 鉅鹿都尉下曲陽
 涿安都尉平都
 勃海都尉高城都
 千乘都尉莒城都
 泰山都尉盧都
 東海都尉費都

三三七

山陽。尉治父都。

沛。尉治都。

臨淮。尉治貽都。

丹陽。尉治都。

會稽。尉治東南部。尉治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治揚雄。

豫章。尉治塗都。

漢中。尉治中都。

廣漢。尉治陰平。

犍為。尉治都。

越嶲。尉治都。

犍為。尉治都。

金城。尉治都。金城屬國。孟康曰：在金城。

張掖。尉治都。

天水。尉治都。

安定。尉治都。

隴西。尉治都。

酒泉。尉治都。

燉煌。尉治都。

北地。尉治都。

上郡。尉治都。

西河。尉治都。

朔方都尉治渠搜中尉治廣牧東部
 五原都尉治田辟
 雲中都尉治北與中
 完襄都尉治武中
 鴈門都尉治武中
 代郡都尉治且如中
 漁陽都尉治都
 遼西都尉治都
 遼東都尉治武東
 鬱林都尉治都
 合浦都尉治都

郡國均輸鹽鐵官

武帝元封元年因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使屬在所縣食貨

上谷都尉治女

右北平都尉治

樂浪都尉治

交趾都尉治

九真都尉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光三年復紀本

千乘郡地志

以上並有均輸官

河東安邑

南郡巫

勃海武章

琅邪海曲計長廣

犍為南安

益州然速

安定三水

上郡獨樂

朔方沃樂

鴈門樓煩丞沃陽

隴西郡

河東黃均輸補官

太原晉陽

鉅鹿堂陽

千乘郡

會稽海鹽

蜀臨邛

巴胸忍

北地居

西河富昌

五原成宜

漁陽泉州

遼西海陽

遼東郭平
蒼梧高要
北海都昌
壽光

以上並有鹽官。

京兆鄭

右扶風雍漆

河東安邑
平陽絳皮

河內隆慮

潁川陽城

南陽宛

山陽郡

魏安武安

千乘郡

泰山縣

南海番禺

東平國

東萊曲城
當利東牟
並地棧昌
地理志陽

左馮翊夏陽

宏農宜陽
池

太原大陵

南河郡

汝南平

廬江皖

沛沛

常山都

濟南東平
歷城陵

齊臨淄

東萊_{東牟}

臨淮_{鹽濱}

漢中_{沔陽}

蜀_{臨邛}

漁陽_{漁陽}

遼東_{遼東}

膠東_{膠東}

楚_{彭城}

中山_{北平}

城陽_莒

以上並有鐵官_{地理志}

列郡別置官

齊三服官_{貢禹傳貢禹上疏曰故時齊三服官一歲輸物數鉅萬}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_{紀本}

東海_{下邳}

桂陽_郡

犍為_{武安}

琅邪_郡

右北平_{夕陽}

隴西_郡

魯_國

廣陵_國

東平_國

涿_郡

哀帝即位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作無輸紀本

陳留襄邑

齊臨淄並地理志

以上並有服官

河南郡

南陽宛

濟南東平陵

泰山郡奉高

潁川郡

河內懷

蜀成都

廣漢郡雒並地理志

以上並有工官

雒陽武庫令魏相傳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

京兆船司空地理志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

太原郡桐馬官地理志初名家馬官後改曰桐馬桐音動

遼東郡襄平縣牧師官地理志

上郡庫令成紀上郡庫令良注云漢官北邊郡庫官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地理志師古曰主教放弩

南郡編縣雲夢官。

江夏郡西陵縣雲夢官。

廬江郡樓船官。

九江郡陂官。

九江郡湖官。

丹陽郡銅官。

桂陽郡金官。

蜀郡嚴道縣木官。

巴郡朐忍縣橘官。

巴郡魚復縣橘官。

南海郡圃羞官。

南海郡中宿縣滙浦官。

交趾郡羸陟縣羞官。並地理志。

北假田官。元紀晉灼曰北假地名。

縣令長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史。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百官表

掾史

縣掾。郭解傳。楊季主子。為縣掾。

門下掾。原涉傳。王游公為茂陵門下掾。

戶曹掾史。尹賞為長安令。部戶曹掾史。

縣史。衛青父以縣史給事侯家。

令史。項羽尊陳嬰故東陽令史。

獄史。于定國為縣獄史。

獄小吏。路溫舒求為獄小吏。

小史。田廣明傳。小史。

外史平帝元始元年置外史闕師秩六百石

闕師上見

校經師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縣道邑侯國曰校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庠序孝經師上見

功曹朱博給事縣為亭長稍遷功曹

鄉吏尹賞部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

里正上見

里監門里監食門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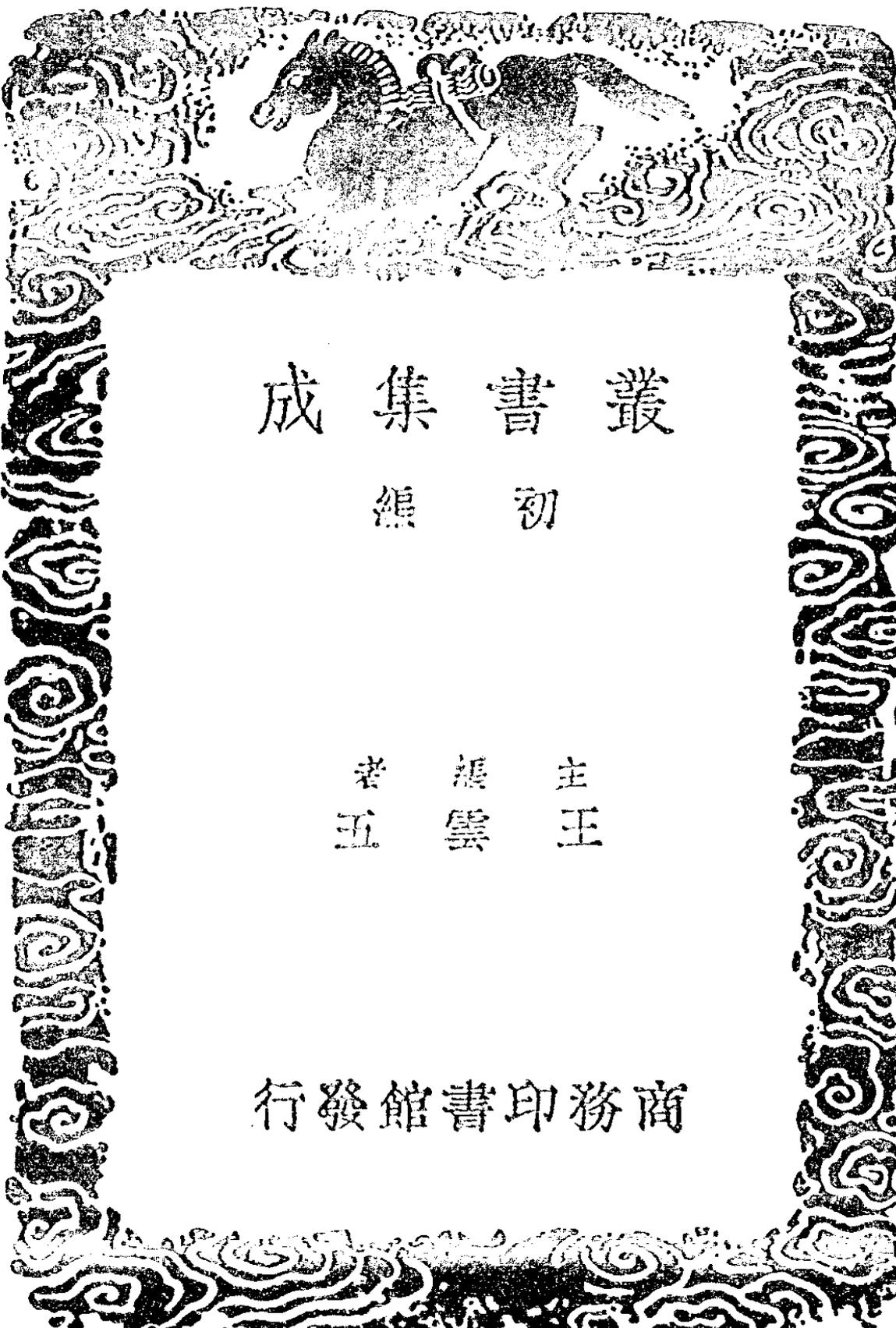
求盜高紀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一為求盜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3
4
796

西漢會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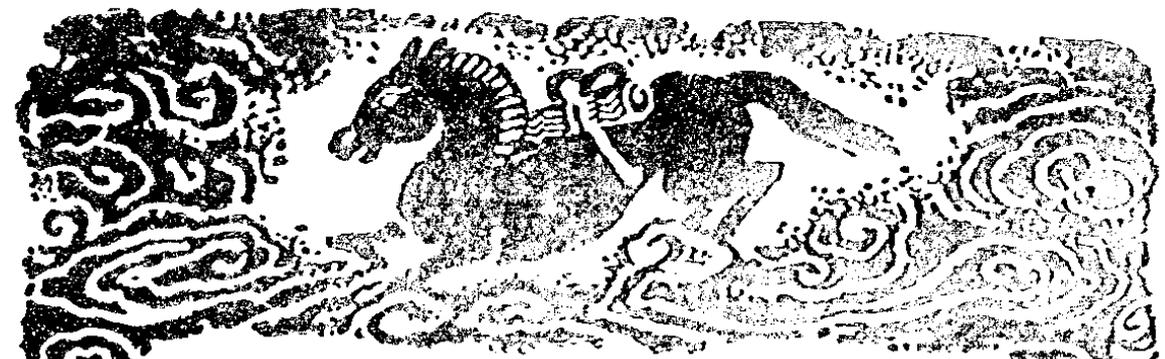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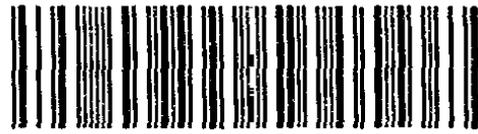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八)



3 0649 0518 9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三十四

職官四

封建

封功臣

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案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斬欽。王陵。陳武。王恢。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亡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

宋徐天麟撰



50149

083
112

2:707

訖於孝武後元之年。歷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避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功臣表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功最多。宜第一。然上心欲何爲第一。鄂千秋曰。蕭何當第一。參次之。上乃令何第一。蕭何傳

十二年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功臣。可謂亡負矣。云。

本紀

高后二年。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朕思念至于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

本紀

封外戚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責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王陵傳

周亞夫爲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

顯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周亞夫傳。

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

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外戚恩澤表。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爲河內苟賓妻，生子參。太后欲田蚡爲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

參爲侍中，水衡都尉。元后傳。

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皆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

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顯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于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鄭崇傳

封丞相

元朔中。公孫宏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宏無爵。上于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襲。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宏始也。

本傳

孝武元功。宿將路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宏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恩澤侯表

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過制。願還千戶。本傳
平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本傳。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

遣列侯就國

文帝二年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本紀

下同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景帝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帝遣列侯之國今省之

繼絕世

高帝五年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本紀

孝文元年更封蕭延為鄼侯功臣表

孝景二年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中元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孝武元光三年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

元狩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

孝宣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

蕭相國

地節四年封故鄴侯蕭何曾孫建世爲侯。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並本紀

功臣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

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

業納說曰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

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

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

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遘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

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功臣表

元康四年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本紀

成帝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鄴侯本紀

孝平元始二年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周勃元孫共按本傳乃元孫

之子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章皆爲列侯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朋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

內侯食邑各有差本紀

元始中太皇太后詔賜公孫宏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史記公孫宏傳

王四夷君長

高帝五年詔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紀本

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

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紀本

十二年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紀本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閩粵傳

武帝建元四年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元鼎四年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本傳

建元六年閩粵王郢攻南粵粵人殺郢降天子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本傳

孝昭始元六年。詔曰。鈞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鈞町王。紀本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本傳王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本傳。

傅介子斬樓蘭王。馳傳詣闕。乃立王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西域傳。

關都尉文忠攻尉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為尉賓王。同上。

西域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本傳。

侯降虜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功臣表下。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曰。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亞夫傳。

封方士

欒大見武帝。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上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

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詔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郊志

婦人爵邑

高帝封兄伯妻為陰安侯。文紀蘇林曰高帝兄伯妻。樊頡侯母。邱嫂也。

高后二年。封蕭何夫人為鄼侯。蕭何傳

樊噲妻呂頡為臨光侯。樊噲傳

列侯太夫人夫人。文紀七年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孝文十二年。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

武帝尊王皇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外戚傳

王皇后前夫金氏女封修成君。賜湯沐邑。同上

宣帝地節四年。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王夫傳

金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金日磾傳文穎曰南當母名也。上名狀于大行。

王莽母。賜號曰功顯君。王莽傳

平帝賜三妹謁臣號修義君。戡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食邑各二千戶。衛姬傳按本紀云賜帝女弟

與紀不同。當考。

王莽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元后傳

封建雜錄

列侯所食縣曰國。百官表

高帝十二年。詔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佩之印。賜大第室。本紀

列侯賜餐錢奉邑。呂后紀。應劭曰。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孝武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本紀。漢儀注云。諸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高廟。

孝宣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節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楊邱侯偃坐出國界。削為司寇。列侯坐罪奪爵者多矣。略舉數條以爲例。以上並見王子侯表。

終陵侯華祿坐出界耐為司寇。功臣表

祚陽侯仁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此類甚多。皆不具載。

孝景中二年。令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策。列侯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本紀

西漢會要卷三十五

宋徐天麟撰

職官五

加官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尙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尙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百官表

西域都護加官。見三十二卷西域都護條

爵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

門大夫庶子。百官表。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七大夫以上。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本紀下同。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且法以有勞行田宅。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八年。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孝惠即位。爵五大夫以上。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武帝時。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食貨志。

舊爵。

上聞。古爵。呂氏春秋曰。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樊噲自公大夫賜上聞爵。本傳。

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

曹參自五大夫封執帛。號建成君。本傳。

夏侯嬰賜爵七大夫。賜爵五大夫。賜爵執帛。本傳。

執珪。如澆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以朝位比之。古爵名也。張晏曰。侯伯執珪。

夏侯嬰賜爵執帛。賜爵執珪。賜爵封。本傳。

曹參封執帛。遷為執珪。封建成侯。本傳。

卿。

樊噲賜爵五大夫。賜爵卿。本傳。

傅寬賜爵卿。本傳。

封君。賜重封。

叔孫通號稷嗣君。本傳。下同。

婁敬號曰奉春君。

侯公平國君。高紀。

曹參自五大夫封執帛。號建成君。本傳。下同。

樊噲賜爵封。號賢成君。破南陽。賜重封。

傅寬賜爵卿封。號共德君。

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孔光傳。

武功爵

武帝元朔六年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癘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民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賜爵

立漢社稷

高帝二年令民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本紀

即位

孝惠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官官尚食比郎中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本紀

立皇太子。

孝文元年。建太子。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紀本

王皇子。

孝景三年。立皇子爲王。賜民爵一級。紀本

皇太子冠。

孝景後三年。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紀本

改元。

孝景中元年。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紀本

後元年。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紀本

征伐。

高帝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紀本

力役。

孝惠五年。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紀本

募民徙塞。

鼂錯言守邊備塞事。曰募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增至卿。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本傳

郊祀。

孝武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本紀

祥瑞。

孝宣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一級。孝者二級。本紀

帝加元服。

孝昭元鳳四年。帝加元服。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本紀

尊廟號。

孝宣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本紀

褒吏治。

孝宣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賜爵。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

紀本
災異。

孝元永光二年，詔陰陽不調，三光晦昧，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

三級。紀本

匈奴朝。

孝成河平四年，匈奴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紀本

賜民爵。高紀臣瓚曰：民賜爵，罪得以減也。

賜民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惠紀下同。

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

孝惠六年夏旱，令民得賣爵。

元光元年，賜民長子爵一級。紀武

鬻爵

孝惠元年，民有罪得賣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一千，凡為六萬，見本紀。

鼂錯說上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於是文帝

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食貨志

又言募民徙塞事募不足募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上從其言禮錯傳

景帝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食貨志

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於是除五大夫千夫為吏同上

孝成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本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本紀

西漢會要卷三十六

職官六

特進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外戚傳按漢雜事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

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元后傳。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薛宣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

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並本傳。

領尚書事

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

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以衛將軍領尚書事。

宋徐天麟撰

師丹以左將軍領尙書事。

蕭望之以前將軍領尙書事。並本傳。

王鳳以大司馬領尙書事。元后傳。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尙書事。張山拊傳。

孔光以光祿勳領尙書事。

張禹以光祿大夫領尙書事。

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

周堪以光祿大夫領尙書事。並本傳。

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尙書外典兵馬。母將隆傳。

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匡衡傳。

平尙書事

于定國以光祿大夫平尙書事。

張敞以中大夫平尙書事。並本傳。

領他官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食貨志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食貨志

霍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霍光傳

孔光爲帝太傅。領宿衛。本傳

王譚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元后傳

金涉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金日磾傳

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何並傳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郎中。領護三輔都水。

息夫躬以左曹光祿大夫使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馮參爲諫大夫。領護左馮翊都水。

劉向爲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劉歆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並本傳

兼官

張安世車騎將軍光祿勳。又遷右將軍光祿勳。霍光傳

宣帝徙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霍光傳

宣帝拜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

趙充國擢為後將軍兼水衡都尉征匈奴還為後將軍少府。並本傳

王莽為右將軍衛尉。百官表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馮奉世。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並本傳

行官闕則卑者攝為之曰行

張湯韓安國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本傳

平陽侯曹窋行御史大夫事。高后本紀八年劉歆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紀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三王世家

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孝平王后傳

汾陽侯靳石為太常行太僕事。功臣表下同

韓延年為太常行大行令事。

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霍光傳

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三王世家

少府忠行廷尉事。

王温舒為右輔行中尉事。

留侯張良行太子少傅事。

黃霸廷尉行丞相長史事。

蓋寬饒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王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劉德宗正行京兆尹事。

翟義南陽都尉行太守事。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並本傳

守如淳曰諸官初加皆試守一歲遷為真食全奉。

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本傳

光祿大夫劉辟彊守長樂衛尉。楚元王傳

守少府蕭望之。蕭望之傳

蕭育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同上

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哀紀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三王世家

趙廣漢京輔都尉守京兆尹

龔勝光祿大夫守右扶風

王訢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出駐車拜訢為真

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朱博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並本傳

守丞相長史邊通張湯傳

守軍正丞胡建

守廷尉史路溫舒

張敞守太原太守

王尊守京輔都尉並本傳

茂陵守令尹公原涉傳

華陰守丞嘉。朱雲傳。

假也。攝。

漢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本傳。

假稻田使者燕倉。昭紀。

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本傳。

軍候假丞杜勳。陳湯傳。

宿衛

漢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高紀。

高帝崩，陳平畏讒，固請之，得宿衛。陳平傳。

高后二年，齊哀王遣弟章入宿衛於漢，封朱虛侯。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周勃傳。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本傳。

終軍曰：得列宿衛，食祿五年。本傳。

王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申公傳。

張安世輔政宿衛十有三年封為富平侯張湯傳

昭帝時燕王旦上書願歸符璽入宿衛本傳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宿衛武帝三十餘年宣紀

陽城侯劉德親行謹厚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年楚元王傳

魏相奏張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張湯傳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本傳

馮參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本傳

孔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本傳

成帝詔曰車騎將軍王音宿衛忠正勤勞王家元后傳

元后益封孔光詔曰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奉車都尉甄邯宿衛勤勞建議

定策王莽傳

待詔

尙方待詔郊祀志

待詔金馬門公孫宏劉向馮商張子僞羊龍柳褒

待詔公車。東方朔朱買臣谷永

待詔承明之庭。揚雄

待詔殿中。韓生以易召待詔殿中

待詔五柞宮。執金吾廣意

待詔丞相府。劉德

待詔宦者署。東方朔蘇武劉歆翼奉

待詔黃門。李尋梁邱賀

武帝詔求能為韓詩者。召蔡義待詔。蔡義傳

伍宏以醫待詔。董賢傳

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本傳

宣帝詔見王褒。以為待詔。何武傳

魏相奏言知音善鼓琴者趙定襲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本草待詔。郊祀志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郊祀志

上計

孝武元封五年三月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本紀師古曰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春受計於甘泉。本紀下同。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計。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紀

徐天麟謹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嚴助願奉三年計最。本傳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計今躬自願入奉也。

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本傳

張蒼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蕭何為相國。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本傳

司隸校尉奏丞相衡位三公。領計簿。而專地盜土。匡衡傳

郝賢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計謾免。功臣傳

西漢會要卷三十七

職官七

秩祿

萬石穀月三百
五十斛

太師

丞相

前後左右將軍並百官
表下同

中二千石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耳

太常

太僕

宗正

太傅
太尉

光祿勳

廷尉

大司農

宋徐天麟撰

太保
御史大夫

衛尉

大鴻臚

少府

三七七

執金吾

真二千石。徐天麟謹按：外戚傳：俗華秩視真二千石。在中二千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事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官表乃亡此秩。欠考。東京則有此秩矣。

二千石。師古曰：穀月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又按如淳注：汲黯傳亦云：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

太子太傅。荀悅漢紀：自太子太傅至扶風，比二千石。

太子少傅。茂陵書：秩二千石。

將作少府

中二千石

水衡都尉

右扶風

右輔都尉

中壘校尉

越騎校尉

射聲校尉

石在郡守上

太子少傅

大長秋

長信少府

京兆尹

京輔都尉

司隸校尉。荀悅漢紀：校尉並比二千石。

屯騎校尉

長水校尉

虎賁校尉

郡太守。增秩者為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長信中太僕

詹事。茂陵書：秩二千石。

長樂少府。建平四年，置少府。皆

典屬國

左馮翊

左輔都尉

城門校尉

步兵校尉

胡騎校尉

諸侯相。初金印，吳楚反後，改銀印。初真二千

諸侯太傅。

中少府。

大郡都尉。元帝紀

大內。景本紀

比二千石。穀月

丞相司直。

五官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奉車都尉。

郡都尉。

千石。穀月九

丞相長史。

將軍長史。

衛尉丞。六典注

諸侯御史大夫。

左曹。

州牧。朱博傳秩二千石

護軍都尉。

左中郎將。

監羽林中郎將。

駙馬都尉。

太司馬長史。

太常丞。

太僕丞。

諸侯中尉。哀帝紀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

右曹。

長陵令。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

光祿大夫。亡印綬增秩者爲中二千石

右中郎將。

西域都護。

騎都尉。

御史中丞。

光祿丞。

太鴻臚丞。

宗正丞。

執金吾丞。

廷尉右監。荀悅漢紀正監秩比千石。

萬戶縣令。

比千石。穀月八十斛。

太中大夫。

郎中騎將。

八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八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

比八百石。

諫大夫。

六百石。穀月七十斛。

將作少府丞。

廷尉左平。

左馮翊丞。

大司農丞。

廷尉正監。

諸侯郎中令。

郎中車將。

謁者僕射。

少府丞。

廷尉左監。

諸侯僕。武帝損郎中令秩千石僕秩亦千石。

郎中戶將。

期門僕射。

水衡都尉丞。

京兆丞。

京輔都尉丞。

詹事丞。

廷尉右平。

右扶風丞。

左輔都尉丞。

州刺史。

萬戶縣令。

太子庶子。

公車司馬令。

家馬令。

騎馬令。

式道右候。

外史。平紀

比六百石。穀月六斛

博士。

右中郎。

太子洗馬。

五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五百石秩李奇曰除五百就四百

西漢會要卷三十七

右輔都尉丞。

郡太守丞。

朔方刺史。

太常掌故。歸錯傳

大廐令。

車府令。

駿馬令。

式道中候。

閭師。平紀

議郎。

五官中郎。

謁者。

郡長史。

郡都尉丞。

太子門大夫。

武騎常侍。司馬相如傳

未央令。

路輪令。

式道左候。

廩犧令。

左中郎。

戊己校尉。

縣長。

四百石。穀月五
十斛。

縣丞。

比四百石。穀月四
十五斛。

五官侍郎。

三百石。穀月四
十斛。

次縣長。

比三百石。穀月三
十七斛。

五官郎中。

二百石。穀月三
十斛。

左馮翊卒史。黃霸
傳。

比二百石。穀月二
十七斛。

百石。穀月十
六斛。

御史屬。史記匡
衡傳。

縣尉。

左侍郎。

左郎中。

縣丞。

左右內史卒史。

右侍郎。

右郎中。

縣尉。

郡國五經卒史。

大行卒史以上儒林傳

長安游徼

長安獄吏以上趙廣漢傳

比百石

斗食百石以下有斗食之秩師古曰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佐史漢官名師古曰斗食謂佐史也以上並百官表

增秩

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本傳

詔增符璽郎秩二等靈光傳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循吏傳如淳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功德茂異乃得滿秩

王成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下詔曰膠東相成治有異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潁川太守黃霸秩以八百石居以治行褒揚秩中二千石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百姓興利又爲河南太守治行第一數增秩賜金以上本傳

周堪召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此類甚多舉一爲例

小黃令焦延壽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借畱有詔許增秩畱京房傳

馮野王爲大鴻臚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馮奉世傳

班伯遷水衡都尉秩中二千石敘傳

蕭咸為宏農河東太守所居有政迹數增秩賜金

蕭由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並蕭望之傳

陳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西南夷傳

元始元年賜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平紀

益吏祿

孝惠卽位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

孝宣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

以下奉十五章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孝成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以上並本紀

班序

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百官表

武帝以衛青為大將軍位在公上通志職官略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蔡質漢儀

舊列侯奉朝請者。位次三公。後漢百官志

元壽二年。賜大司馬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位上卿。

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

詹事位在長秋上。

中太僕位在正卿太僕上。

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中。以上並百官表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程方進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

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叔孫通傳

諸侯王。

太傅。

大司馬。

相國。

太保。

御史大夫。

太師。

丞相。

大將軍。

列將軍兼官。

列侯奉朝請。

衛尉。

宗正。

少府。

執金吾。

京兆尹。

典屬國。

潁川三河太守。

高密等侯。

關內侯。

城門校尉。

光祿大夫。非中二千石者。敘在三輔都尉下。

三輔都尉。

特進。

太常。

太僕。

大司農。

長信少府。

太子太傅。

左馮翊。

將作少府。

齊楚等相。

太子少傅。

丞相司直。與州郡敘則居刺史守相上。

八校尉。

御史中丞。與刺史守相敘則居其上。

五官左右中郎將。

列將軍。

光祿勳。

廷尉。

大鴻臚。

中少府。

水衡都尉。

右扶風。

就國侯。

東海等太守。

太子詹事。

司隸校尉。與州郡敘則居刺史守相上。

驥粟都尉。

丞相長史。

羽林中郎將。

護軍都尉。
騎都尉。
太中大夫。
諸侯太傅。
郡都尉。
屬國都尉。
郎中戶將。
諸侯內史。
博士。
公車司馬令。
長安令。
尙書丞郎。
從事中郎。
三輔丞。

西漢會要卷三十七

奉車都尉。秩光祿大夫者。在關內侯下。
尙書令。
尙書僕射。
十三州刺史。與守相敘。則居其上。
關都尉。
西域副校尉。
郎中騎將。
諫大夫。
九卿列卿丞。
將軍長史。
千石令。
議郎。
太史令。
六百石令。

駙馬都尉。
西域都護。
尙書。
朔方刺史。
農都尉。
郎中車將。
諸侯中尉。
太子家令。
謁者僕射。
廷尉正監。
黃門侍郎。
五官左右中郎。
廷尉平。
五百石長。

三八七

郡司馬長史

五官左右侍郎

太守丞

都尉丞

三百石長

侍御史

太子門大夫

五官左右郎中

太子庶子

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子洗馬

羽林郎以上百官表

蠻夷敘位

孝宣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遜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宣紀及
傳之廣

四漢會要卷三十七

三八九





33
4
797

西漢會要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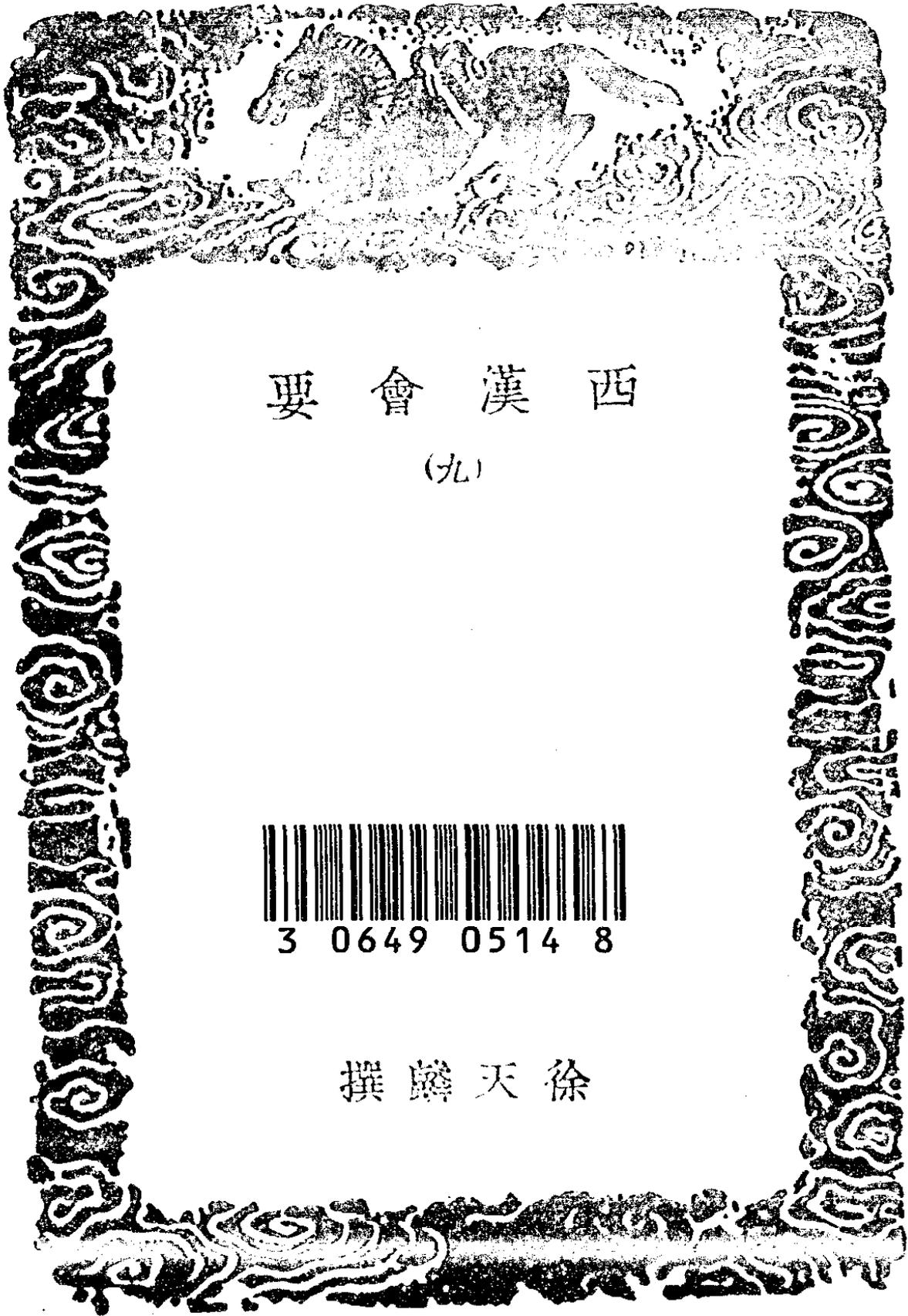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經 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西漢會要

(九)



3 0649 0514 8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三十八

職官八

使外國

孝武建元中月氏怨匈奴漢乃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張騫傳

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使絕國者紀本

天漢元年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置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募士斥候百餘人

俱蘇武傳

邛笮願為內臣妾孝武乃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司馬相如傳

天子聞張騫之言欲從蜀求大夏道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驂出笮出徙音斯出犛音古出犛音古

開使者求開隙而行又副通傳注開使謂使人伺開隙而專行

宋徐天麟撰



50150

083
112

10798

孝昭始元六年。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本紀

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趙充國傳

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馮奉世傳

元帝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本紀

建昭三年。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巳校尉田屯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

其首。傳詣京師。本紀

蕭育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故授副校尉。後復為中郎將。使匈奴。蕭咸為中郎將。使匈奴。

蕭由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蕭望之傳

金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金日磾傳

行水災流民

孝武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元鼎二年九月。詔方今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毋令重

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並本紀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終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終軍傳

孝昭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毋種食者。

孝宣本始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

孝成建始三年九月詔乃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發財賑貸避

水它郡國所在冗食之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並本紀

平當行流民幽州奉使者十一人為最本傳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九月奉使者不稱

鴻嘉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

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

孝哀初即位詔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並本紀

舉賢觀風

孝武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

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孝昭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孝宣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孝元初元元年。詔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蝕之。詔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謙遜有行義者各一人。

孝平元始四年。遣太僕王憚等八人。又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以上並本紀。

舉冤獄

治獄使者內謁者令郭穰。宣紀。

孝宣五鳳四年四月。日有蝕之。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

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紀本

孝成鴻嘉元年。詔曰。方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冤獄。紀本

成帝初卽位。孔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傳本

雜遣使

吳楚反。以爰盎爲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吳王傳

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食貨志

稻田使者燕倉。昭紀

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溝洫志

李尋以騎都尉使護河隄。李尋傳

成帝時。河決館陶。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溝洫志下同

鴻嘉四年。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行視圖方略。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馮野王傳

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平當傳

河平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孝平元始元年。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償其直。

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

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遣使者捕蝗。並本紀

奉使矯制^上

武帝卽位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上賢而釋之。本傳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千名采譽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

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功臣表

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馮奉世及西域傳

西漢會要卷三十九

職官九

奉使矯制下

宋徐天麟撰

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因辱使者。上書驕慢。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蓄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

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邾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宰歛侯之旗。斬邾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邾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從來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雷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醜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贖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陳湯傳

矯節附節

周勃欲入北軍，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呂后紀

少帝令謁者持節勞劉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同上。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本傳。

戾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入未央宮。戾太子傳。

征和二年。衛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功臣表。

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劉屈氂傳。

考課

公卿課羣吏。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

賞賜。本紀。

丙吉曰。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丙吉傳。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庾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本紀。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

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紀。

孝元使尙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本傳

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陳萬年傳

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敘傳

谷永薦薛宣疏曰。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薛宣傳

光祿第郎從官

孝元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本紀

光祿勳舉何武四行。本傳

博士選三科

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大傅。孔光傳

孔光以高第爲尙書。同上

州課郡

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賈誼傳

兒寬爲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本傳

刺史以六條問事。百官公卿表注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朱博傳

宣帝厲精爲治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循吏傳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召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

守官以八百石居郡中愈治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黃霸傳

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朱邑傳

尹翁歸爲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尹翁歸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韓延壽傳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爲第一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斤。召信臣傳

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免。何武傳

天水太守陳立勸民農桑爲天下最。陳立傳

陳萬年廣陵太守高第入爲右扶風。陳萬年傳

鄭昌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鄭昌傳

郡課縣

秋冬課吏尹翁歸傳

卜式為成臯令。將漕最。拜齊太傅。卜式傳

義縱補上黨郡中令。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義縱傳

趙廣漢為翟陽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趙廣漢傳

張敞拜膠東相。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張敞傳

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尹賞傳

何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何武傳

焦延壽為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京房傳

朱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朱博傳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

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蕭育傳

功次

周仁為太子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周仁傳

衛綰為郎。功次。遷中郎將。衛綰傳

石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石奮傳

趙禹以刀筆吏積勞為御史。趙禹傳

兒寬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兒寬傳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田廣明傳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被陽令。王訢傳

馮奉世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馮奉世傳

馮野王為太子中庶子。以功次補當陽長。馮野王傳

馮遂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馮遂傳

馮譚以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馮譚傳

薛恭本郡孝者。功次稍遷。薛宣傳

平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平當傳

元帝數召見京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治。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

行。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房去月餘。竟下獄。京房傳

官稱

大府。杜周傳。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張湯傳。又注云。大府。丞相府也。二說不同。

二府。劉向傳。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

兩府。杜周傳。如淳曰。丞相御史府也。

四府趙充國傳四府舉

五府趙充國傳五府復舉

從官元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師古

中都官百官表司隸校尉侍御從中都官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

外官謂終非侍衛之臣

左官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應劭曰左官道上

郡將嚴延年傳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主郡吏曰最錯守也

府官謂貢禹傳太守之府

西漢會要卷四十

宋徐天麟撰

職官十

集議上

議立君

高后四年詔曰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紀本

漢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願稱疾無往中尉宋昌進曰大王勿疑也文紀張武宋昌皆代邸官故與

此議

代王入代邸羣臣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云云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兄仲妻也琅邪王劉潭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

高皇帝子宜為嗣文紀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王不可以承宗廟霍光承皇太后詔召

昌邑王既至，卽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羣臣皆驚愕失色。田延年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將軍令。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蒼等議，當廢。太后詔歸賀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臯會孫光，遂與丞相上奏皇太后，詔曰：可。霍光傳

議儲嗣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有司固請，更議不宜。上乃許之。本紀

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遂立定陶王爲太子。孔光傳

議宗廟

高后七年，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弟姊也。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高后紀
孝景元年，詔曰：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

相臣嘉等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景紀

宣帝卽位。詔丞相御史曰。孝武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夏侯勝傳

本始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鄧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宜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祖宗之廟。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爲高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非正禮。宜毀。於

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云云。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云云。奏可。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久之。遂盡復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哀帝卽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孝武皇帝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又南陵雲陵園。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宴等百四十七人議。請皇考廟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

議郊祀

孝文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紀本

元狩二年。天子郊雍。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宮寬舒等議云云。於是天子遂東立后土祠。如寬舒等議。郊祀志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云云。同上

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宜徙。

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八人以為不宜。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天子從之。同上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後莽又奏言。臣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宜令墜祗稱皇墜后祗。兆曰廣峙。奏可。同上

議典禮

文帝十五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郊祀志

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本紀又見申公傳

元朔元年。詔曰。朕欲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紀本

五年。詔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員。丞相宏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云云。儒林傳序

元鼎四年六月。汾陰得寶鼎。迎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鼎宜視宗廟。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郊祀志下同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對曰云云。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上爲封祠器視羣儒。於是盡罷諸儒弗用。

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焉。褚大與兒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兒寬傳

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上乃詔御史大夫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云云。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律歷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上議曰。今此鼎細小。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

石渠論五經同異。見圖書條

司隸校尉涓勳。奏言丞相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逆順之理。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程方進傳

哀帝卽位。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

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孔光傳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宜立尊號。唯師丹與孔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同上

議封建

漢五年。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爲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爲燕王。六年。詔齊其復以爲諸侯。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荆地。韓王信奏請云云。

十一年。詔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請立以爲代王。

詔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

十二年。詔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

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以上並高紀

武帝元狩六年。大司馬臣去病。請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謹與二千石臣賀等議。制曰更議。丞相御史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

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云云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奏畱中不下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制曰立皇子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三王世家

昌邑王賀薨豫章太守廖奏言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昌邑王傳

議功賞

漢五年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令何第一何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蕭何傳

高后二年詔曰欲差次列侯功以定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云云奏可本紀

馮奉世繫莎車王自殺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士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馮奉世傳

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

曰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鄧支非單于。元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陳湯傳成帝旣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遂封長。平當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一

宋徐天麟撰

職官十一

集議下

議民政

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其議所以振貸之本紀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無有所隱同上

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詘

服焉吾邱壽王傳

元鼎六年上曰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酷本紀詳見鹽鐵條

元帝時貢禹言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

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下

禹以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本傳

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云云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

商獨曰必訛言也上乃止王商傳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錢以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

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丹傳

議法制

孝文二年詔丞相太尉御史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取其議丞相周

勃陳平奏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云云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臣等謹奉詔刑法志

十三年制詔御史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言臣謹議云云昧死請制曰可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

相議曰云云本紀

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云

云。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敞曰云云。疆復對曰。不便。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

議同姓

淮南王安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蒼。典客臣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長當棄市。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宜論如法。史記淮南王傳

元朔中肥如令郢人昆弟上書。具言燕王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當誅。上許之。燕王澤傳

淮南王安反。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收坐。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遜等四十三人皆曰云云。膠西王端議曰云云。丞相宏廷尉陽以聞。本傳

議大臣

始元四年。桑宏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吳得自出繫獄。廷尉少府雜治反事。丞相車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遂下少府廷尉獄。杜延年傳

蕭望之劾奏韓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

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無道，竟坐棄市。延壽傳

定陵侯溥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迺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孔光議以爲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孔光傳

哀帝初，薛宣子況，賊客楊明，創申咸，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明皆棄市。廷尉以爲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薛宣傳

哀帝時，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尙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龔勝獨書議曰：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遂可光奏。光等請詔嘉詣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郎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宜奪爵士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大臣括髮鬪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龔勝王嘉傳

傅太后怨傅喜，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朱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元議。元博奏請免爲庶人。

上疑博元承指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不忠不道臣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晏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朱博傳

議邊事

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議曰南粵朝鮮宜用征伐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且無議軍律書

四年單于遺漢書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匈奴傳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周亞夫曰云云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本傳詳見處降條

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御史大夫張湯湯曰此恐儒亡知張湯傳

元光二年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不如勿許御史大夫韓安國議曰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馬邑豪彘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王恢對曰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勿擊便恢曰不然擊之便安國曰不然韓安國傳

中大夫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

言不便。公孫宏曰云云。朱買臣難誦宏。遂置朔方。本偃計也。主父偃傳

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西域傳

太初元年。李廣利詣宛取馬。二歲人少。不足以拔宛。其夏漢亡浞野之兵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

李廣利傳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下詔曰。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學者。乃至郡屬國

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西域傳

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辛武賢奏言云云。天

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天

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

册。以書敕責充國。趙充國傳

充國上屯田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

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趙充國傳

甘露二年。匈奴款塞。詔有司議。咸曰。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詔曰。其以客禮待

之。位在諸侯王上。宣紀

匈奴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蕭望之傳

初元元年，珠崖反。本紀作三年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買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

之。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買捐之傳

傳之

甘延壽、陳湯上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宜

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宜縣。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

奉世入議。馮奉世傳

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

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事。」匈奴傳

河平元年，匈奴使者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爲不如勿受。對奏：「天子從之。」同上

哀帝時，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息夫躬上奏以爲疑有他變。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

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躬欲逆詐不可許躬倚祿曰云云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

臣獨與躬議息夫躬傳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上以問公卿公卿以為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

諫天子寤焉召還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匈奴傳

雜錄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石慶老謹

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萬石君傳

成帝封濬于長平常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見上議功賞條

孔光為御史大夫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本傳

哀帝時馬宮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宅陶以民禮葬之

追誅前議者馬宮傳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董仲舒傳

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本傳

張禹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本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二

職官十二

告寧沐休

告歸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者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賜得帶

至日休吏薛宣傳師古曰冬夏之

五日洗沐鄭當

郎官五日石慶

汲黯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最後嚴助為請告汲黯

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谷永為大司農病三月有司奏請免獨即時免谷永

宋徐天麟撰

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馮奉世傳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

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楊惲傳

孝哀初即位。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本紀

奉朝請。朝朔望

時會朝請。宣紀如濟曰。春朝。秋曰請。

丞相張禹遜位。以特進奉朝請。

傅喜位特進。奉朝請。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

杜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

關內侯蕭望之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萬石君奮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

蘇武以著節老臣。令朝朔望。並本傳

久任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王嘉傳

武帝即位數歲。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平準書

孝宣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本紀

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循吏傳

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黃霸傳

丞相。

蕭何曹參公孫賀。並十三年。

張蒼。孝文四年十二月相。後元二年八月免。凡十五年。

陳平。孝惠六年相。孝文二年薨。凡十二年。

石慶。孝武元鼎五年相。太初二年薨。凡十年。

于定國。魏相。並九年。並百官表。

光祿勳。

徐自為。二十六年。

張武。二十三年。

于永。十六年。並百官表。

太僕。

夏侯嬰。自高帝為沛公時。常奉車。至孝文八年薨。本

廷尉。

于定國。十七年。百官表。

大鴻臚。

商邱成。十二年。百官表。

大司農。

王愔。啓二十五年。

周仁。十三年。

高帝元年，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至孝景後二年，大農令惠。凡六十五年。百官表

張歐九年。百官表

御史中丞。

咸宜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本傳

郎。

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本傳

揚雄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本傳

尙書。

故事尙書以久轉遷。孔光傳

太樂。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禮樂志

刺史。

故事刺史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朱博傳

郡守。

廣霸為潁川八年。本傳

張敞為京兆九歲。本傳

恩賜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高帝五年。奏位次。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本傳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高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王莽傳

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高帝欲自擊陳豨。周緤泣諫。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周緤傳

几杖不朝。

吳王濞稱疾不朝京師。及後使人為秋請。上賜吳王几杖。老不朝。本傳

孝武元朔二年。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武帝紀師古曰。安志皆父帝諸父列也。

天子旌旗。

梁孝王武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耀。本傳

江都易王非，以軍功賜天子旗。本傳

祭酒。

吳王濞，賜號為劉氏祭酒。見史記荀卿傳注

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號為祭酒。本傳

外繇。

卜式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本傳

安車駟馬。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本傳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本傳

永始中，左將軍史丹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第。本傳

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駟馬。本傳

武庫兵。

毋將隆曰：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本傳

車屏官屬

宣帝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黃霸為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黃霸傳

金金常賜也今但舉其略

賜張良金百鎰本傳服虔曰二十四兩曰鎰師古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賜將軍四十金惠紀晉灼曰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宣帝時郡國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循吏傳

常賜

養牛

甲第

錢

東園祕器

致仕

萬石君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

周仁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上尊酒

奴婢

繒帛

冢地

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韋賢七十餘爲相。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上並本傳。

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孝平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本傳。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遜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龔勝傳。

圖功臣

孝宣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

名凡十一人。蘇武傳

大司馬將軍博陸侯姓霍氏。霍光傳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本傳

車騎將軍龍維侯韓增。韓信傳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外戚恩澤侯表

丞相高平侯魏相。

丞相博陽侯丙吉。

宗正陽城侯劉德。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少府梁邱賀。

太子太傅蕭望之。

典屬國蘇武。以上並本傳

初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趙充國傳

孝平元始四年。詔畫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召信臣傳。





83
4
798

西漢會要 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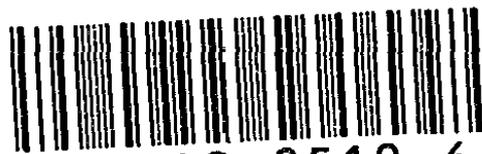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十)



3 0649 0510 6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四十三

職官十三

改官名

秦兼天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百官表上

孝景中六年。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大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史記本紀

孝武太初元年。定官名。本紀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

宋徐天



50151

083
1124
2:709

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朱博傳哀帝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帝崩本紀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兼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

孝平元始四年，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位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本紀

省官

漢吏員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百官表上

孝文後六年，大旱蝗，損郎吏員。本紀

孝武損郎員。三王世家

孝昭元平元年，詔曰：省用，罷不急官。本紀

戒敕官吏

孝文十二年詔曰。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本紀下同。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飭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孝武元狩六年詔曰。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今遣博士大夫六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傅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正月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者。朕甚感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

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黃龍元年。詔曰。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朕數詔公卿。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減省。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

孝成建始元年。詔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孝哀元壽元年。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乃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戒貪吏

文帝十三年。定律曰。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刑法志

景帝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紀本

後三年詔曰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紀本

策免大臣

宣帝五鳳二年策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傳本

成帝河平四年左將軍史丹等奏王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罔爭之于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傳本

永始二年策丞相薛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

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乃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嬖。開嬖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本傳

永始三年。賜左將軍史丹策曰。左將軍禮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本傳

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警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奉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旣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膠。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膠。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

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旣已改君其自思彊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本傳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旣不明委政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于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寢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于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采虛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譖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本傳

建平二年策大司馬傅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本傳

策免丞相孔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宄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爲。是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虜。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本傳

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本傳

策免大司空何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本傳

建平三年。詔御史大夫王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譖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王吉傳

哀帝元壽二年。册免大司馬丁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

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
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
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
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
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
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董賢傳
哀帝崩王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策董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舊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
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董賢傳
哀帝崩彭宣上書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竇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
功德未効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策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使就國彭宣傳
元始中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太師大司徒馬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
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
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灑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

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灑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馬宮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四

宋徐天麟撰

選舉^上

賢良方正^{茂材異等附}

孝文二年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于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以上並本紀}

五月。復詔賢良文學。^{公孫宏傳}

孝昭始元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孝宣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四月。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三月。詔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孝成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十二月。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

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以上並本紀。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杜欽傳。

元延元年七月。詔曰。迺者日蝕星隕。今孛星見東井。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

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正月。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以上並本紀。

茂材異等

武帝初卽位，轅固復以賢良徵，固老罷歸之。轅固傳

武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

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宏。

宏至太常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本傳

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上，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紀

孝宣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能之士。

孝元舉茂材，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

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陳湯傳

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武坐左遷楚內史。本傳

博士弟子

武帝元朔五年，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儒林傳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本傳

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

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儒林傳

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

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終軍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道

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以上並本傳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王式傳

成帝時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本傳

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功臣表下

試學童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迺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射策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儒林傳贊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

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房鳳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兒寬詣博士受業以射策爲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並本傳

明經

龔遂以明經爲官本傳

袁良舉明經爲太子舍人袁安傳

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爲博士。

眭宏翟方進以明經爲議郎。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並本傳

明法

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爲御史。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並本傳

治劇

何並陳遵皆舉能治劇爲令。

尹賞舉能治劇徙頻陽令。

原涉舉能治劇爲谷口令。並本傳

異科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孝昭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地節三年。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三月。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瀕河之郡。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蝕之。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曰。迺者日蝕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以上並本紀。

哀帝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

民能者。莫有應書。海池志。

建平元年詔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隨可親民者各一人。

建平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並本紀

元壽元年下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

車息夫躬傳

哀帝時有詔舉太常何武傳

哀帝崩太后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何武傳

孝平元始元年五月日有蝕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

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並本紀

聘召名士

高帝十一年二月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本紀

武帝卽位。枚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枚乘傳

建元元年。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魯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以紀傳修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元狩六年。詔遣博士分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者

舉奏。以上並本紀

夏侯勝善說禮服。召為博士。

疏廣明春秋。家居授教。徵為博士。以上並本傳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

一。祠以中牢。兩與本傳

翼奉。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本傳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曰。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本傳

孝哀召龔勝為諫大夫。勝薦龔舍。寧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

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本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五

宋徐天麟撰

選舉下

舉廉附孝廉

孝文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並本紀。

董仲舒曰。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本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紀本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

以來毋得舉本紀章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紀本

趙廣漢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光祿勳于永除王嘉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

張敞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

黃霸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並本傳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薛宣傳

京房以孝廉為郎。

師丹孟喜並舉孝廉為郎。

劉輔舉孝廉為襄贛令。

平當察廉為順陽長。並本傳

孝弟力田

孝惠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十二年三月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並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本紀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任子

父任。漢職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韋元成以父任為郎。本傳。

陳萬年子咸以萬年任為郎。本傳。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並本傳。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荀綽晉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

兄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霍光傳

楊惲以忠任為郎。

爰盎兄噲任盎為郎。並本傳

族父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本傳

宗家任。

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子由以宗家任為郎。寧成傳

致仕。

元始二年遣龔勝邠漢策曰其上子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龔勝傳

董仲舒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本傳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鷕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傳

哀帝初即位除任子令。本紀

納貨

張釋之以貨為騎郎。本傳如漢曰漢注賞五百萬為常侍郎。

孝景後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算十萬也買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至四算得官矣訾與實同。

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本紀

司馬相如以訾為郎。本傳

董仲舒曰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本傳

鬻官

武帝即位于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與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

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

多買人矣。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交更選高官郎所忠言三年世家子弟富人或

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召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宏羊又

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平準書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罪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本傳

方伎

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本傳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

周仁以鬻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本傳

吾邱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本傳

荀爽以御見侍中史記本傳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郊祀志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史記本傳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鹽策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伍宏以豎待詔董賢傳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皆得待詔郊祀志

本草待詔郊祀志師古曰以方藥本草而待詔

郡吏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

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魏相爲郡卒史舉賢良。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

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朱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

鮑宣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

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以上並本傳

焦延壽爲郡吏察廉補小黃令。京房傳

趙廣漢爲郡吏州從事舉茂材。

陳萬年爲郡吏察舉至縣令。

龔勝爲郡吏病去官徵爲諫大夫。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

丙吉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廷尉右監。

王尊爲獄小吏。給事太守府。補書佐。

尹翁歸爲獄小吏。除補卒史。

于定國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以上並本傳。

上書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傳。

武帝初卽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嚮者以千

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東方朔傳。下同。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

乙其處。讀之。二月。迺盡。詔拜以爲郎。史記。朔上書曰。可以爲天子大臣。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

公車。漢書。

朱買臣隨上計吏。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

主父偃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並本傳

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蕭望之傳

元帝初即位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哀帝初即位息夫躬上言召待詔並本傳

從軍

周勃材官引彊本傳師古曰彊其兩反服虔曰引彊弓弩官也

申屠嘉以材官躡張遷為隊率本傳師古曰躡以足蹋者如躡張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為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地理志

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官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並本傳。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義縱傳。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並本傳。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選舉雜錄

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不得仕官爲吏。食貨志。

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同上。

入財爲官。不署右職。黃霸傳。

宗室不宜典三河。劉歆傳。

王國人不得宿衛。龔勝傳。

王舅不宜備九卿。馮野王傳。

弟犯法不得宿衛。蕭望之

賈人不得為吏。哀帝詔

執金吾韓立御史大夫張譚，並坐選舉不實免。百官表

丞相張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奸利，上以為責。任敖傳

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陳湯傳

何武所舉方正槃辟雅拜，坐左遷楚內史。本傳

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功臣表

元壽三年大理梁相，坐除吏不次免。

河平元年宗正劉順，坐使合陽侯舉子免。並百官表

建平二年，邛成侯王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恩澤侯表

元延元年，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陳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奏咸不當蒙方

正，並劾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翟方進傳

嚴延年察獄吏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本傳

司隸奏杜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杜延年傳

平帝初卽位。詔曰。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才。紀本

西漢會要卷四十六

宋徐天麟撰

民政一

戶口

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志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二年最爲殷盛。故志舉之以爲數。

京兆尹	元始二年	戶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十二	左馮翊	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二	右扶風	戶二十七萬六千八百
十三萬六千七百	宏農郡	戶十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一	河東郡	戶二十三萬六千九百一十二	太原郡	戶九萬八千
六十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上黨郡	戶三萬三千七百九十八	河內郡	戶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一十二	河南郡	戶二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
萬四千四百八十八	東郡	戶四萬三千七百九十八	陳留郡	戶四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南陽郡	戶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百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九	汝南郡	戶六萬五千七百九十八	廬江郡	戶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潁川郡	戶九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九	江夏郡	戶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南陽郡	戶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潁川郡	戶九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汝南郡	戶六萬五千七百九十八	陳留郡	戶四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南陽郡	戶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五十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八	廬江郡	戶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潁川郡	戶九萬九千七百九十八		

八千三百一十一	四百八十二	九百三十一	萬三千六百四十三	萬七千六百三十八	萬五千六百三十八	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郡六萬九千四百八十八	趾郡九萬四千六百三十七	南海郡九萬四千六百三十七	五遼東郡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三十三	漁陽郡十六萬四千八百一十六	四鴈門郡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	八五原郡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	上郡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	六二十燉煌郡八萬一千三百三十五
楚國	梁國	高密國	廣陽國	中山國	趙國	中山國	趙國	合浦郡	鬱林郡	元菟郡	古北平郡	代郡	雲中郡	西河郡	安定郡
口四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八	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口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九	口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口六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口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口六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口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口七萬五千三百九十八	口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五	口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二	口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	口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一	口三萬八千七百七十一	口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八	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五
泗水國	東平國	城陽國	留川國	信都國	廣平國	信都國	廣平國	九真郡	蒼梧郡	樂浪郡	遼西郡	上谷郡	定襄郡	朔方郡	北地郡
口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五	口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四	口二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四	口二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四	口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四	口九萬八千七百五十四	口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四	口九萬八千七百五十四	口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四	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	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	口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四	口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四	口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口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口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廣陵國	魯國	淮陽國	膠東國	河間郡	真定國	河間郡	真定國	日南	交	交	交	交	交	交	交
口十三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口十五萬四千七百七

二十六安國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長沙國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五口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及至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高惠文功臣表

孝文卽位趨勸農桑減省租賦蓄積歲增戶口寢息刑法志

文景務在養民武帝贊

孝昭承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

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昭帝贊

王成爲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

本傳

黃霸爲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本傳

召信臣爲南陽守百姓歸之戶口增倍本傳

哀平之世百姓貧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食貨志上

風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

學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頌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地理志序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本。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越。僮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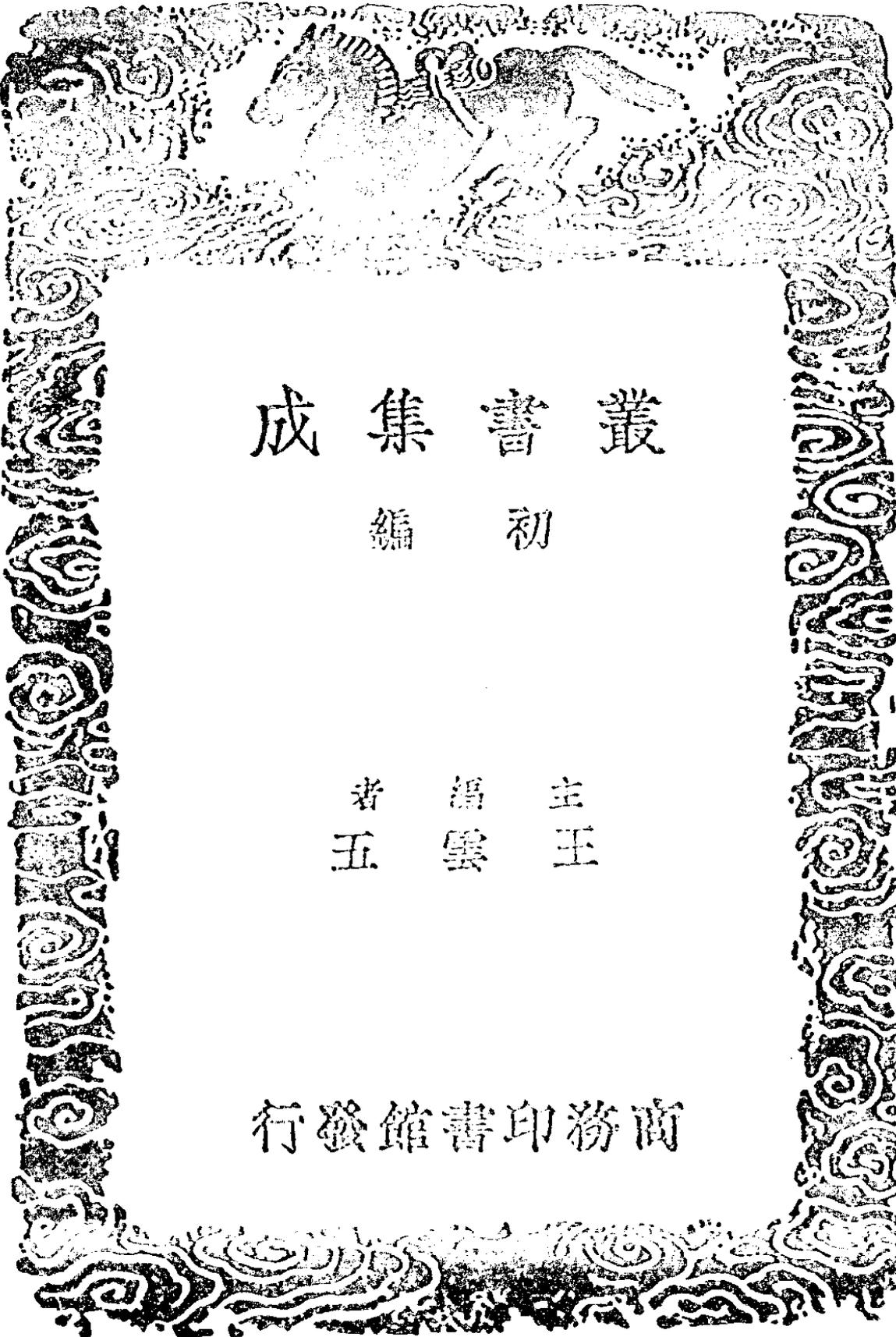
近邛，作馬荒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自魏地至粵地，並見地理志，不詳錄。





3
4
799

西漢會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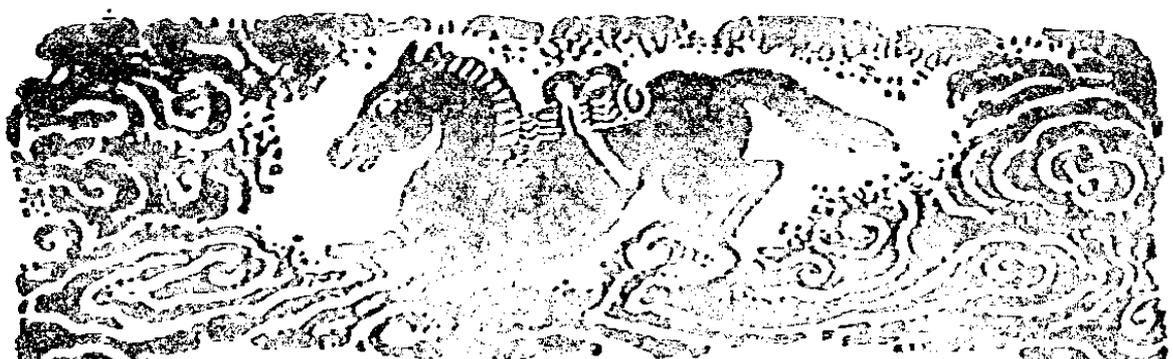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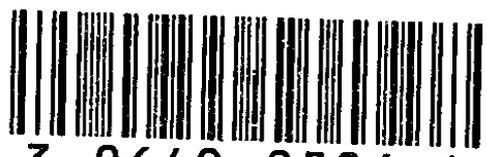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一)



3 0649 0506 4

徐天辨撰



西漢會要卷四十七

民政二

傅籍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本紀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天麟按高祖發關中寸以下為疲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騁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為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更役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漢興循而未改仲舒疏董更賦昭紀如澹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漢興循而未改仲舒疏董更賦昭紀如澹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一更名為更律所謂縣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

五月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

西漢會要卷四十七

四八一

宋徐



50152

083
1124
2=800

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諺乃戍邊一歲耳。

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買捐之傳。如漢曰。常賦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三歲而一事。

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吳王漢傳。

漢氏常有更賦。罷癘咸出。食貨志。王莽下令云。晉灼曰。雖老病皆復出口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紀本。

鄉役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

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百官表。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

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泛役著外縣並雜錄附

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

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成帝和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溝洫志。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戊六月也。著謂著于籍籍。

後二歲河復決。作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買者。爲著外繇六月。平買者不在著外繇也。其受哀帝建平二年。葬帝太后定陶。發陳畱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按漢世力役非一姑舉此數條以見役法之例。

雜錄

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食貨志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買誼傳。信武侯靳歙坐事國人過律免。功臣表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

復除

從軍

漢二年。獨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高紀下同。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

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豐沛。

高祖十一年四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並復豐比沛。並本紀

民產子。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

三老。

漢二年置鄉三老擇鄉三老為縣三老復勿繇戍。本紀

孝弟力田。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旅耆老復孝敬。本紀

高年。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山傳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本紀

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本紀

邊郡。

鼂錯說文帝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本傳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賈誼傳

舊都。

文帝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本紀

守冢。

高祖十二年。詔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

它事。本紀

給祠。

武帝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審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郊祀志

宗室。

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本紀

功臣後。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本並

博士弟子。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儒林傳序

通經。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儒林傳

車騎馬。

鼂錯疏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食貨志

入奴婢。

武帝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食貨志

買復。

鼂錯疏曰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

桑宏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武帝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以上並食貨志

元帝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本紀

流民。

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下同

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執喪。

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本紀

宮人。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本紀

節婦。

平帝復貞婦鄉一人。本紀

西漢會要卷四十八

宋徐天麟撰

民政三

置三老賜帛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

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本紀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本紀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本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饌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

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高紀

武帝遣司馬相如曉諭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司馬相如傳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戾太子傳

子傳

王尊為京兆尹坐免湖三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王尊傳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隄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

尊中二千石同上

黃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黃霸傳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韓延壽傳

賜三老帛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見上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四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尊高年附賜帛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淳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本組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買誼傳。師古曰。一子不事。國其賦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阨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寃失職。使者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並本紀

賜高年帛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已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八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以上並本紀。

賜孝弟力田錢帛。附。賜爵。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本紀下同。

後七年。遣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錢帛有差。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哀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第一潁川孝弟力田皆以差賜爵。黃霸傳按紀云一級。

成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並本紀。

恤鰥寡孤獨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絮。按買山傳云出帛十萬匹以賑貧民。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存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縣鄉卽賜毋贅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獨米。人二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卽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

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新蔡賜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匹。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長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以上續本紀。

恤流民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紀。

五年，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同上。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功臣表。

景帝即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本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貧民，尚不能救，乃徙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

秦中七十餘萬口。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食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留處，使者冠蓋相屬乎道，護之，下巴蜀

粟以振焉。同上。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石慶上書願歸丞相

印，上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

萬，臣恐天下騷然，無所定計，臣願歸丞相印，上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

萬口。蕩搖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本紀下同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毋令失職。本紀下同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納所之郡國。謹遇以理。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西漢會要卷四十九

宋徐天麟撰

民政四

徙豪族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婁敬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本紀下同。

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

家于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本組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井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本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本紀下同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時未有雲陵。當言雲陽。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孝元永光四年。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孝成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哀帝建平元年。為初陵。勿徙郡國民。

長陵。車千秋。施讐。

安陵發盜馮唐籍孫因孺

陽陵周仁田延年

茂陵張敞祖父杜鄴祖父董仲舒郭解杜周原涉祖父

雲陵黃霸

平陵鄭崇祖父平當祖父何並祖父朱雲魏相韋賢

杜陵杜延年尹翁歸張敞韓延壽馮奉世王商史丹田何蕭望之黃霸韋元成張安世

昌陵辛慶忌班况以上並本傳

奴婢雜錄

高祖令民得賣子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本紀

文帝務勸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食貨志注云賈誼爵級又賣子也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刑法志

後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本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本紀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得食貨志服虔曰不

其後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上同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

足。上同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本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本紀下同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蓄奴婢過品

者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吏民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雜錄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鮑宣傳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家僮。衛青傳

僮使。王莽傳

僮騎。張歙傳又何並傳作童騎。

私奴以千數。王商傳

白衣。兩龔傳注。白衣。給宜府馳走賤人。

庸保雜作。司馬相如傳

治豪猾

治豪猾

濟南闕氏。音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闕氏首惡。餘皆

股票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

郡都傳

義縱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義縱傳

王溫舒由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王溫舒傳

趙廣漢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爲京兆掾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以錡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犯禁。東海大治。以上並本傳

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太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本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本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

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勦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尹賞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

宋徐天麟撰

食貨一

墾田數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漢極盛矣。地理志

限民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

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哀帝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代田

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雨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畦長終晦一晦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三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說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緹田晦一斛以上為田謂不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言換功共作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

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疇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章昭曰：命家謂受爵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假民公田省苑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下同。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

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籩池田。假與貧民。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勸農桑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問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紀

高后元年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上

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

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

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全文見食貨志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上

鼂錯說上曰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

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

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爲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文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本紀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三年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本紀

孝景婁敕有司。以農爲務。食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今關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同上

親耕籍田。以爲農先。董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本紀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本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本紀

六年正月。上耕于上林。同上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本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食貨志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使之。食貨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同上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罷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以上並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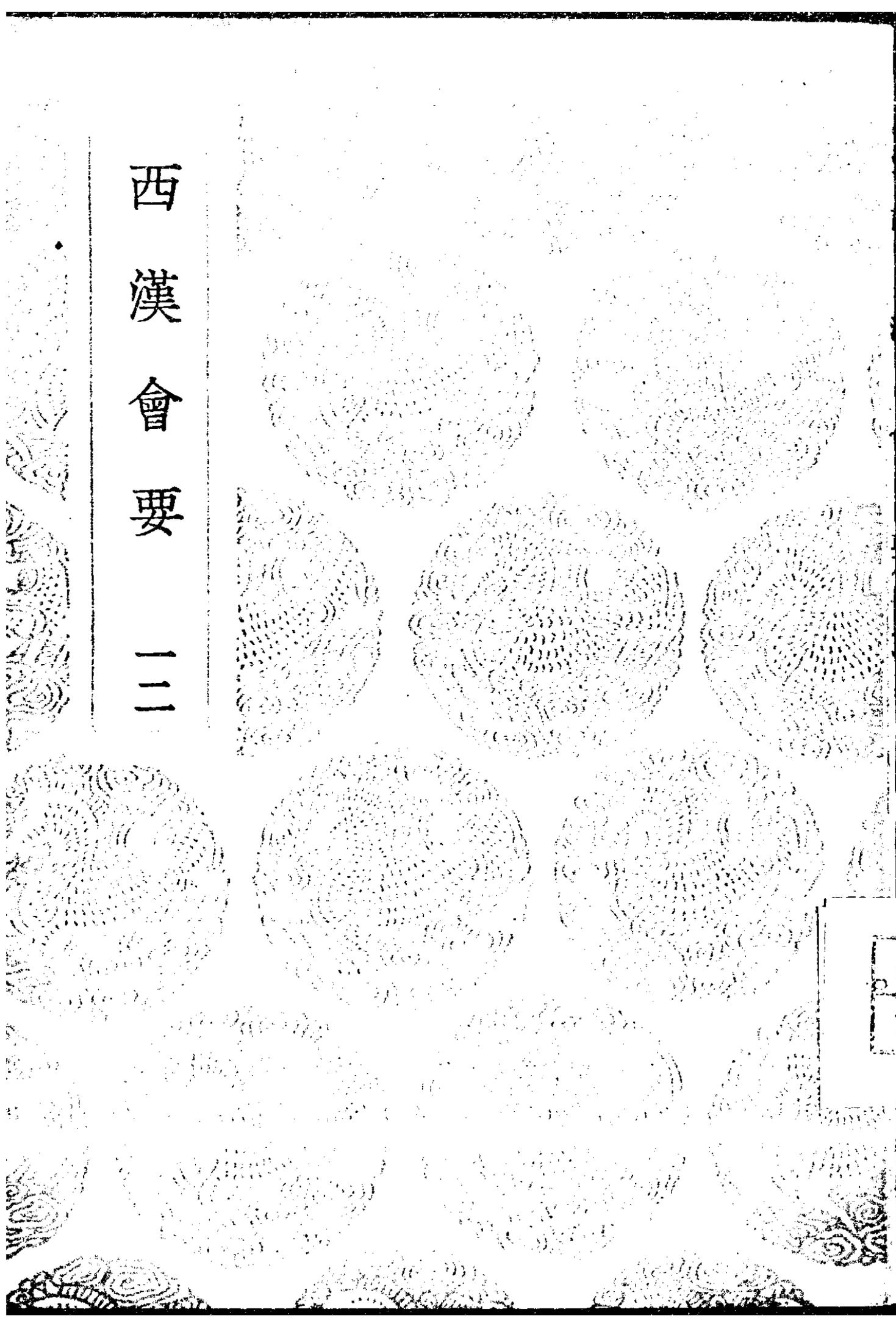
龔遂爲勃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適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歲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本傳。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溉灌至三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同上。





23
14
:800

西漢會要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二)



3 0649 0502 3

徐天撰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食貨二

水利雜錄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鹵兮生稻粱溝洫志下同

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閼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晦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右二渠雖非漢所開而漢實賴之故溝洫志敘述為詳武帝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

宋徐天麟



50153

083
1124
20801

元鼎六年兒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濟澠志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
同上

雜錄

水衡都尉張晏曰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
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不利廢。
溝洫志下同

其後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令張湯子卬發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
本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並本傳

田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而未

改。食貨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卽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本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本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按本紀。書於元年。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

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注云。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占。章瞻反。

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癯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食貨志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

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氏。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彊耳。

賜民租賦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無出田租。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並本紀。

算賦

漢四年。初為算賦。高紀。如漕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惠紀注云。漢律。人出一算。買人與奴婢倍算。

文帝民賦四十。賈捐之傳。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西域傳。又贖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本紀復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本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本紀一算減錢三十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本紀。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紀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口賦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昭紀。如漭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同上。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本紀。

元帝時。貢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貢禹傳。

更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癯咸出。食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本紀如濟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不得願更錢。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可入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

戶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軍賦

惠帝卽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宋徐天麟撰

食貨三

算訾

訾算景紀後二年服虔注云皆萬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本紀注云始稅商買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輜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輜車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本紀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緡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而稅之

公卿言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貨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酒曰以而賣率緡錢四千算一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紀本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縱矣故令相告言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

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史記義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食貨志師古曰官得

故除告緡之令也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西域傳贊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本紀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漕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本紀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本紀

軍市租。馮唐傳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市籍租。何武傳

橐稅。貢禹傳

海租。食貨志秋壽昌白增海租三倍。

海稅。平紀注云海丞主海稅。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本紀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同上

募民入粟

鼂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溲。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同上

權酷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本紀

同下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今略約是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賣酒升

四錢。本紀按食貨志云宏羊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吳王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治薄斂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

防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

爲大農丞。領鹽鐵事。以上元狩四年事。五年，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成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順手牢，如清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

是。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使屬在所縣，使僅成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用少饒矣。少史作益。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

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食貨志。

元鼎六年，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或強令民買

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運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徒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

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

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

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

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

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子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僦幹天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宏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

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駟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路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輔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車千秋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本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本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元紀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册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

自殺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冶富

程鄭亦冶鑄。賈魃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冶爲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冶起。富至鉅萬。並貨殖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宋徐天麟撰

食貨四

錢幣雜錄附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贏餘以積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馬至四百金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更鑄莢錢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本紀即謂莢錢

文帝五年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民鑄也更四銖錢本紀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本紀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鉛，銅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鉛。食貨志：按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鑒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食貨志：下同。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此以後乃莽即真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屨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貢禹傳及食貨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師丹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

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忧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食貨志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

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數。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

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同上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轉穀百數。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爲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

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食貨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武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宋徐天麟撰

食貨五

大司農錢都內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食貨志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食貨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同上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

船租及六蓄西域傳贊

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母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食貨志按百官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母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食貨志

西羌之師。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元帝溫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農屬司官。有均輸平準令丞。百官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元狩中。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

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志食貨

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去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今既領大農故通行其法於郡國也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在郡國各轉於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同上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按相寬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以相給運而便遠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方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劬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細農人納其獲女人効其織今釋其所有實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開者郡國或令民作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皆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重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高紀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水傳

漢初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張良傳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

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

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溝洫志按武紀元光六年

穿漕渠通渭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

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還今穿褒斜

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

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漕池志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元封元年。桑宏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以上並食貨志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本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本紀

宣帝卽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

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食貨志

倉庾

太倉。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三輔黃圖云。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食貨志

長安倉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三輔黃圖云

甘泉倉張敞傳張敞為甘泉倉長

河東郡滎陽有敖倉地理志音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太倉

河東郡根倉涇倉地理志

河內倉汲黯傳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

郡國諸倉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

便之食貨志按宣紀五年四年設常平倉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

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充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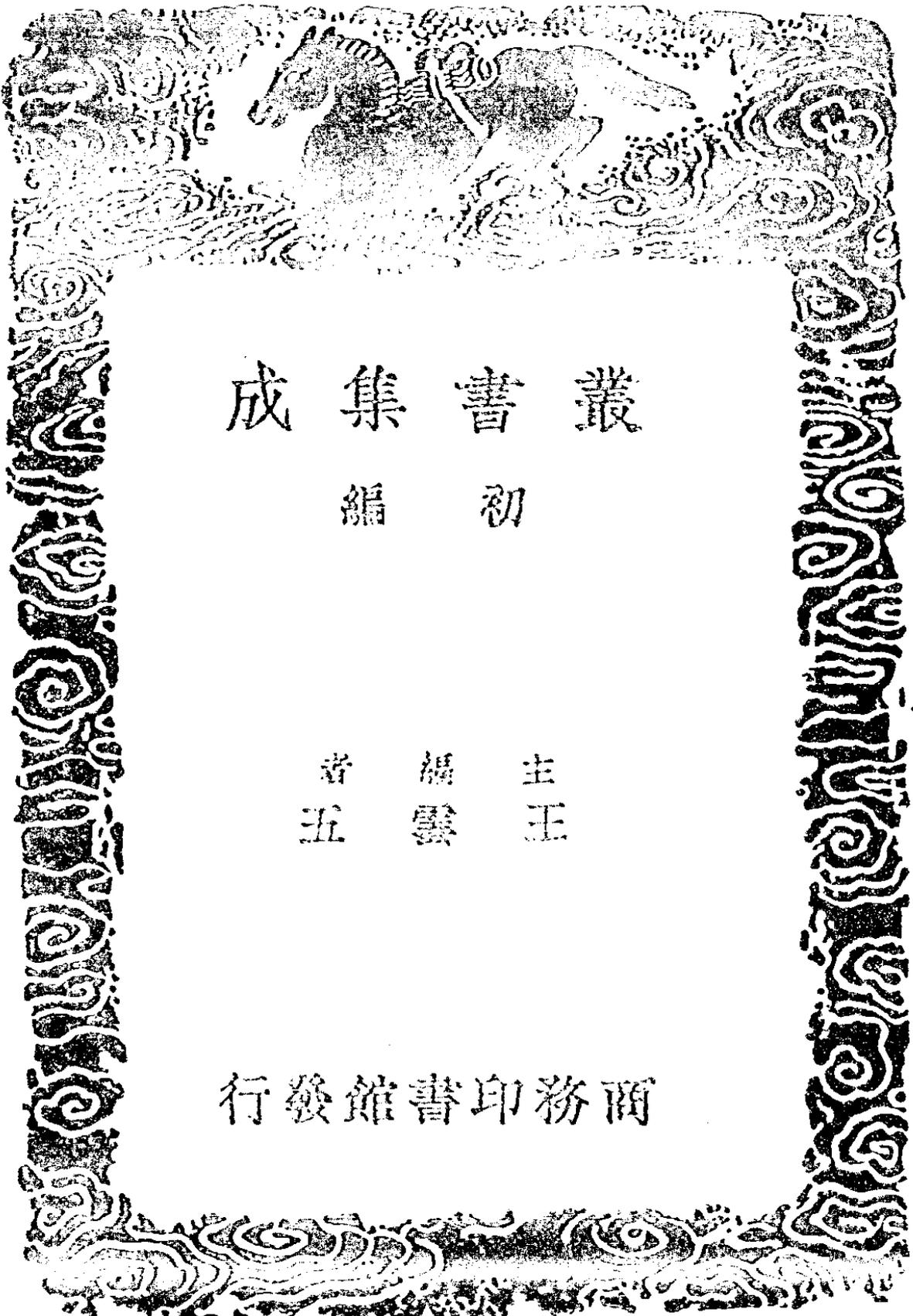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五年





33
4
801

西漢會要 一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三十)



3 0649 0557 7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宋徐天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事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末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本紀

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文紀

083
1121
2: 802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濟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酸畜或地磽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紀本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紀本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食說曰徒隸衣七纒布索隱曰蓋止馬春也正義曰馬破阻之比為歲

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史記景紀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至歲造七到反

後三年詔曰閒歲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紀本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上賢而釋之汲黯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紀本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

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紀本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捐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夏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

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飢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哀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以上並本紀

振貸附錄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本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振困乏。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令樂府減樂人。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

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以上並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

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

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

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困乏。

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籓池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

曰。歲比災害。民有采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

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櫬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宅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哀帝卽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以上並本紀。

釋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振貸貧民勿收。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卽崩。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令寄給說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大將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說祿。祿遂以兵授太尉。勃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朱虛侯章擊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云云。見呂后紀及外戚傳。徐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宋徐天麟撰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本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章交公車，入滿北軍。劉向傳：如清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胡建傳：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任安傳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王子。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傳：安嘗導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祭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于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本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買區。建斬之。上奏以聞。本傳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豨。功臣表。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衛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文帝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文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文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本紀。徐天麟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徽行。後遂以名官。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離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從。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次期門。實

漢儀曰羽林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

林孤兒宣紀注云少壯令從軍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羽林黃頭郎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本傳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刺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本紀下同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衛尉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

執楯執戟武士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章元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蓋寬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本紀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也

十二城門候。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畧小苑東門候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屈氂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同上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杜鄴傳又元后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百官表

七校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飲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弋令武帝更名爲飲飛掌弋尉百官表宣帝紀注服虔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飲飛射士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飲飛射者擊羌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百官表如清曰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劉風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內附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八校之數。自昭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擊羌。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沙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騎。金日磾傳。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宜曲之屬是也。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索噶種擊羌。馮奉世傳

材官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以上並本紀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爰益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同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本紀。

武帝元光二年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單于。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本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本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霍光傳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士屯北地。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擊西羌並本紀

王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上材官條法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耶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擢音直孝反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同上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嚴助傳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

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

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餘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發兵挖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楫。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本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本紀

東越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城郭

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西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

害處。至四月。草生。發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屯田條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宋徐天麟撰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農五日。本紀如淳曰。立秋獵。伏獵曰。鷹音劉。劉殺也。師古曰。檄漢書作獵。劉。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獵。劉。兵。官皆肄。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翟方進傳。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

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檠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

壽車。噉眇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士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弩車。噉眇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士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警居馬上抱弩負籥。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又昭紀如

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諱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

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不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

行之。後遂改易。有繇乃戍邊一歲耳。史記將相年表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史記將相年表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史記將相年表

文帝減外徭。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史記將相年表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紀本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一說也。十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天漢元年。發繇戍屯五原。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以上並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賈誼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當步行戍邊。本傳。

調發虎符。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史記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馮奉世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

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嚴助傳。

戾太子以節發兵。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爲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功臣表

段會宗爲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本傳

黎扶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爲衛當斬功臣表

選募勇敢奔命 伉健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本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健爲蜀郡奔命擊益州本紀注云常兵不足故檣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本紀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本紀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本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馮奉世傳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本紀

發謫徒。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地刑。

高帝十一年。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皆將罪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從軍。以上並本紀。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李廣利傳。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下同。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以上並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嚴錯傳師古曰五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馮唐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為伍本傳

什器平帝紀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其器

傳校衛青傳傳校後王師古曰校者營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傳師古曰一校則

諸校韓信傳師古曰諸校

校司馬南粵傳校

部勒行陣陳湯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騎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

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胡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高紀。按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徐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母將隆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百官表：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戈矛、戟也。

郡國兵器雜錄附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本紀。

鼂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蒼石。鼂錯傳：如淳曰：蘭石，城上留石也。蘇林曰：渠，蒼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食貨志。

武帝時，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對不便。」上以難宏，宏訕服焉。吾邱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注云：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易王傳。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景十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武五子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紀本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雜錄

文帝時。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坻阜。艸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艸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兵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使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尉繚

蘭石。尉繚傳。具蘭石。如雷石也。

渠苔。尉繚傳。布渠苔。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

遊弩。尉繚傳。遊弩往來。

大黃。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眉弩也。

連弩。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刁斗。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李豐炊飯。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壘石。壘音盧。對反。古曰。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宋徐天麟撰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玉梁。王梁策馬。軍騎滿野。天文志下同。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見機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機梲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

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用兵進吉退凶。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五行志。

上旣悔遠伐。征。乃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囚。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常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裳。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北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下同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

功賞官以寵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于此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亡賞。同上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本傳。師古曰。軍失亡者少。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有功效。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

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高紀

韓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

僕捫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

陽十六家，兵巧技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太

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之。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元后及倘不疑傳，徐天麟按漢法吏六百

至子軍興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于外，暴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犛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誅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薛宜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買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味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滯等已滅，吏民當坐滯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本紀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功臣表按本傳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武紀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按霍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人

蘇建為右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以上並本傳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功臣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功臣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被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本傳

灌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功臣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亂屯兵

中郎將邛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

庶人。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本傳

段會宗擅發戊己校尉兵乏軍興有詔贖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軍興入穀完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刊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功臣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霍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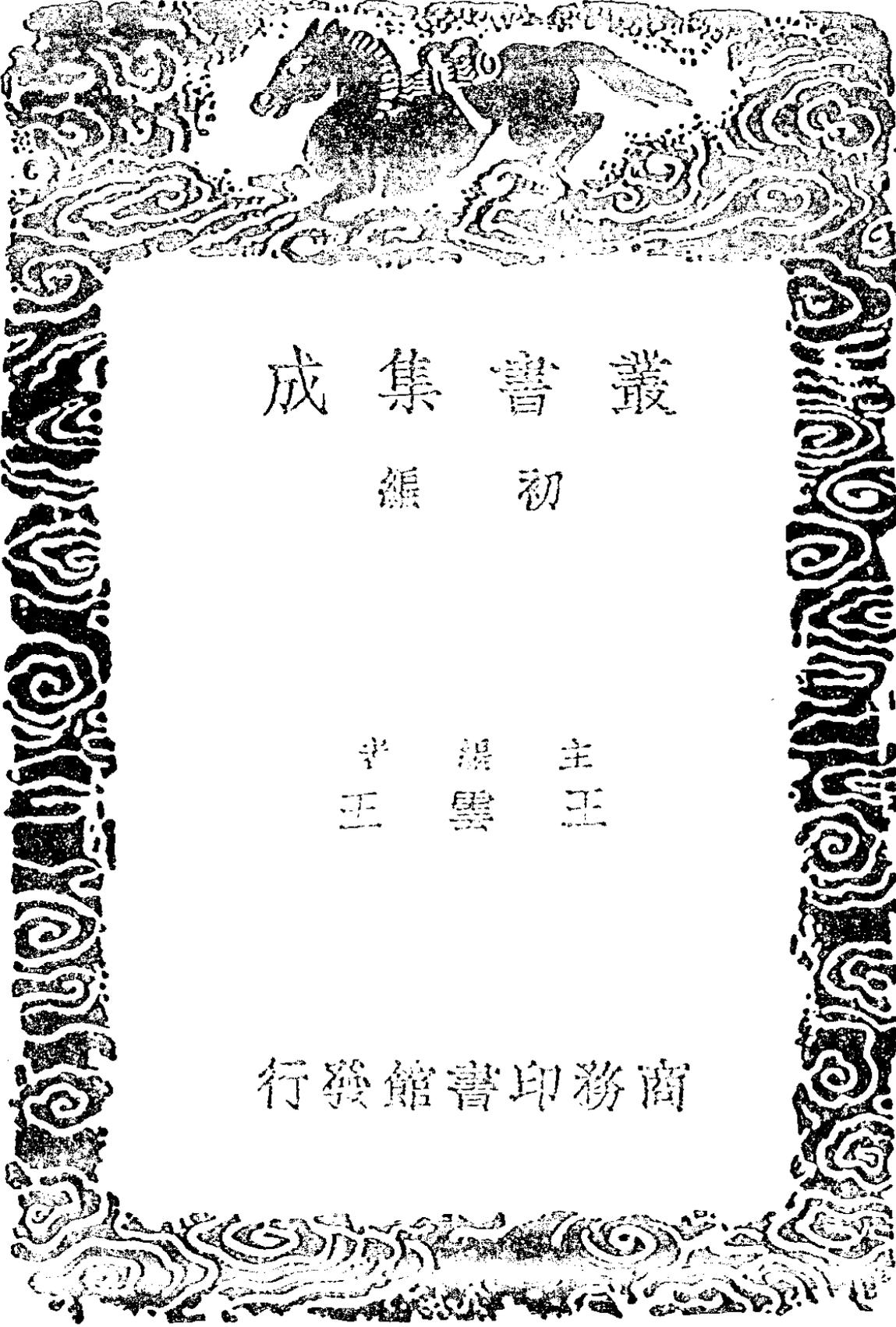
王尊坐擅離部曲免本傳





33
4
802

西漢會要一四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主編
王雲五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四十)



3 0649 0553 6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兵四

屯田附錄

文帝時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

高城深塹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者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

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鼂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

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

宋徐天麟撰



50155

083
1124
2=803

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開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張掖郡

紀本

昭帝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大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以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部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宣帝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子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墾，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也。披分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以上並西域傳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略背叛，趙充國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陬，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痲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朞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并小并。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拜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恐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圖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恐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無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者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馮奉世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西域傳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百官

武帝時。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食貨志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捐之傳

馬政附雜錄

太僕掌輿馬。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廢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註云無醇色。謂四馬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食貨志

鼂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食貨志徐天麟按。太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犗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萬餘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以上並食貨志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霍去病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本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買欲使人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

馬歲課息食貨志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本紀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乃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徐天麟按：遺錯疏，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紀本

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本紀：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令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遠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紀本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紀本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興，連貶秩。本傳：馬少事多，不相補滿也。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減十五萬以上，免。同上

太原郡家有馬官。地理志云：漢有家馬廢一廢注，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監本傳

備邊附錄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寬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屯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縮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

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高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並本紀

六年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武紀

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請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益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

愧乃益東徙。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

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訓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以上並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為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趙充國傳

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屬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統領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

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卒什二。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

以上並本紀

雜錄

鼂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徒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室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鼂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平帝元始二年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

以上並本紀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為賞罰。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

武帝通西南夷道遠。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耿壽昌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以上並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趙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紀本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文誼傳

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橰。上作桔皋。桔皋頭兜容。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燧則燔燧。望則舉烽。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傳。孟康曰。烽如覆米。箕縣著契。舉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金市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雖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警。持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百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母將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食貨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

宋徐天麟撰

兵五

處降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黓當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同上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亞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本紀

安定。三水

天水。勇士

上郡茲

西河美

五原蒲澤

以上並屬國都尉治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並宣紀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淮南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百官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以上並百官表師古曰胡騎之屯于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匈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本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本紀徐天麟按羌騎亦以羌人內附者爲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執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功臣表

衆利侯伊卽軒以匈奴歸義樓刺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同上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洋有梅兔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都。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咸宣傳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本傳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

二年。大搜。索姦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郡逐

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以上並本紀

宣帝卽位。久之。勃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

爲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勃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騫。旣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召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捕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以上並張敞傳建平侯杜綏爲太常。坐盜賊多免。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乃可。于是鳳薦尊。召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本傳

成帝和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于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軍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部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無匿處。伯曰。是所望于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悚。咸稱神明。敘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寔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並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

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孫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免恩澤侯傳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皆封爲列侯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高紀如道曰父族高紀如道曰父

要斬稱不疑傳張延年自太子誣罔要斬

磔景紀謂張其尸

棄市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腐刑如瀆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曰諸服宮刑者下置室

髡鉗高紀鉗以鐵束頸也

完孟康曰不加肉髡也

城旦舂惠紀劭曰城旦者且起行始城春者婦人不豫外舂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宋徐天麟撰

鬼薪白粲惠紀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

耐耐通作彤高紀注云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髮

罰作一歲刑

盜械惠紀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頌繫惠紀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陸牢

笞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背如淳曰先時笞背也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寸半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鯨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

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並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景紀元年詔徐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廢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廢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即復用也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繫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

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刑法志

孝景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本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本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煩苛兆民太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與廢月三篇合為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高后元年詔孝惠欲除三族妖書令今除之並本紀

孝文二年紀作元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

宜執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刑法志

鼂錯爲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三十章。屬錯傳

孝景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比。食貨志

武帝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郡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威宣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本紀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本紀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本紀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于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宋徐天麟撰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孝惠初卽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宣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並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笞傷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冒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劉風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本紀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是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

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元始四年赦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地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卽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本紀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本紀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

董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糶粟于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與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法，小過赦，薄罪贖，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饑乏，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其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諄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豕。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賈山傳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本紀

宣帝卽位，廷尉使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不相敵，以刻爲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上深愍焉，乃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路溫舒傳

及刑
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瘼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

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瘵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

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以全活之。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其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安民。並本紀

女刑

城旦舂。憲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豫外，但舂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宣紀。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于縣官，亦一歲刑。故謂之復作徒也。孟

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願山錢月三百。本紀。師古曰：謂女徒論罪人已定，並故歸家，不親役之

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婦人，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願功直，故謂之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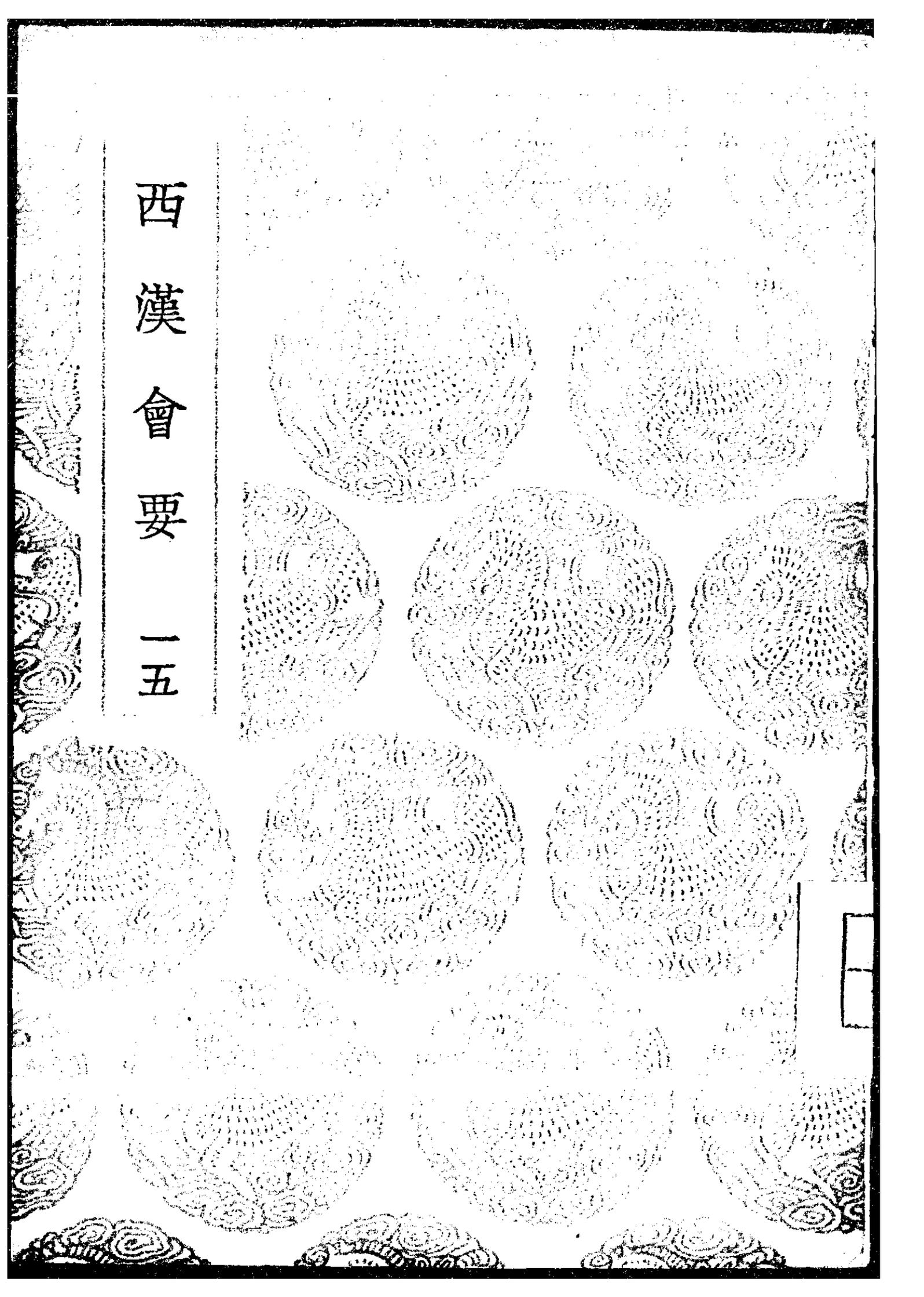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
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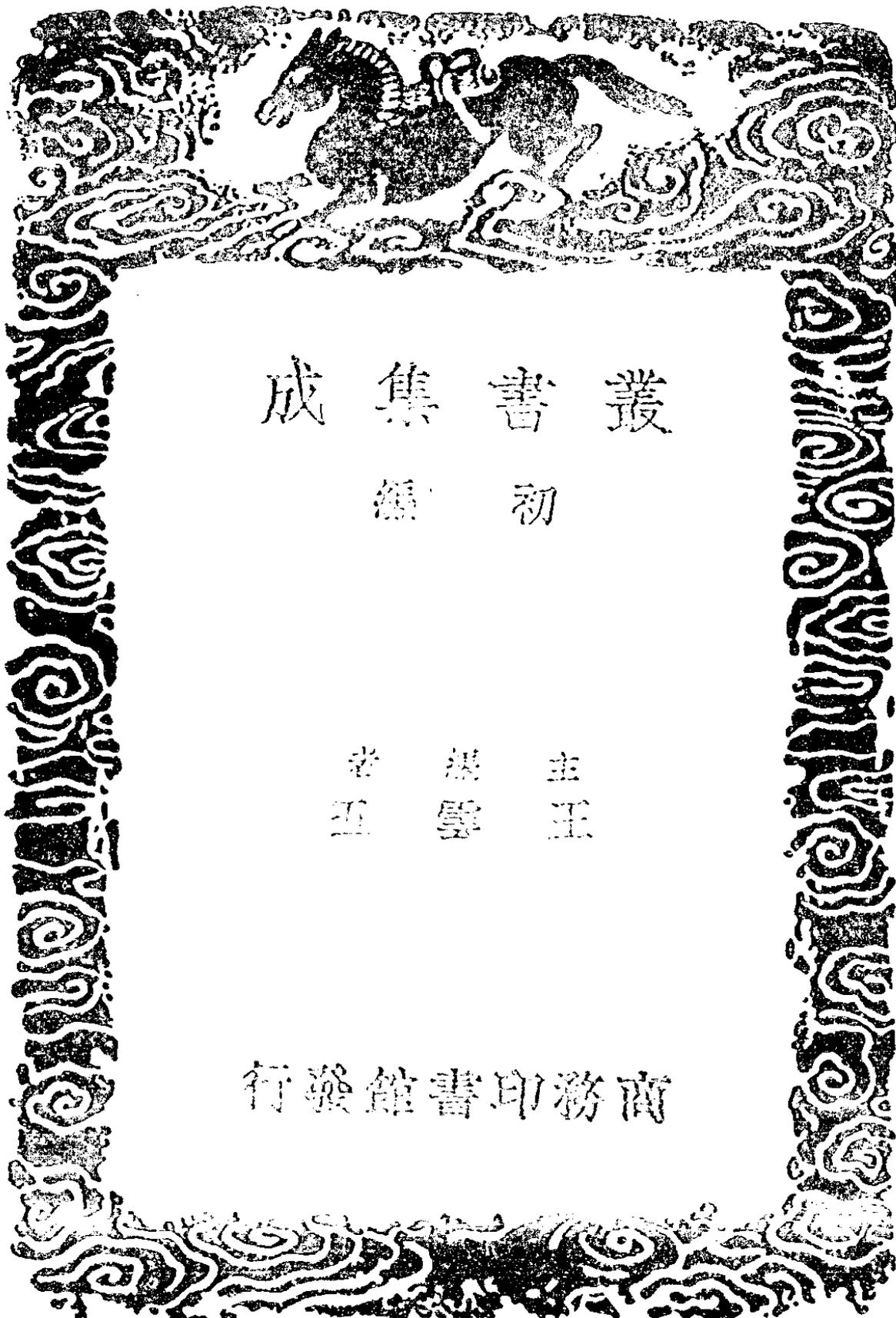




33
.4
803

西漢會要 一五





成集書叢
編初

老 洪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漢會要

(十五)



3 0649 0549 4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本紀下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六十三

宋徐天



50156

083
1124

2:304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卽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祀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禪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卽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卽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誅邳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水災，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畤，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蝕大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續曰：萬年，櫟陽縣界。

十二年，繫盧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地本紀

惠帝六年八月，赦齊。史記將相年表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元光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陽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爲霍氏所誣。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並本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本傳

成帝初即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王尊傳

哀帝即位。令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平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為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並本紀

獄

中都官獄。宣紀徐天麟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祕獄。劉輔按庭祕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劉精傳徒繫共工獄注考工。

若虛詔獄。王商詣若虛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寶嬰劾繫都司空獄。又伍被傳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灌夫傳劾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宮。

保宮。蘇武傳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爰盎傳梓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張湯傳廷尉謁君弟繫導官。

暴室。宣紀注云暴室宣紀注云暴室。

水司空。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注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刑法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本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宋徐天麟撰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雒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邠，積德彙善十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雒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力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面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

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揜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婁敬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後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

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邑有蠻夷曰道。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地理志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本紀

京兆尹。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司馬欣為塞王。為塞國。二年。欣降漢。為渭南郡。左馮翊。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大初元年。更為京兆尹。

右扶風。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國。二年。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右扶風。漢王併三秦。以雍置中地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

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宏農郡。古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因武帝元鼎四年。更名右扶風。以上為三輔。宏農郡。古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因武帝元鼎四年。更名右扶風。以上為三輔。

河東郡。漢初。魏高帝二年。韓信等。魏王豹定。河內郡。殷國。二年。中降漢。為河內郡。河南郡。本周王城。秦為三川郡。項羽立。瑕丘。魏地。置河東郡。河南郡。殷國。二年。中降漢。為河內郡。河南郡。本周王城。秦為三川郡。項羽立。瑕丘。

右司隸校尉領郡七。

潁川郡。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韓國。六年。汝南郡。高帝置。沛郡。故秦泗水郡。梁國。故秦碭郡。高祖五年。封彭越

王趙。以梁封呂產。文帝二年。封懷王楫。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封張敖子。

右豫州刺史領郡五。

魏郡。高帝置。鉅鹿郡。戰國趙地。秦始皇二十五年。常山郡。漢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清河郡。高

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為清河。廣平國。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為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真定國。武帝元

置。武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為郡。中山國。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信都國。景帝二年。封惠王越。復為廣川國。宣帝甘肅三年。為信都郡。中

故趙文帝二年封河間王辟疆始置國十五趙國高帝四年封張耳為趙王八年國除九年封子如意又
年國除為郡景帝二年封獻王德復為國
三年國除為郡鄆郡五年
封趙敬肅王彭祖復為國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秦置漢十一年罷東陳留郡漢初屬河南郡山陽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天漢四年更為昌邑國昭濟陰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為郡宣
帝元平元年復為山陽郡
真帝建平二年泰山郡置高帝城陽國魯元公主邑更屬魯文帝二年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別為國淮陽
復為濟陰郡
國高帝十一年封子友始置國孝惠元年國除為淮陽郡高后元年封惠帝子強五年立子武孝文
國元年國除四年復為國十一年復為郡景帝二年復為國四年復為郡宣帝元康二年復為國東平
國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彭離別為濟東國
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立劉濞為東海郡高帝臨淮郡武帝元狩泗水國漢初屬東海郡武帝
琅邪郡琅邪王別為國文帝元年更為郡
王商別楚國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
為國節元年國除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復為國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高帝六千乘郡高帝濟南郡漢初為齊郡孝文十六年別為齊郡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齊為
平原郡年置
王田安為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分置城陽北海郡景帝中東萊郡高帝
留川膠西濟南濟北國而齊地沒狹武帝元朔中齊王次昌亡後國除為郡

膠東國。故齊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高密國。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留川國。初漢膠東國。併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膠東王。雄渠。別為國。高密國。漢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留川國。初漢膠東國。併屬齊。文帝十六年。封留川王。賢。別為國。地理志云。十八年。誤也。

右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南陽郡。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江夏郡。高帝置。桂陽郡。高帝置。武陵郡。高帝置。零陵郡。武帝元鼎。廣陵國。高帝六年。封子。非。為江都國。長沙國。本秦長沙郡。高帝六年。置。廣陵國。武帝元狩三年。國除。為廣陵郡。六年。封子。胥。為廣陵國。長沙國。五年。立吳芮。為長

沙國。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廬江郡。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國除。復為郡。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封劉濞。為吳國。景帝三年。丹陽郡。秦為鄣郡。漢初屬荆國。後屬吳國。景帝四年。置江都國。更屬豫章郡。高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秦置。廣漢郡。高帝置。巴郡。秦置。蜀郡。秦置。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牂柯郡。武帝元鼎

置。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滇

右益州刺史領郡八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北地郡。秦置。隴西郡。秦置。漢元年屬雍國。二武威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威。酒泉郡。地理志云。太金城郡。昭帝始元。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張掖郡。本匈奴地。初四年開。與紀不同。初元年開。本紀云。元狩二年。置。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分。狩二年。置。與志不同。酒泉郡。志云。太初元年。開。與紀不同。燉煌郡。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置。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秦置。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虜豹定魏地。置上黨太原等郡。五年。立韓王信為太原郡。韓國六年。復為郡。十一年。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遂廢太原郡。文帝即位。復分代為太原國。三年。復上黨郡。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上郡。秦置。高帝元年。封董西河郡。武帝元朔二年。置。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郡。秦置。漢二年。魏豹復置郡。上郡。秦置。高帝元年。十一月。復故西河郡。四年。置。雁門郡。秦置。高帝六年。元朔二年。更名。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月。詔以代定襄郡。高帝置。雁門郡。併屬代國。後復郡為郡。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高帝六年。分勃海郡。高帝代郡。春秋為代國。秦置代郡。高祖元年。徙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雁門之餘。以其地封兄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稀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代地。皆入郡。十年。陳稀反。代地。十一年。漢擊破之。周勃入定代地。上乃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立子常為代王。都晉陽。或云。都中都。文帝即位。分代為二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三年。武徙王。上谷郡。秦置。漢元朔二年。置。遼東郡。秦置。廣陽國。高帝元年。復置燕國。昭帝元鳳元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置。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滅朝鮮置。

右幽州刺史領郡國十

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後置郡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東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地理志以上並見

廢郡

蒼海郡武紀元朔元年東夷葦君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置以為蒼海郡三年罷

沈黎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祚都為沈黎郡後罷

文山郡同上宣帝地節三年併蜀郡

儋耳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真番郡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元菟

臨屯郡置同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樂浪

象郡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立珠厓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

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使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勅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記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宋徐天麟撰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共傳

梁為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灌夫傳

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瀼游孟諸邪與蕭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邱

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蕪芥。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

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同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宮。正史無者不載後倣此

長樂宮。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先修秦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宮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云云

雒陽南宮高祖置酒雒陽南宮

沛宮高祖十二年過沛宮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見霍光及張后傳

建章宮太初元年二月起

甘泉宮吾邱壽王傳於甘泉宮

林光宮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

離宮叔孫通傳惠帝常出遊離宮

明光宮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在城西

長楊宮成帝元延二年幸長楊宮師古曰在盤屋

五柞宮武帝行幸盤屋五柞宮

蕢楊宮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蕢楊宮本紀注云在鄠

池陽宮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章臺宮江都易

宣曲宮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同上

宜春宮相如奏宜春宮賦

鼎胡宮揚雄傳黃田以為在藍田

蘭池宮揚雄傳汪云在渭城

儲元宮馮昭儀傳黃圖云在上林苑

雲陽宮同上

昭臺宮霍后傳

長壽宮元后傳

長門宮東方朔傳又傳皇后傳

鈎弋宮趙婕妤傳

長信宮東方朔傳會朝長信宮

永信宮哀帝祖母定陶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哀帝母恭皇太后稱中安宮

東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袁紀食邑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長定宮淳于長傳又許后傳

桂宮成帝紀太子所居桂宮

三雍宮河閒獻王傳獻雅樂對三雍宮

棧陽宮郊祀志幸雅棧陽宮

竹宮禮樂志自竹宮而望拜

步壽宮宣帝起步壽宮見郊祀志

平陽宮成帝時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見郊祀志

德陽宮景帝廟號德陽諱不言廟

交門宮太始四年上幸交門宮

萬載宮燕刺王傳

黃山宮東方朔傳西至黃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元封六年作首山宮

思子宮子民太

犬臺宮江充召見

回中宮匈奴傳回中地名

蒲陶宮匈奴傳單于來朝舍

龍淵宮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

宣防宮溝洫志塞瓠子築

壽宮郊祀志武帝置壽

萬歲宮宣紀神爵元

殿

承明殿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

長樂臨華殿永始四年

紫殿成帝永始四年幸甘

甘泉前殿郊祀

鳳凰殿宣帝作鳳凰殿以

武臺殿李陵召見未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杜欽對策

顯揚殿廣陵王傳

椒房殿外戚上官桀傳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溫室殿京房傳公卿朝會議溫室注殿名

高門殿

麒麟殿

玉堂殿

金華殿

曲臺殿

承明殿以上並見翼奉傳

駮娑殿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元后傳

飛羽殿元后傳

便殿武帝高園

函德殿宣帝金芝九莖

鴻寧殿傳太后所居

殿前霍光傳師古曰古者宮室高中

室鷹堂

宣室買誼傳受盤坐宣室王嘉何武召見宣室東方朔

溫室京房

凌室惠帝四年未央宮所

織室惠帝四年織造絹帛處

作室成紀太子

非常室五行志成帝時男子中

長樂鍾室韓信

暴室宣紀注暴室

畫室霍光傳止

請室發盜傳

飾室元后傳

玉堂揚雄傳上玉堂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瑤堂禮樂志瑤堂

承明之廬殿助傳注在石渠閣

殿廬金曰殿中所止曰廬師古曰殿中少疾曰廬師

館

長安飛廉館孝武紀元封二年

上林礪氏館郊祀志

長楊射熊館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又見揚雄傳師古曰在盤屋縣其中有長楊射熊館

長安飛廉桂館郊祀志

甘泉益壽延壽館同上

上林平樂館武帝紀

雲林館霍后傳

陽祿柘館班婕妤賦二館名也

繭館元后傳

東館同上

上林涿沐館同上

長平館元后傳師古曰在長平

甲館畫堂元后傳

白鶴館孝武園白鶴見翼奉傳

宮館王所傳

闕

東闕北闕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鳳闕高二十餘丈見郊祀志

建章闕戾太子傳

長樂宮東闕宣紀五鳳三年鸞鳳集於長樂宮東闕

臺觀

叢臺高后元年趙王故臺遠聚非一故名叢臺本紀云本六

露臺文帝卻作

柏梁臺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以

甘泉通天臺元封二年作

屬玉觀宣紀甘泉二年注云

漸臺郊祀志揚雄傳注云

神明臺同上

昆明東觀元后傳太皇太后

武臺李陵召

石關封巒鳩鵲露臺司馬相如子虛賦

龍臺觀

細柳觀

顯天臺並子

歸來望思臺戾太子傳

曲臺翼奉傳

平樂觀西域傳

河南成皋靈臺高祖薄姬傳

上蘭觀元后傳師古曰在上林中又見揚雄傳晉灼注同

甲觀畫堂成帝紀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子虛賦

蘭臺百官表掌圖籍之所

郎臺東方朔傳陸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

樓閣

宣室閣宣紀甘露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

石渠閣在未央宮北以藏祕書見施雠傳

天祿閣揚雄傳

麒麟閣蘇武傳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幹接疊而百層即為此樓也

龍樓門。成帝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百鶴，蜚廉之爲名也。

苑囿

上林苑。武帝作上林苑，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本紀注云：在滎陽。

樂遊苑。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本紀云：在杜陵西北，曲池之北。

水衡禁囿。元帝初元二年，與貧民。

博望苑。成紀：武帝爲太子作博望苑，令受賓客。成帝建始二年，罷苑。

黃山苑。霍雲張圍獵黃山苑中。霍光傳。

梁東苑。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本傳。

宜春下苑。元紀。

邊郡六牧師苑。百官表：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同。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爲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

池繁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瓚曰西南夷傳有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也

少府飲飛外池元紀假與貧民

嚴鑿池田同上

太液池郊祀志揚雄傳作泰液

上林十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司馬相如傳濯蠶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安池外戚傳安池監賞

宣武地節三年詔池鑿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紀本

復道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耦語高紀如淳曰復音覆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也

馳道成紀曰太子不敢絕馳道也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也

諸門城門

未央宮司馬門成紀永始四年災

東司馬門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五行志

殿東門

未央宮掖門高后紀注云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楊敞傳

壁門建章宮南有壁門見郊祀志

高門未央宮中有高門汲黯傳

端門燕刺王傳又周勃傳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成組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鷄蜚廉之為名也

黃門元組

作室門成組

尚方掖門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公孫宏王褒待詔金馬門

長秋門未央宮殿長秋門見戾太子傳

東交門朔方傳

堯母門趙鈞子趙

小苑東門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

上林延壽門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買誼傳雜陽上東門師古曰東面最北門

十二城門百官表有十二城門候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都城門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霸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北頭第一門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橫門

一門曰章城門第一門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橫門

春王城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舊名宣平門翟方進傳

橫城門北面西頭第一門見成紀建始三年

覆盎城門劉屈氂傳

便門長安城西面南頭第一門薛廣德傳

雍門趙婕妤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

章城門五年行憲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

直城門成頭注云西出

譙門陳勝傳晉灼曰謂上為高樓以望者

鋪頭哀紀孝元廟殿門古曰鋪首所以街環者也

官寺

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為寺又何益傳注云諸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宋徐天麟撰

方域三

宮苑雜錄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上說紀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整厓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騁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至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鰓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愬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

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郊祀志注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郊祀志下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爲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翼奉傳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本紀下同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畝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

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省中昭紀長公主供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闕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元后傳武帝改永巷為掖庭

文石之陛赤墀之塗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塗泥殿上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猶言法宮也

內中。武曰。謂甘泉宮內中。師

行內。孔行在。所供養。內猶言禁中。也。

行在所。武巡狩。天子或在京師。或

公車。上東方朔傳。公車

赤墀青瑣。元后傳。孟康曰。青瑣。以青

青蒲。后不得至此。見史丹傳。

眾恩。文紀。未央宮東闕。眾恩。師古曰。眾恩。連闕。曲閣也。

珍臺閒館。璇題玉英。揚雄甘泉賦。應劭曰。照頭

闌入。成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

街市

長安四市。百官表。滿屬官

長安西市。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見本紀。黃圖云。

東市。嚴錯傳。朝

柳市。萬章居城西

章臺街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野塗相經廛里端直藪宇齊平

橐街陳湯傳蠻夷

華陽街劉風髮妻鼻首華陽街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

千六百二十二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尙冠里宣帝在民間時居尙冠里本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萬石君傳

關

關中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嶠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守函谷關高紀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本紀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助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

關於是徙關於新

安去宏農三百里

武關高祖曰武關在秦南關也通南陽

饒關應劭曰饒山在關西奇曰在

散關史記將相年表

蕭關李廣傳匈奴大入燿關

玉門關西域傳云在

陽關同上

天井關成祖曰天井

五阮關成祖曰在代郡

壺口關成祖曰壺口在關曰

壺關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並本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高紀。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詁之塞。西南謂之微也。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以上並本紀

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藁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以上並本紀

傳置

乘傳。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濟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懸反。張

傳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也。

傳馬。昭紀元鳳二年。省乘與馬。及

傳車。方祀志。與

一封。輶傳。平紀如。瀉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

古。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

一乘傳。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太

四乘傳。司馬相如。諡蜀使者

四馬傳。壽韓延

六乘傳。文紀張武等六人乘六乘也。

七乘傳。昌邑王傳。賀乘七

馳傳。陳平傳。平乘馳傳。

輶傳申公傳弟子二人乘輶傳從

疾置劉風傳

騎置李陵傳因置以聞

驛騎陳湯傳

廩置田儼傳尸

置亭馮奉世傳

傳舍來轉其傳也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

縣次傳汲黯傳匈奴叛其主

假輶傳梅福求假輶傳請行在所

亭障

高祖為泗上亭長高紀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宿食之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

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將相年表按是時唐蒙通西南夷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西城傳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西城傳元封六年事

武帝軍旅數發女子乘亭障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本紀

狄山乘一障張湯傳居一障間師古曰障為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趙充國傳

郵亭鄉官黃霸傳師古曰郵亭者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馮奉世傳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本紀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臥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本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解嘲

邸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

臚。百官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藁街中。



中華書局廿六年九月拾日收到



3.
4
904

西漢會要 一六



成集書叢

維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漢會要

(六十)



3 0649 0545 2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餼居河北。河決而東。則餼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以下淇園之竹。以為鍵。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河道北行二渠。復

宋徐天



50157

083
112

23805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車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大司農名調非調也。非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

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禦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潢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蒼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

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宋徐天麟撰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

使使遣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貝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緹綠緙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後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亡降漢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

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問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

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遣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八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杵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右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兵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陸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蹙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

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圍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糴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

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魯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時

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鞮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瞽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鞮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鞮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闡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掠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葱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閭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王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檠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八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

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橐鞬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繒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橐鞬單于立十歲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鞬單于。搜諧若鞬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于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薶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薶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與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叩頭謝罪。

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匈奴傳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徐天麟撰

蕃夷_中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僇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僇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纒。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

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犵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餽。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

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卬君并殺。卬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卬都爲粵嶺郡。卬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

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鈞町王禹漏臥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隄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南夷傳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卽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
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佗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
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
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
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
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復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卽廢其先武帝文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與。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與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乃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入粵境。呂嘉乃遂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起。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

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陽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粵傳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

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中郎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驃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戈船下濶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閩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塞關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涇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送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

鮮涓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陝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陝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

西漢會要卷七十

宋徐天麟撰

蕃夷下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閩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

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婁羌國
小宛國
杆彌國
皮山國
蒲犂國
難兜國

鄯善國
精絕國
渠勒國
烏秣國
依耐國
屬賓國

且末國
戎盧國
于闐國
西夜國
無雷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奄蔡國。	休循國。	疏勒國。	姑墨國。	烏壘。	危須國。	卑陸國。	單桓國。	西且彌國。	狐胡國。	車師後國。
大月氏國。	大宛國。	捐毒國。	尉頭國。	溫宿國。	渠犂城。	焉耆國。	卑陸後國。	蒲類國。	東且彌國。	山國。	車師都尉國。
康居國。	桃槐國。	莎車國。	烏孫國。	龜茲國。	尉犂國。	烏貪訶離國。	都立師國。	蒲類後國。	劫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

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通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

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臂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鬪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鬪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鬪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鬪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鬪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將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犂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

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旣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

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尙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尼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後翁歸靡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

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繡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繡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凶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于

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俱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奇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

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子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侯。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閒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

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柱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盾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盾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

與報不督錄總領也。並傳四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西 漢 會 要
十 六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徐 天 麟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3

4
805